世界文学大师名著少年精选

长篇小说 第1辑

ANNE OF GREEN GABLES

绿山墙的安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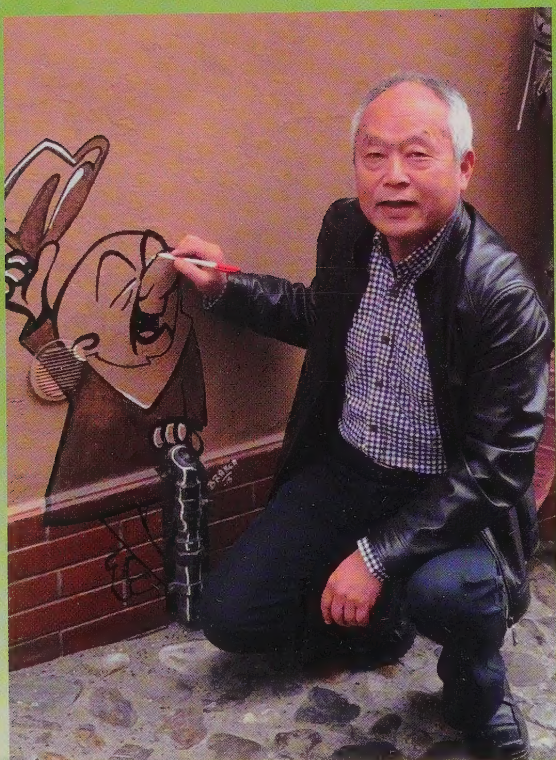
梅子涵 主编

[加] 露西・蒙格玛丽 著

尚 巍 改写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主编：儿童文学作家、教授

梅子涵

我想当个小贩，卖那些每一个字里都有波浪的文学，让这些文学到达小孩们的面前；

我想当个园丁，栽种文学，栽种童年亲近文学的热情和习惯；

我想当个更夫，提着灯，摇着铃，和我的影子一起在家家的窗外走过，那走过的正好是一首安宁的诗。



露西·蒙格玛丽

她是一位有着非凡天赋的女作家。

她在外祖父母身边长大，从小受到严厉的管教。

但她热爱大自然，美丽的爱德华岛赋予了她诗意和浪漫的想象。

这本书是她的处女作，一经发表便畅销英美，安妮也成为她所有作品中的中心人物。

至今，仍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慕名前往爱德华岛，

寻找安妮和绿山墙农场的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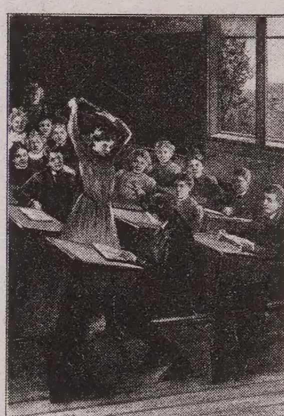
闪光的爱德华王子岛



10岁的露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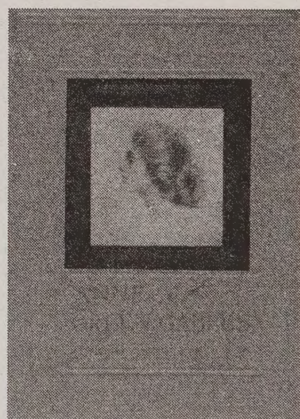
露西·蒙格玛丽画像，鲁道夫绘



首版书中的插图.M.A. and W.A.J. Claus 绘



闪耀着红宝石、祖母绿和蓝宝石的璀璨光芒的爱德华王子岛，见证过加拿大的建国会议，也诞生了最最值得加拿大人骄傲的儿童文学作家——露西·M·蒙格玛丽。她塑造的独立倔强、热情直率、勤劳善良的女孩——安妮·雪莉，让全世界的大读者和小读者着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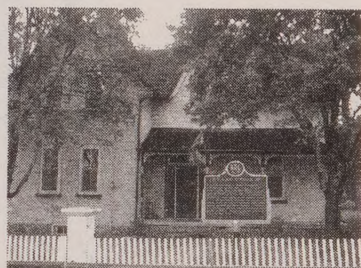


《绿山墙的安妮》首版，1908年出版

露西就出生在爱德华王子岛，不到两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将她交给外祖父母，只身出外谋生。小露西在外祖父母身边长到15岁，两位老人家的严肃寡语并没有抑制小露西天真、细腻、丰富的内心。她爱幻想，喜欢自说自话。9岁时，她写了一篇《森林的国王》向杂志投稿，可石沉大海，这让小露西一度感到非常绝望。15岁时，露西的作品第一次变成铅字，印在了报纸上。那是一首小诗《靠近尔



佛尔岬》。



露西·蒙格玛丽故居，门口的蓝牌子上简述了她作品的影响力。

1904年春天，露西读到一本古老的随笔，讲述一对年老的夫妇想收养一个少年帮忙干农活，却阴错阳差地收养了一个女孩。这篇文章触发了她的创作灵感，她开始创作《绿山墙的安妮》，第二年10月完稿，露西积极联系美国的出版社，先后被五家出版社拒稿，这部作品被束之高阁。

1908年，露西在家找东西时又翻出了这本旧书稿，她坐下来仔细读了一遍，觉得这本书真的写得很好啊，为什么没人愿意出版呢？于是，她再次写信，将书稿寄给了波士顿的 L.C. 帕基出版社，这一次，这本书真的出版了！那年露西·蒙格玛丽34岁。

事实证明，露西的自信没有错！这本书出版当年，在加拿大重印了6次；到第二年5月，在英国已重印第15次，先后有两位英国首相都为它着迷，评价这本书是“最甜蜜的儿童小说”。

安妮·雪莉拥有了千百万粉丝，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封信飞至露西的家。就连马克·吐温也写信鼓励她继续创作“安妮的故事”，这才有了后来7部安妮系列小说。

今天，《绿山墙的安妮》已被译成5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发行，读者不计其数。美丽的爱德华王子岛更因为这个故事，成为了加拿大首屈一指的旅游胜地。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4

https://archive.org/details/isbn_9787531569176

世界文学大师名著少年精选

长篇小说 第1辑



ANNE OF GREEN GABLES

绿山墙的安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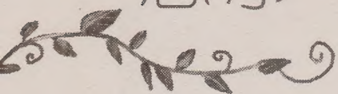
梅子涵 主编

[加] 露西·蒙格玛丽 著 尚 巍 改写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沈 阳



总序 在真诗里流远

泰戈尔这个了不起的印度人，他靠着最轻巧的写作成为了世界的诗人，因为他的轻巧里是真的诗，每一个字里都有波浪，波浪连着波浪，不用大声喊叫，也总是流出了很远；很远连着很远，那么不就是停不下的水了吗？

这也是他的一首轻巧的真诗，轻巧的波浪连着看不尽的远方。

早晨，钟敲十下的时候，我沿着我们的小巷到学校去。

每天我都遇见那个小贩，他叫道："镯子呀，亮晶晶的镯子！"

他没有什么事情急着要做，他没有哪条街一定要走，他没有什么地方一定要去，他没有什么时间一定要回家。

我愿意做一个小贩，在街上过日子，叫着："镯子呀，亮晶晶的镯子！"

下午四点，我从学校回家。

在一家门口，我看得见一个园丁在那里掘地。

他用他的锄子，要怎么掘，便怎么掘，他被尘土污了衣裳，如果他被太阳晒黑了或是身上被打湿了，都没有人骂他。

我愿意是一个园丁，在花园里掘地，谁也不来阻止我。

天色刚黑，妈妈就送我上床。

从开着的窗口，我看得见更夫走来走去。

小巷又黑又冷清，路灯立在那里像一个头上生着一只红眼睛的巨人。

更夫摇着他的提灯，跟他身边的影子一起走着，他一生一世都没有上床去过。

我愿意是一个更夫，整夜在街上走，提着灯去追逐影子。

我想说什么呢？

我也想当个小贩，不是卖镯子，

是卖那些每一个字里都有波浪的文学，让这些文学都到达小孩们的面前，是不是到达大人们面前我不是很关心，如果到达了小孩们的面前，那么就等于到达了以后的大人们面前，因为小孩们都会长大。有波浪的经典的文学是应该和人类的生命一起延续的，在延续里还会有继续的新诞生，它们互为孕润和养教，它们早就是一条共同的长水了。

我想当一个园丁，栽种文学，栽种童年亲近文学的热情和习惯。我撒下的种子都必须的是良种，是人类种了很多年吃了很多年的！它们长出的碧绿、金黄、鲜红，既是田地里的风流摇曳也是生命里的芬芳荡漾。它们不是只有短短的口味，还有春夏秋冬、一生一世的持久喜悦和诗气、文气、舒卷的雅气。这并不是每一个被栽种下的人都必定拥有，可是希望他有，于是就成为栽种的更欢欣的盼望了。栽种都是有欢欣盼望的，所以哪一个真正的园丁不是天天都有等候呢？人类总是等候着长出优良的蓬勃一片，从这头到那头，从南头到北头，整个世界漫山遍野。

我还想当一个更夫。更夫提着灯，应当还摇着铃吧，和他的影子一起在家家的窗外走过，那走过的不正好就是一首安宁的诗吗？他说："睡吧，睡吧。"到了早晨，太阳果然就又升起来了。他不是不上床的，他是躺上太阳升起的床上，他的床上有光芒。我们也都是有资格躺在文学经典们的太阳光里的，经典们对我们说："早安！""晚安！""一生平安！"我们对世界说："早安！""晚安！""四处平安！"

泰戈尔的这一首轻巧的真诗叫《职业》，让儿童们读到真经典、真优秀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多大的职业，我们在这个职业里了吗？那么我们就和我们的影子一起出发，叫喊着，掘着地，在家家的窗外走成一首夜晚的诗！

梅子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绿山墙的安妮 /（加）露西·蒙格玛丽著；尚巍改写. —沈阳：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4 （2017.12重印）
（世界文学大师名著少年精选 / 梅子涵主编 . 长篇小说 . 第1辑）
ISBN 978-7-5315-6917-6

Ⅰ.①绿…　Ⅱ.①露…　②尚…　Ⅲ.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Ⅳ.①I71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03315号

绿山墙的安妮 Lüshanqiang de Anni

出 版 人：张国际　　责任校对：陈丝纶
总 策 划：张荣梅　　责任印制：吕国刚
责任编辑：唐　棠　　绘　　图：子鶴坊
特约编辑：徐　蓉　　封面设计：刘　孟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　　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110003
发行部电话：024-23284265 23284261
总编室电话：024-23284269
网　　址：http://www.lnse.com E-mail:lnsecbs@163.com

幅面尺寸：165mm × 210mm
印　　张：10.75　　字数：120千字
承 印 厂：北京嘉业印刷厂
出版时间：2017年4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7年12月第3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315-6917-6
定　　价：22.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NE OF GREEN GABLES

目录
Contents

1 / 第一章 阴差阳错

14 / 第二章 玛瑞拉的犹豫

38 / 第三章 安妮的新生活

49 / 第四章 安妮受委屈

61 / 第五章 戴安娜离开的日子

78 / 第六章 闹鬼的森林和蛋糕

88 / 第七章 下午茶的邀约

96 / 第八章 惊喜的圣诞礼物

105 / 第九章 安妮又闯祸了

116 / 第十章 即将破茧成蝶

128 / 第十一章 马修的骄傲

149 / 第十二章 重回绿山墙



第一章

阴差阳错

雷切尔·林德太太住在阿冯利的一个小山谷里，山谷两侧绿树成荫，繁花似锦，一条出入阿冯利的主路贯穿其中。而更令人惬意的是，从老卡思伯特家的树林中蜿蜒流淌下来的一条小溪，穿过主路缓慢地流淌过去。其实，小溪的上游溪水湍急，但是，它一路跑下来到了林德太太家附近的山谷时，就变得非常温驯，好像它知道林德太太很严厉、凡事都要讲规矩似的。林德太太时常坐在窗前，敏锐地捕捉着窗外的一切，一旦发现不同寻常的事，她一定要去探个究竟，否则寝食难安。

可想而知，林德太太是一个能干的、精力旺盛的人，不仅把自己家里的大事小事处理得很好，就是邻居的事，她也都要管上一管。她组织了一个缝纫小组，帮助管理主日学校，她还是教会救助协会和对外传教辅助机构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如此之多的事，林德太太仍能抽出一连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坐

在窗前，一边做着棉被，一边留心着主路上的一切动静。由于阿冯利所属的三角形的小半岛，一直延伸至圣劳伦斯海峡，因此，任何进出小岛的人都得经过这条主路，也就说任谁都逃不脱林德太太无形的监视。

六月初的一天，林德太太午后又像往常一样坐在窗前，她看见马修驾着马车不同寻常地出现在主路上。不善于和人打交道的马修极少出门，难道是玛瑞拉病了吗？看他驾马车不慌不忙的劲儿又不像。林德太太想不出个所以然来，于是，她吃过茶点就去卡思伯特家一探究竟。

卡思伯特兄妹俩的绿山墙农舍掩映在果树园和茂密的绿草丛中，修建这所屋子的是他们的父亲。他是一个极为腼腆内向的老实人，开垦了一块远离人群的僻静之地建了这处农舍。兄妹俩长大成人也渐渐地变得孤僻起来，如今六十多岁了都没有成家，他们相依为命。

农舍的院子里也是绿树成荫，收拾得干净整齐，地上看不见一点儿杂物。厨房更是一尘不染，干净得有点儿没人情味儿。房间的东、西两面都有窗户，透过西面的窗户可以看到后院的景色，那些花草树木在六月温暖阳光的抚慰下，越发娇艳和郁郁葱葱；东面的窗户则被盘结在一起的、密密实实的葡萄藤染成了绿色。玛瑞拉喜欢坐在朝东的窗口前，这样可以看到窗外果树园里正盛开着白花的樱桃树和小溪边摇曳在风中的白桦树。此时，她做着毛线活儿，身后的桌子上已经摆好了晚餐的餐具。

林德太太一进厨房的门就牢牢地将桌上的三只碟子刻在脑子里，看清楚了不是待客用的碟子，而且桌上只有果酱和蛋糕。她心里盘算道：马修将带回一个人来跟他们共进晚餐，而且，这人不是什么特殊人物。

“下午好，雷切尔！”玛瑞拉友好地打着招呼，“请坐。这会儿的天色真不赖。家里人还好吗？”

玛瑞拉是一位瘦高个儿略显干瘪的女性，她的头发已有些花白，在脑后盘成一个结实的发髻，用两枚发卡别起来。她看起来没多少阅历，严肃、刻板，而实际上她也正是这样的一个人，幸好嘴角时而泛起的、似有似无的幽默表情弥补了一些缺憾。

“我们都挺好的。”林德太太说，“不过，你还好吗？我刚才看到马修驾车出门了，以为他去请大夫了。”

玛瑞拉微微一笑，她早就料到林德太太会来询问。

“哦，我还好，只是昨天有点儿头痛。”玛瑞拉说，“马修去布赖特河了。我们托人从新斯科夏的一家孤儿院领养了一个小男孩。他乘坐的火车今晚到。”

林德太太吃惊极了，心想：什么？他们要领养个男孩！他们准是疯了！而且这么重要的决定竟然事先没有征询她的意见！

玛瑞拉解释道：“马修已经六十多岁了，精力、体力一年不如一年。他还有心脏病。咱们这儿想雇个人帮忙实在不好找。所以，我们觉得领养个孩子可靠些，尤其是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最近，听说斯潘塞太太要去霍普镇上的孤儿院领养个小女孩，我们就托她家的亲戚带了口信给她，让她帮我们挑选一个十一岁左右、聪明懂事的男孩。这不，他们乘坐的火车晚上五点半到。马修去火车站接他了。”

“玛瑞拉，这个决定太愚蠢了，简直是在冒险！上周，报上还登了一条消息，说本岛西部的一对夫妻有天夜里差点儿被烧死在床上，是他们从孤儿

院领养的一个男孩干的！是故意的！我还听说一件事，有个孤儿有吃生鸡蛋的怪癖，到了领养人家怎么教育也改不了这个坏习惯。所以，如果你之前向我征询意见，我肯定告诉你，看在上帝的分上，千万别做！”

玛瑞拉仍旧平静地说道：“这事马修打定了主意要做。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做出让步才是。至于冒险，人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承担风险的。”

“如果有一天他放火烧了绿山墙农舍，或是在井里投了毒，到时你可别怪我事先没警告过你。不过，据说往井里投毒，毒死领养一家的是个女孩。”

“我从来没想过要领养一个女孩。”玛瑞拉态度坚决地说。

谈话就这样到此结束了。林德太太急着要把这条爆炸性的新闻告诉给乡亲们就先走了，如果，她看到马修领回来的孩子不知又该做何想。

从阿冯利到布莱特河大概有八英里的路，马修·卡斯伯特和他的栗色母马优哉游哉地走着。这条路景色宜人，马修感觉很惬意，唯一让他不安的是怕碰到妇女。他害怕女人，但玛瑞拉和林德太太除外。他总感觉那些女人在私下里笑话自己。因为，他知道自己的长相不招人喜欢，身子又显得粗笨。

当马修终于到了布莱特河车站时，火车半个小时前就开走了，而斯潘塞太太留下的却是一个瘦骨嶙峋的小女孩。

女孩十岁左右，身穿一件又短又紧又脏、泛黄的灰绒布罩衫，头戴一顶已经褪了色的褐色水兵帽，帽子遮着一头浓密的红发，两根辫子从帽子下面翘出来，瘦小而苍白的脸上长着好些雀斑，眼睛大大的，嘴巴也不小。如果有心人稍加仔细地打量她便能发现，女孩一双大眼睛里充满了灵气，嘴唇线

条优美，藏着丰富的表情，额头宽阔饱满。总之，她身上藏着一个不同凡响的灵魂。

可马修犯愁了，怎么是女孩呢？女孩先开了口，嗓音甜美清脆，“您就是绿山墙农舍的马修·卡斯伯特吧？很高兴见到您，我正担心您不来了呢！我想象了各种您不来的理由。不过，如果您真的不来，我也不会害怕。我会沿着铁道走，到拐角处的那棵大野樱桃树下，爬到树上一直等到天亮。伴着盛开的樱花，在银色的月光下睡觉，不是很浪漫吗？就好像睡在用大理石砌成的客厅里一样。如果您今天晚上不来，我想明天早晨您一准儿会来的。”

马修一下子就做出了决定，不能把她扔在这儿不管，还是先带回绿山墙农舍让玛瑞拉和她解释吧。马修带她上了马车。女孩喋喋不休地说起来，直到说得喘不上气来。马车上路了，行进在一排排盛开的野樱桃树和修长挺拔的白桦树下。忽然，一棵野李子树的一根树枝斜斜地探出头擦着了车身，女孩伸出小手把它折了下来，“很美，是吧？它浑身雪白，还镶着花边，您联想到了什么？”

“啊，我不知道。”马修答道。

“哎呀，当然是一位新娘子啦——一位身穿雪白的衣服、披着薄雾般美丽面纱的新娘子。真希望我能有一件白色的衣服，那样我就是最幸福的人了，我就是喜欢漂亮衣服，可惜我从来没有过，不过重要的是要心存希望！今天早晨我离开孤儿院的时候，不得不穿上这件脏兮兮的旧衣服，真难为情啊。在火车上，我觉得大家都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我只能努力想象我漂亮极了，穿着丝绸裙子，头戴用鲜花和羽毛装饰的大帽子，手腕上戴着金表和

一副皮手套。这样想着，我就快活起来。即便坐船的时候，我都没晕船。斯潘塞太太说这次她没工夫晕船，因为她的心思都在我身上，怕我掉到水里去。我在船上四处看，我要尽情地看个够，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有这样的机会。啊！快看！那边又有盛开的野樱桃花，真是个花的世界呀！我打心眼儿里喜欢这个岛，能在这里生活多棒啊！以前就听说爱德华王子岛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我也曾经幻想过在这里生活，但没想到竟真的变成现实了，我真是太幸福了！”

马修吃惊地感到自己愿意和这个小女孩待在一起！在他六十多年的经验中，女人很讨厌，小女孩更讨厌，她们总是斜着眼看他，鬼鬼祟祟地从他身边溜过，好像他开口说一句话，就会把她们吃了似的。然而，身边这个满脸雀斑的小女孩却全然不同，尽管他感到自己迟钝的思维很难跟上她那跳跃的思路，但是听她唠叨却有种说不出的愉悦。

女孩继续说：“我和您会相处得很愉快的！斯潘塞太太总说我的舌头没拴牢，她说得不对，您看，它的另一头拴得牢牢的。斯潘塞太太说我要去的地方叫绿山墙农舍，农舍的四周被绿树林环抱着，我可高兴了。对了，绿山墙农舍旁边有小溪吗？”

“有，在房子的南边。”

“太棒了！我的梦想真的变成了现实！我几乎接近彻底的幸福了！但是，我知道我不可能，因为，您看，这是什么颜色？”说着，她拽过长辫子让马修看。

“是红色的。”马修说。

女孩把发辫甩在肩后，叹了口气，这声叹息沉重得仿佛包含着长年累月的哀伤。

“不错，是红色的。”她顺从地说道，“因为它，我永远都不会有完美的幸福！其他的我都可以不在乎，因为，我可以想象我的皮肤如蔷薇般美丽，我的眼睛像紫色水晶般明亮。可对红头发我却无能为力，这让我伤心透顶了！”

这时，马车在路上转了个弯，拐进了“林荫道”。

这条被新布里奇的居民称之为“林荫道”的，长四五百码，道路两旁的苹果树高大、枝繁叶茂，枝丫交叉成弓形，变成了一条长长的绿色走廊，顶上盛开大片大片雪白的苹果花。夕阳透过枝叶的缝隙洒进来，跳跃着，漾出一片泛着紫色的轻柔的光。往前看去，隐约可见被落日染红的天空像教堂走廊尽头的大圆花窗在闪闪发光。

这如梦如幻的景色，让女孩惊讶得忘了说话。她倚靠在马车里，两只瘦削的小手紧握在胸前，仰起欣喜若狂的小脸，出神地欣赏着。当马车走出“林荫道”，驶上了通往新布里奇的缓坡，她依然沉浸在思想的奇幻旅行中，一声不吭。就这样，他们在沉默中走过了三英里的路。很明显，她是能够保持沉默的。

马修终于忍不住大胆地问她是不是饿了，“我们还有一英里就要到了。”

女孩深深地叹了口气，终于回到了现实的世界里。她用一种恍惚的目光盯着马修，就好像她的灵魂曾经被星星引领着，漂流到了很远的地方。

“啊，卡斯伯特先生，咱们刚才经过的那个地方，那个白色的世界，叫什么名字啊？”她低声问道。

“那儿叫‘林荫道’。”马修沉思了几秒钟，又补充说：“那段路漂亮吧？”

“漂亮？用‘漂亮’形容它我觉得不够恰当，‘美丽’也不准确。这两个词都欠缺一点。对了，是‘奇妙’！这个奇妙的地方，是我第一次无法用想象将它变得更加美好！它让我的心灵终于得到满足。”女孩把手放到胸前说道，“现在，我感到一种奇怪的痛苦，可那是种快乐的痛苦，您有过这样的痛苦吗？”

“我不记得了。”

“我有过好多次。每当我看到那种令人肃穆的美，就有这种感觉。不过，‘林荫道’这个名字可不怎么样，让我想想——叫‘欢乐的白色之路’，怎么样？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名字，对吧？每当我对人名或地名不满意时，总要给他们起个新名字，只在我的心里称呼他们。离绿山墙农舍真的只有一英里了吗？我很兴奋可是又有那么一点儿伤感。因为一段美妙的体验那么快就结束了，不知道下一次让人愉快的事情什么时候才能再有。可一想就要到家了，我又能高兴起来。您知道吗，从我记事起，我就没有过真正的家。一想到即将有个家了，我又有了那种快乐的痛苦的感觉。”

马车翻过一个小山顶，下面是个池塘。池塘狭长曲折，像是一条小河。一座桥横跨池塘中央，池塘的尽头是一条带状沙丘，将池塘与下面的海湾隔开。水面上闪动着各种色彩，橘黄色、玫瑰色和翠绿色，随着水波的荡漾变幻出奇妙的色调。池塘拐进了枞树林和枫树林，景色幽暗起来，呈现出神秘的样子。偶尔，野李子树探出身子俯瞰水面，仿佛是爱美的小姑娘，踮起脚尖欣赏着自己的倒影。不远处的沼泽地里，不时传来阵阵青蛙们的合唱。山坡上有一座苹果园，隐隐约约地现出一幢灰色的房子，尽管天色还不太暗，但窗口却已透出了温暖的灯光。



“那是‘巴里的池塘’。”马修指着说道。

“这个名字啊，我也不喜欢。我要叫它，嗯——‘闪光的小湖’，很恰当吧。为什么要叫它‘巴里的池塘’呢？”

“我猜是巴里家住在那里的缘故吧。那片地方叫果园坡，如果果园坡后面没有那一大片树丛，从这里就可以看到绿山墙农舍了。等我们过了桥，拐个弯儿，再走大约半英里就到了。”

“巴里家有没有小女孩，年龄和我差不多的？”

“有一个11岁左右的小姑娘，叫黛安娜。”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多可爱的名字啊！”

他们又翻过一座小山丘，拐了一个弯儿，马修指着前方说：“到家了，那就是绿山墙农舍……”

“啊，您先别说！”女孩一边急促地打断马修，一边按住他举起了一半的手臂，并闭上了眼睛。这样，她就看不到马修所指的地方了。“让我猜猜，我肯定能猜对。”

她猜对了，可马修心里却涌起一股莫名的难受，一想到这孩子眼中洋溢的希望之光即将被扑灭，他心里涌起一股罪恶感，就好像他不得不宰杀小羊、小牛或任何其他无辜生灵时的感受。

世界仍然那么美好，白杨树叶发出轻柔的沙沙声。“您听，树在说梦话呢！”马修把女孩从车上抱下来时，她悄声说道，“它们的梦一定很美。”然后，她提起那个装有“全部财产”的提包，跟着马修走进了房子。

当玛瑞拉看到一个瘦小的、红头发的小姑娘时，着急地向马修抛出了一

连串的问题。马修低着头沮丧地说："没有男孩，只有这个女孩。"

女孩听明白了，委屈地问："因为我不是男孩，你们就不想要我！我早就该想到没有人真的想要我。"说着，大颗大颗的眼泪滚落下来。玛瑞拉和马修慌了，玛瑞拉连忙安慰她不要哭。可是，女孩一想到满怀的希望破灭了，就越哭越伤心，哭得嘴唇都颤抖起来。

玛瑞拉不由得动了恻隐心，她说："好啦，别哭了！今晚，我们不会赶你走的，直到把事情搞清楚了再说。"

接着，玛瑞拉问女孩叫什么名字。女孩说她叫安妮·雪莉，"如果您叫我安妮的话，请叫我拼写中带 E 的安妮。Ann 这个字看上去很糟糕，但是 Anne 就显得高贵得多。"她补充说道。接着，她又告诉玛瑞拉，斯潘塞太太说得很肯定，就是要一个十一岁左右的女孩，所以，她才被选中。

"可我们只想要个男孩，帮着做农活。"玛瑞拉坚决地说。

安妮坠入了绝望的深渊中，晚餐都没吃什么。接着，玛瑞拉带她去楼上东山墙的房间里睡觉。她哭着上了床。

玛瑞拉回到厨房，态度坚决地对马修说这个女孩必须得回孤儿院去。马修嘴上没说什么，表情却透露出不忍心。

第二天早上，明媚的阳光照进屋子，安妮醒了，想起昨天晚上的事，有那么一小会儿她很沮丧。可是，当她从窗户那儿看到一棵开满花的樱桃树时，她立刻跳下床推开窗户，凝视着窗外。噢，这里真美！霎时间，她的双眼迸射出喜悦的光芒，她想即便自己不能留在这里，但她完全可以想象自己一直待在

这儿的场景。她要把这儿看个够，把所有美景全都藏进她小小的心田里。

窗外，紧挨着房子长的那棵高大的樱桃树，几乎看不到叶子，全是花。房子的两侧是大片的果园，一边是苹果树，另一边是樱桃树，也全是花；草地上更是开满了蒲公英。下面的花园里，丁香树把它醉人的花香伴着早晨的清风送进窗子里。

花园下面三叶草的绿叶一直往下蔓延至山谷，那儿流淌着一条小溪、密布着挺拔的白桦林。山谷中低矮的灌木丛里是一些羊齿草、苔藓等林中特有的植物。山谷那边有座小山，覆盖着苍翠的云杉和冷杉；透过林中的一道隙缝，她看到了一座小房子灰色山墙的一角，她曾在“闪光的小湖”另一岸看到过。

左边远处是几个大谷仓，再往过去，过了低处的那片绿野，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波光粼粼的大海。

眼前的美景让安妮忘记了一切，她的眼睛舍不得离开，直到一只手搭在她的肩上，她才如梦方醒。

“噢，这里所有的东西，花园、果园、小溪和树林，简直棒极了！在一个这么美丽的清晨，您不觉得应该热爱这一切吗？我能听见小溪的欢笑声。即使在冬天，我也能听见在封冻的冰面下它们的笑声。我真高兴，绿山墙农舍旁有条小溪。今天早晨，我已经不绝望了，但是，我仍然觉得很悲伤。我一直在想象，我就是你们想要的那个孩子，这样我就可以永远永远住在这里了。可是，时候一到，我必须清醒，停止想象。”

趁安妮停下来喘息的当儿，玛瑞拉赶紧吩咐她收拾利索后下楼吃早饭。不到十分钟，安妮就梳洗完毕，衣着整齐地下楼来了。看来，她是个自理能

力很强的孩子。

早饭后，安妮主动要求洗了碗。然后，玛瑞拉让她到外面去玩玩，到吃中午饭时再回来。安妮一听，拔腿跑到门口，脸上泛着光，眼睛迸射出热烈的光芒，可在门前她突然停住了，折返回来又坐在了桌前。眼睛里的光芒和脸上的欢喜之情瞬间消失了，说道："我不去玩了。一旦和树木、花草、果园以及小溪交上了朋友，难免不爱绿山墙农舍。如今已经开始恋恋不舍了，我不想再加深对它的依恋。"

于是，她又喋喋不休地说起来，"窗台上的这盆天竺葵，我给它起个名字好吗？我想叫它邦尼。我喜欢各种东西都有名字，把它们当人一样看待。今天早上，我给窗外的那棵樱花树起了个名字，它全身雪白，我叫它'白雪皇后'。"

玛瑞拉为了躲开她，借口到地窖去取土豆。她一边走，一边咕哝道："这孩子是有点儿意思。怪不得马修被她迷住了，就连我都开始琢磨她的小脑瓜儿在想什么呢。"

中午吃饭的时候，玛瑞拉硬着心肠告诉马修，她下午要驾车带安妮去白沙镇。马修不安地看了安妮一眼，那神情让玛瑞拉很恼火。尽管不愿让安妮走，马修还是套好了马车。玛瑞拉和安妮要上路了，马修打开院门，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道："早上，小杰里·波特那孩子来这儿找活儿干，我告诉他或许会雇他干一个夏天。"

玛瑞拉扬鞭狠狠地抽了一下栗色母马，算是做了回答。母马从没受过这样的委屈，在小路上生气地跑起来。玛瑞拉回头望去，只见马修一脸的不舍，惆怅地看着她们离去！



第二章

玛瑞拉的犹豫

坐在马车上，安妮的话匣子又打开了。“我决定要好好地享受这次乘车的乐趣，至于孤儿院嘛，我是不会去想的。噢，快看，那儿有野玫瑰花，提前绽放的！它们真漂亮，它们也一定很享受做一朵玫瑰的乐趣吧。如果玫瑰会说话，那多好哇，它们一定会告诉我们很多有趣的故事。我喜欢粉红色，那是世界上最迷人的色彩，但是，我不能穿这种颜色的衣服，因为我的头发是红色的。”

到白沙镇有五英里的路，玛瑞拉见安妮这么爱说话，就让她如实地说说自己的身世，不要掺杂想象进去。

安妮轻叹了一声，说：“我出生在新斯科夏的波林布罗克，今年三月满十一岁。我父亲叫沃尔特·雪莉，是波林布罗克中学的老师。我母亲叫伯莎·雪莉，也是这所学校的老师。她和父亲结婚后，就不教书了。托马斯太

太说他们非常贫穷，住在一座非常小的房子里。托马斯太太说我是她见过的最难看的婴儿，瘦得皮包骨，只一双眼睛还算有灵气，但是母亲认为我非常漂亮。但我刚满三个月，她就死于热病。我很想叫她一声‘妈妈’，可惜，我没这个机会。我父亲四天后也死于热病，于是，我成了孤儿。从那时起，就没人想要我了。最后，托马斯太太说愿意收养我，她也非常穷，丈夫还酗酒。她把我拉扯大。

“后来，他们把家搬到了马里斯维尔，我和他们一起住到八岁。我帮忙照看孩子，那些孩子们可真够费心的。托马斯先生被火车轧死后，他母亲把托马斯太太和孩子们接走了，但是她不要我。河上游的哈蒙德太太听说我会照看孩子，就把我带到他们家。他们住在树桩丛中清理出的一块空地上。那个地方非常荒凉。幸亏我喜欢想象，否则根本活不下来。哈蒙德先生在那儿开了个小锯木厂，他们家有八个孩子，三对双胞胎。那段时间，那么多孩子都让我抱，我真快累死了。

“我在他们家住了两年多，哈蒙德先生不幸去世后，哈蒙德太太把孩子们分送给了亲戚，自己去了美国。我不得不去了霍普敦的孤儿院。孤儿院的人一开始也不想要我，因为没地方了，但他们还是不得已地收下我。到斯潘塞太太来领我时，我待了四个月。”

结束这段长长的叙述后，安妮叹了口气。很显然，她不喜欢谈起这段悲惨遭遇。

“你上过学吗？”玛瑞拉一边将马车赶向海滨路，一边问。

“没上过多长时间。但是，我爱读书，识字很多，我背下了好多首诗。

我喜欢那些荡气回肠、激动人心的诗歌。孤儿院里的那些大女孩常常把她们的课本借给我看。”

“托马斯太太和哈蒙德太太对你好吗？”玛瑞拉猝不及防地问道。

安妮的小脸一下子涨得通红，掩饰地说：“嗯，我知道，她们的内心是打算尽可能地对我好的。所以，我也就不介意她们的一些言行。她们有很多烦恼，酗酒的丈夫，接二连三地生双胞胎，真够她们受的。但是，我敢肯定她们是打算对我好的。”

玛瑞拉什么都没再问，但是心里不由得涌起怜悯之情。玛瑞拉暗自叹口气，“很遗憾，她必须被送回去。不过，如果向马修妥协，让她留下来，会怎么样呢？她好像是个可以调教好的孩子，就是话太多，但是经过教育她会改掉的。而且，她谈吐不俗，像是一位大家闺秀，应该出生在一个有教养的人家。”

马车一直沿着海滨路走着，右侧是茂盛的冷杉林，左侧是陡峭的红砂岩悬崖，从这一侧可以望见远处波涛起伏的大海。海鸥在海面上翱翔着，翅膀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银白色的光。景色非常美。忽然，一栋大房子出现在了安妮的视野里，她以为那就是斯潘塞太太的家。其实，那是白沙旅馆。安妮沮丧地说：“我不想去斯潘塞太太家，到了那里一切希望都将破灭。”

她们到达斯潘塞家见到了斯潘塞太太，一番寒暄后，玛瑞拉道出了来意。这时，安妮变得神色黯然。

斯潘塞太太听完玛瑞拉的话，吃惊极了。原来，捎信的人粗心，把意思

说反了。玛瑞拉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也没怪罪斯潘塞太太，又询问道："我想把安妮送回孤儿院，他们会收回她的，对吗？"

"应该是的，"斯潘塞太太迟疑了一下说，"也可以不送回去。昨天，彼得·布卢伊特太太来找我，说她后悔没让我帮她捎个女孩回来，她家事情多，需要个帮手，帮工可不好找呢。安妮来得正好，真是天意！"

玛瑞拉见过彼得·布卢伊特太太，虽说不太熟，对她的事知道得可不少。传闻她是个"严厉的监工"，脾气暴躁、抠门吝啬；她家的那些孩子无法无天、没规矩极了。布卢伊特太太自己也长得一副泼妇样儿。一想到要把安妮交给她，玛瑞拉心里打了个冷战。

她们正商量的时候，恰巧布卢伊特太太来找斯潘塞太太借东西。于是，斯潘塞太太顺势就把安妮介绍给了她。

安妮的眼泪要掉下来了。她强忍着不让它流下来。

布卢伊特太太刻薄地打量着安妮，"哼！你可真够瘦的，但还算结实，结实是最主要的。如果我收养你，你可得做个好女孩，要听话、手脚麻利、有礼貌。我绝不能白白养活你。好吧，卡思伯特小姐，我决定带她走。哎呀，我最近可累得够呛。好吧，我们现在就可以动身回家了。"

安妮顿时脸色煞白，悲哀的神情让玛瑞拉心疼起来：多么可怜的孩子啊，刚逃离苦难的陷阱又被拽了进去。玛瑞拉不安地想，如果对那双企求保护的眼神不加理会，那么这种愧疚感将一直跟着她，直到死的那天。不，她不能做这样的事！

她当即沉着地告诉布卢伊特太太，马修一直都想留下这个孩子，她还要

回去再商量一下，自己不能就这么做了决定。“我今天到这儿来只是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我们决定不收养她，明天晚上一定会把她送过来。如果我们没来，就表明我们收养她了。你觉得这样行吗，布卢伊特太太？”

布卢伊特太太一听脸就拉了下来，很不高兴。

就在玛瑞拉说这番话的时候，光泽重又回到了安妮的脸上，变得生动起来，因激动还泛起了红晕，眼睛也变得明亮而透彻。

那天晚上，她们乘坐的马车还在绿山墙农舍的大门外老远，玛瑞拉就看到马修正在小路上徘徊。当他看到玛瑞拉带着安妮回来了，脸上现出了少有的轻松的神情。玛瑞拉什么都不说，直到他们一起给牛挤奶时，她才简要地说了安妮的身世，以及和斯潘塞太太会面时发生的事。

“即便是一条狗，我也不会送给那样的一个女人。”马修语气带着些坚定。

“其实，关于是否应该留下她，我也一直在考虑，直到碰上那个女人，我才觉得我们应该负起教养她的责任。我不敢说能够带好她，但是我会尽全力的。是的，马修，她可以留下来。”

一向害羞、不擅表达的马修不禁喜上眉梢，“很快你就会发现，她非常有趣。”

“最好是有用。”玛瑞拉反驳说，“等着瞧吧，我会把她培养成一个有用的人。但是，至于我怎么教，你不要随便干涉。等我失败了，你再管也不迟。”

“只要好好对她，不娇宠她，其他的就随你。”马修说。

玛瑞拉不想再听他啰唆了，拎起牛奶桶走了。

“我要是今晚就告诉她可以留下，她会兴奋得整晚都不睡了。玛瑞



拉·卡思伯特，你可是给自己找了个麻烦，你从来也没想过要收养一个孤儿啊。马修也够让人猜不透的，他以前多么畏惧小女孩，现在他竟然一反常态。不管怎么说，这事既然已经决定了，那就等着瞧吧！”

那天晚上要睡觉的时候，玛瑞拉带着安妮上了楼，她语气生硬地说：“安妮，昨天晚上我看到你脱下衣服后扔了一地。这是一种坏习惯，我不希望看到第二次。衣服脱下来后，就把它们叠好整齐地放在椅子上。不爱整洁的女孩我可不喜欢。”

“昨晚我的心思都在难过上了，压根儿就没往衣服上想。”安妮说，“今晚我会把它们叠好的。孤儿院也要求我们这样做。但是，大多时候我都会忘记，每次都是急急忙忙的，以便能够在床上舒服、安静地躺着，开始我的想象之旅。”

“住在这里的话，这些规矩你必须得记牢。”玛瑞拉警告道，“对，就像这样。现在做祷告吧，然后上床睡觉。”

“我从来没有做过祷告。”安妮说。

玛瑞拉一听脸色骤变。

“什么，安妮，你说什么？从来没人教你念过祷告词吗？上帝总是希望小姑娘们念祷告词的。你知道上帝是谁吗，安妮？”

“上帝是圣灵，他是无穷的、永恒的、亘古不变的，他代表着智慧、力量、神圣、公正、仁慈和真理。”安妮毫不犹豫脱口而出。

玛瑞拉紧绷的神经松懈下来，心想至少她不是个异教徒！

安妮告诉玛瑞拉，她在孤儿院的主日学校里学了整本的《教理问答》。“我非常喜欢那本书，有些词汇闪耀着光芒。‘无穷的、永恒的、亘古不变的’，这些词是不是很伟大？洪亮而有节奏——就像一架大风琴在弹奏。我想，并不能完全把它称为诗歌，可是它读起来却很像，是吧？”

安妮又把话题扯远了，玛瑞拉赶紧把她联翩的浮想拉回来，“每天晚上不做祷告是一件邪恶的事。我有理由怀疑你是一个坏女孩。”

“噢，我每天都在为一头的红发而烦恼。可是，托马斯太太告诉我，是上帝故意把我的头发弄成红色的。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关心上帝了。而且，我日日都要照看好几对双胞胎，到了晚上累得筋疲力尽，无力再做祷告了。”

玛瑞拉觉得必须马上开始对安妮进行宗教方面的教育，很明显，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在我家里，你必须做祷告，安妮。”

安妮欣然接受。玛瑞拉指导她跪下来。

“为什么必须跪着祈祷？如果我要真心祷告，我会独自去到一片旷野中，或者去幽深的树林中，抬头仰望天空——往上——往上——往上，一直往上，凝望那无边无际的蓝色天空。然后，我就会感到我是一位祷告者了。现在，我准备好了。我该说些什么呢？”

玛瑞拉越发地尴尬了。念什么呢？“现在，我躺下睡觉了”，是一篇小孩子念的传统祷文，对于跟妈妈牙牙学语的小孩子来说非常神圣，但是，安妮对上帝的仁爱一无所知，因为，从来没有人将这种爱传递到她心中。然而，玛瑞拉很有一些亲切感，她懂得怎样把事情安排得合乎情理，于是，她

说:“你可以自己念祷词。例如，感谢上帝给予你的福泽，谦卑地求他赐你心想事成。”

安妮将脸埋在玛瑞拉的膝间，念道:

“仁慈、无上的主哇，感谢您给我的‘欢乐的白色之路’、‘闪光的小湖’、‘邦妮’和‘白雪皇后’。为了它们，我无比感激。这是我现在能想到的所有的感谢，感谢您给予的恩赐。至于我想要的东西，多得数不清，得花好长时间我才能把它们罗列出来，所以，现在我只提两个最重要的。请让我留在绿山墙；请让我长大后变得漂亮些。我永远是，尊敬您的安妮·雪莉。”

听完这段不同寻常的祷告，玛瑞拉没有完全不知所措的原因是，她觉得不是安妮不虔诚，而是她对宗教一无所知。她一边安顿好孩子，一边暗暗发誓，明天必须教安妮念祷告词。这样想着，她拿起蜡烛道了声晚安，准备离开房间时，她听安妮说:“今晚我可以心安理得地说‘晚安’了。”说完，便舒服地将自己埋进枕头里。

玛瑞拉回到厨房，把蜡烛放稳后，两眼瞪着马修说:“马修·卡思伯特，是该有人收养那孩子、教她点儿东西了，她对宗教几乎一无所知。她长这么大，竟然从来没做过祷告。明天我一定要从牧师那儿把《天际初开》借回来。等我给她做几件衣服，就让她去上主日学校。唉，够我忙的。好吧，好吧，我们不可能没有烦恼地过完此生。清闲的日子我过得够久的了，在我生命最后的这段时光，我想我应该尽力做点儿什么才好。”

第二天上午，玛瑞拉也没有告诉安妮能否留在绿山墙农舍，只是不停地

让她干活，自己则在一旁用挑剔的眼光观察。到了中午，玛瑞拉算是通过了对安妮的考查，她聪明、顺从、肯吃苦、喜欢学习，最大的缺点就是时常忘了手里正在做的事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可是一经提醒马上能改。

中午吃饭的时候，玛瑞拉还是不表态。安妮实在经受不起这样的折磨了，在洗完碟子后，突然勇敢地来到玛瑞拉面前，瘦小的身体发着抖，双手紧张地绞在一起，恳求道：

“卡思伯特小姐，我再也等不下去了，这滋味真不好受。请您告诉我吧。”

“你还没有给洗碗布用热水消毒呢。”玛瑞拉板着脸说，“把事情做完了，再来问我问题。”

安妮做完后，又执着地站在玛瑞拉面前，用恳求的目光看着她。

“好吧，”玛瑞拉说，“我想现在可以告诉你，马修和我决定收养你了。以后，你要努力做一个好女孩。”

安妮哭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哭。噢，我太幸福了，无法用语言表达我的高兴。我会争取做个好女孩，这个过程可能会很曲折，因为托马斯太太经常说我坏透了。可是，我会尽全力去做好的。”

玛瑞拉不满地说：“哭和笑对你来说都太容易了。是的，既然决定收养你，我们就会平等待你。你要去上学，不过，学校就要放假了，等九月份开学后你再去。”

玛瑞拉让安妮以后只管直呼她名字好了，叫别的她不习惯。

“我觉得那样叫不太尊重您。”安妮说。

“如果你的语气和态度是尊重的，就没有不尊重这回事。在阿冯利，除了牧师，大家都叫我玛瑞拉。好吧，安妮，去起居室把壁炉台上的那张有插图的卡片拿到这儿来。上面有祷文，今天下午你要把它背熟，昨晚那样的祈祷可不能再出现了。”

安妮没有马上去办，而是长篇大论地讲述她昨晚又想出了一个非常有诗意的祷告词，可是，今天早上全忘了。

“安妮，我提醒你注意，我吩咐你去做的事，要立刻去做，不要站在这儿唠叨个没完。照我的吩咐，赶快去。”

安妮跑着去了起居室，可是十分钟都没回来。玛瑞拉放下手中的针线活儿，一脸愠色地去找她。只见安妮正一动不动地站在墙上的一幅画跟前，双眼迷离梦幻。屋内斑驳的色彩照在这个全神贯注的小姑娘身上，给她蒙上了一层超脱世俗的光芒。

安妮在玛瑞拉的呵斥声中惊醒了。她指着墙上那幅题为《基督赐福儿童》的画说，“我刚才正在想象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就是那个穿蓝裙子的小女孩，她孤独地站在角落里，无依无靠的样子，和我一样。我猜她也准是个孤儿。她渴望得到上帝的祝福。但是，她害羞，所以，她悄悄地在人群外站着，只希望上帝能注意到她。我能感受到她的心情。她的心一定紧张得怦怦跳，双手是冰凉的，就像我问您我是否能留下来时一样。她担心上帝注意不到她。但是上帝会注意她的，您说是吗？我置身其中去想象：她一直一点一点地向前挪，终于挨近上帝了；这时，上帝看着她，把手放在她头上，哦，她欣喜得浑身震颤！不过，我觉得这幅画把上帝画得太忧郁了，上帝只能是

慈爱的，否则孩子们会怕他的。”

玛瑞拉奇怪自己为什么听她讲了这么长的一番话，“你这么随意地谈论上帝是非常不恭敬的。”

安妮吃惊地说：“我肯定没有不恭敬的意思。”

“总之，这么做不好。另外，你的老毛病又犯了，你忘了我让你做什么了吗？赶快拿上那张卡片到厨房去，把这篇祷告词背下来。”

回到厨房，在装饰着一大壶苹果花的餐桌前，安妮安安静静、全神贯注地学习了几分钟后，又说上了：“真美！我曾在孤儿院的主日学校听总监念过它。他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好像在做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所以，我当时不喜欢它。现在不一样了，它让我有一种读诗的感觉。‘我们的在天之灵，你神圣无比’，听起来多像乐曲。”

“好啦，闭嘴专心学。”玛瑞拉说。

安妮用功地学了一会儿，又问：“玛瑞拉，你觉得我在这里会交上一个知心朋友吗？”

“果园坡巴里家有个可爱的小姑娘，叫戴安娜，和你年龄差不多，也许你和她会成为朋友。最近她到卡莫迪看望婶婶去了，听说她快回来了。你必须注意自己的举止，巴里太太是个很严格的女人，绝不会让戴安娜和品行不好的女孩玩。”

安妮的眼睛亮起来，“戴安娜长得什么样？她的头发可不要像我这样是红色的。我的红头发就够让我烦恼了，如果好朋友也长着红头发会让人难以忍受的。”

“戴安娜很漂亮，乌黑的头发，亮晶晶的黑眼睛，还有红润的脸蛋儿。关键是她乖巧、聪明，这可比漂亮更重要。”

玛瑞拉就像《爱丽丝漫游奇境》中的公爵夫人那样喜欢道德说教，她坚信对于抚养的孩子，每一段谈话中都应当附加上这样的道德教育。

但是，安妮只关心她感兴趣的内容。

“噢，我真高兴她长得漂亮。长得漂亮——这对我来说是不太可能的了，有一个美丽的知心朋友是最好不过的了。我住在托马斯太太家时，客厅里有一个带玻璃门的书橱，可惜没放什么书，而是放满了她家最好的瓷器和果酱。玻璃门是我留恋的地方，我的影子是我的知心朋友。我叫她卡蒂·莫里斯。我们经常聊天，特别是星期天，我会向她倾诉一切。她给我极大的安慰和鼓励。我们假装那是个魔法书橱，只要我知道咒语，我打开门进入的是卡蒂·莫里斯的房间，而不是托马斯太太的书橱。然后，我俩手牵手进入一个仙境，我们可以永远幸福地生活在那儿。我要搬去和哈蒙德太太一起住时，我俩难舍难分，一起哭了好久。在哈蒙德太太家，我发现了一个小山谷，那儿有最悦耳的回声，它能把你说的每一个字给传回来，即使你说话的声音不大。于是，我把它想象成一个叫维奥莉塔的女孩，我们是好朋友，我对她俩的爱差不多一样深。在去孤儿院的前一天晚上，我和维奥莉塔同样难以割舍地告了别。我深深地依恋着她，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心思在孤儿院里再想象出另一个知心朋友，就算那里有想象的空间。”

玛瑞拉对安妮想象中的朋友嗤之以鼻，冷冷地说：“交个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倒是能帮你摆脱那些莫名其妙的想象。但是，可别让巴里太太听见你谈

论卡蒂·莫里斯和维奥莉塔，要不然，她会认为你在编故事。”

“哦，她们留给我的是非常神圣的记忆，除了您，我是不会随便对人提起的。”忽然，从一朵苹果花中爬出一只蜜蜂，安妮的注意力马上转到了蜜蜂上，完全忘了祷告词的事。玛瑞拉说：“只要有人听你说话，你根本就停不下来。好吧，回你房间去背吧。直到我喊你下来帮我准备下午茶。”

安妮回到东山墙的房间，在靠窗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她已经会背了，上楼的时候背好了最后一句。现在，她准备把时间用于想象这间屋子的各种装饰上。

“地上要铺上白色天鹅绒地毯，绣着粉色玫瑰花；窗户上挂着粉红色丝绸质地的窗帘；墙上的壁毯是金色和银色的锦缎织就的；家具是红木的，还要有一张长沙发，上面堆满色彩艳丽的靠垫，粉红色的、蓝色的、深红色的和金色的，我优雅地靠在上面；墙上还应该悬挂着一面大镜子，我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个子高挑，气质如女王，穿着带有白色蕾丝边的齐地长袍，胸前缀着一颗珍珠，头发上也戴着镶满珍珠的帽子。我的头发乌黑油亮，皮肤白皙。我的名字叫科迪莉亚·菲茨杰拉德小姐。不，不是——我无法让它听上去像是真的。”

安妮跳跃着跑到那面小镜子前，凝视着自己。镜中那张消瘦的、满是雀斑的脸和那双严肃的灰色眼睛也回望着她。

“你其实就是绿山墙的安妮。”她诚挚地说，“每当我努力把自己想象成科迪莉亚小姐的时候，我看到的你，其实就是你这个样子。但是，做绿山墙的安妮要比做其他任何地方的安妮强一百万倍，不是吗？”

她凑到镜子那儿，深情地吻了吻镜中的自己，然后走到敞开的窗户前。“亲爱的‘白雪皇后’，下午好。山谷里的白桦树，下午好。下午好，山坡上的灰房子，我真心希望戴安娜能成为我的知心朋友，我会非常爱她的。但是，我永远都不能忘了卡蒂·莫里斯和维奥莉塔，否则她们会难过的，我不允许自己伤害任何人的感情，虽说她们是书橱女孩和回音女孩，那也不行。我要把她们铭记在心里，每天都给她们一个吻。”

说着，她抛出去两个飞吻，然后托起下巴，思绪飘向了梦幻的海洋。

安妮在绿山墙农舍都住了两周了，像林德太太这样一个精明、好奇心极强的人一直未露面真是奇怪！可是，真不要以为林德太太变了，而是她得了流感！一直困在家中养病。这不，医生刚刚允许她出门，便急匆匆地往绿山墙农舍而来，来看看马修和玛瑞拉收养的这个孩子。这些日子，在阿冯利居民的舌尖上一直流传着关于这孩子的各种传闻和猜测。

这两周，安妮过得很快乐，她充分利用玛瑞拉允许她每天外出玩耍半个小时的分分秒秒，已然对附近每一棵树、每一个灌木丛了如指掌。她在苹果园底下发现有一条从这里开始的小径，沿着林地蜿蜒而上。她一路追寻到它的尽头，沿途景致美丽多姿、变幻莫测，有小溪和小桥；低矮的杉树、野樱桃树枝叶相连，像个绿色走廊；角落里生长旺盛的三叶草，还有几条幽僻的岔路。

她和山谷下的小溪成了好朋友，小溪上的一座小木桥将她引向不远处树木葱茏的小山，山中的冷杉和云杉树干挺拔，枝繁叶茂，遮天蔽日，只有微

弱的光闪烁其间；这里还有最娇羞、最香甜，也是唯一的花——六月铃，它们漫山遍野、争相竞放。蜘蛛网悬挂在树枝间，如银线般闪着光……

安妮对于探险如醉如痴，回来后立刻把她的发现一股脑儿地讲给马修和玛瑞拉听，都快把他们的耳朵吵聋了。马修永远都是面带微笑，听得津津有味；玛瑞拉总是假装呵斥，其实她的心早已跟着安妮飞到山林中。

当林德太太终于走进绿山墙农舍的厨房时，安妮正在果园中玩耍。所以，林德太太有时间可以详尽地谈论自己患病的经过，以及询问安妮的一切事情。

“我猜你想见见安妮。我这就叫她进来。”玛瑞拉说着就把安妮召唤了进来。

林德太太对安妮的第一印象可真不妙，又短又紧的绒布裙、露着两条瘦得不太雅观的细长腿，总之，林德太太觉得她怪模怪样的。

“看来，他们完全没有考虑你的长相就把你带回来了。”林德太太不计后果脱口而出，她一向为自己的敢于直言、公平公正而自豪。她大着嗓门又说：“玛瑞拉，你瞧，她瘦得皮包骨，真够丑的。天哪，还满脸的雀斑？头发红得像胡萝卜似的！”

安妮气得一个箭步冲到林德太太跟前，脸蛋儿通红，双唇抖动着，小小的身板从头到脚都在发抖。

“我恨你！”她用气得几乎说不出话的嗓音叫着，用脚跺着地板。“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这阵势像波涛拍岸，一浪盖过一浪。“你竟敢说我又瘦又丑？还敢说我满脸雀斑？敢说我一头红发？你这个粗鲁、无礼、冷酷的女人！”

“安妮！”玛瑞拉大惊失色，连忙制止。

但是，安妮依旧昂着头，握紧拳头，两眼似有怒火要喷出，喷向林德太太。

“你怎么敢这么说我？”她怒不可遏地重复着，“如果有人这样说你，你心里怎么想？如果有人说你又肥又笨，而且可能一点儿想象力都没有，你爱听吗？要是我刚才的话伤害了你，我才不在乎呢！我倒希望它真的伤害了你。因为你严重地伤害了我，比过去任何一次都严重，就算托马斯太太的酒鬼丈夫也没这么做过！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你！永远！永远！”

安妮气得跳脚，歇斯底里。

“谁见过脾气这么大的丫头！”林德太太叫道，她有点儿不知所措了。

玛瑞拉也被镇住了，好半天才说出话来，“安妮，回你房间去，在那儿等着我！”

安妮哭着冲出客厅，用力摔门而去，咚咚咚地跑上楼，随后东山墙的房门也传来了猛烈的关门声。

林德太太的脸阴沉得像在努力压抑着一场暴风雨。玛瑞拉本想道歉，可不知怎么却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你不该嘲笑她的长相，雷切尔。”

这下，林德太太更生气了。

玛瑞拉平静地说：“我肯定会和她好好地谈谈这件事。但是从她的角度看，从来没有人教过她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再说，你刚才的言语太残酷了，雷切尔。”

说出最后这句话，玛瑞拉自己都感到吃惊。这么多年，她从来没有想过去冒犯任何人。这下，林德太太脸上挂不住了，她倏地站了起来。



“看来，我以后说话得小心了！噢，我可真替你担心，将来有你的苦头吃！我给你的忠告是，你应该用一根长短合适的白桦枝去跟她谈谈。这才是最有效的语言。好了，晚安，玛瑞拉。希望你还像以前那样经常来看看我。不过，你可别指望我会很快再来这里。今天的事对我来说真是件新鲜事。”

林德太太走了，几乎是夺门而出。接着，玛瑞拉板着脸向东山墙走去。

玛瑞拉一边往楼上走，一边琢磨着该怎么办。她觉得安妮今天的行为让她承受了莫大的耻辱，这个错误远比性格上的缺陷严重得多。她深感不安。该怎么教训安妮呢？林德太太抽打孩子的建议，她一点儿都不赞成。得找其他的惩罚办法，让安妮能正确地意识到她所犯的错误的严重性。

玛瑞拉推开东山墙的门，安妮正趴在床上伤心地哭着。

“我并不赞成林德太太那样说你，安妮。”玛瑞拉用一种较为温和的语气说，“她太直率了。但是，这绝不是你那样表现的借口。她是你的长辈、是绿山墙的客人——这就足够让你表现出恭敬的态度。可你莽撞无礼，而且……”说到这，玛瑞拉突然想到了一个惩罚的方法。“你必须去向她道歉，因为你的无礼和坏脾气请求她的原谅。”

“不！我绝不去！”安妮哭着嚷道，“您怎么惩罚我都可以，玛瑞拉。您可以把我关进一间盘踞着蛇和蟾蜍的地窖，又黑又暗又潮湿，每天只给我面包和水，我绝不会抱怨。可是如果您要我去请求林德太太的宽恕，那绝不可能！”

玛瑞拉冷冷地说：“在我们阿冯利就没有把人关进黑暗、潮湿的地窖里这种事。你必须去向林德太太道歉，否则你就待在这个房间里，永远别出门，直到你告诉我，你愿意道歉为止。”

“好！我就待在这儿，永远待在这间屋子里！”安妮痛苦地说。

玛瑞拉走出房门，临走前又抛下一句话，“你曾说如果我们让你留在绿山墙农舍的话，你会努力做一个好女孩，但是今天，你的表现并不是那么回事。”

那天晚餐时，安妮没下来吃，玛瑞拉也没跟马修解释。第二天早晨，安妮的心情仍然无法平复，早餐也没下来吃。玛瑞拉不得不对马修说了昨天那件事的来龙去脉，本想能在马修那儿引起点儿共鸣的，可马修却说：“是该教训一下雷切尔·林德了，她太多嘴多舌、太爱管闲事了。”

这个回答让玛瑞拉很意外。马修又解释道：“安妮也是该受点儿惩罚。但是，对她不要太严厉，玛瑞拉。别忘了，从来没有人对她进行过明辨是非的教育。”

到了晚上，安妮都不肯低头。玛瑞拉端上去的每顿饭菜基本上又原样端下来。马修不安地盯着最后一次被端下来的托盘，心里有些不安，难道安妮什么也没吃吗？

那天晚上，马修瞅准玛瑞拉去牧场牵母牛回牲口棚的当儿，悄悄地、急匆匆地上了楼。尽管，他羞于和人交谈，但这次他为安妮破了例。他鼓足勇气小声地说：“安妮，你不觉得还是去解释一下的好吗？起码把事情了结了？其实，把问题搪塞过去就行。去吧，孩子。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安妮若有所思地问：“好吧，马修。为了您，我可以那么做。”

马修嘱咐安妮千万别告诉玛瑞拉他来劝过她。然后，他就急匆匆地下楼去了。

等玛瑞拉回来的时候，她欣慰地听到安妮表示愿意去道歉。玛瑞拉终于松了一口气，但脸上没有丝毫流露。等她挤完牛奶，她俩就去林德太太家了。玛瑞拉赢了，走起路来昂首阔步，而安妮则垂头丧气的。走到一半路的时候，安妮像着了魔似的，脚步突然变得轻快起来，透着一股按捺不住的喜悦。眼尖的玛瑞拉立刻发现了这一变化，她隐隐地感到似乎哪儿不对劲儿，她想不明白安妮为什么会容光焕发?

当她们来到林德太太家，安妮看见林德太太的一刹那，得意之情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痛苦和悔恨的表情。她突然跪倒在林德太太脚下，哀求道:“噢，林德太太，我真是难过极了。”她用颤抖的声音说，“我永远都无法表达我所有的悲痛，不，即使一整部字典也不成。请您想象一下，我对您的态度有多么粗鲁，让我亲爱的朋友丢尽了颜面。尽管我不是个男孩，他们还是把我留了下来。可我却做了忘恩负义的事，我应该受到惩罚，应该永远受到尊贵人士的唾弃。您说的是事实，而我却向您发了那么大的脾气，我真是太坏了。我确实长着一头红发，满脸雀斑，也确实又瘦又丑。对于您，我说的也是实话，但是，我不应该当面说出来。噢，林德太太，求求您原谅我吧。如果您不接受我的道歉的话，将成为我终生的遗憾。噢，请您说原谅我吧，林德太太。”

安妮紧握双手，低下头，等待着林德太太的宣判。

林德太太错愕地看着她，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她愣了一会儿，像是在回顾安妮刚才说的话。

安妮的真诚是显而易见的，但玛瑞拉却敏锐地看出，安妮实际上陶醉于

这种声嘶力竭的忏悔所带来的快乐中。她所引以为傲的惩罚被安妮变成了一种快乐的表演的享受。

林德太太什么也看不出来，于是，所有的不满和愤恨立马勾销了。她把安妮拉起来，还安慰她道："我小的时候认识一个女孩，她的头发也这样的红，但是长大后，却变成了漂亮的纯金棕色。如果你的头发也变成纯金棕色，我一点儿都不会感到吃惊——一点儿都不会。"

安妮一听，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站了起来。"您让我看到了希望，我永远把您当大恩人看。噢，一想到长大后我的头发也会变成纯金棕色，还有什么不能忍受的？这样的话，做个好人就容易多了，是不是？现在我可以去您的花园吗？当您和玛瑞拉谈话的时候，我想坐在苹果树下的那张石凳上，可以吗？那里有让我展开想象的空间。"

得到同意，安妮出去了。林德太太感慨地说："她真古怪，但她身上有种让人着迷的气质，也难怪你们收下她。好了，我不再为你们难过了，她将来会有所作为的。当然，她说话的方式有些气势凌人；不过，她慢慢会改掉那些缺点的。另外，脾气急躁的孩子，也有一点儿好处，不狡猾、虚伪。总之，玛瑞拉，我还是有点儿喜欢她的。"

当拜访结束回家的时候，安妮捧着一束百合花得意地说："我做得是不是很棒？我想，既然必须道歉，那我不如像样地做一次。"

"是，你做得很像样儿！我希望你别再纵容自己做更多那样的道歉。我希望你学会克制，安妮。"玛瑞拉说。

"只要没人嘲弄我的长相，做到这一点就不成问题。"安妮叹了口气说，

“因为别的事嘲弄我，我都可以忍受，唯一不能嘲笑我的头发。你觉得我长大后，头发真的会变成漂亮的纯金棕色吗？”

“长相有那么重要吗，安妮？我恐怕你是个爱慕虚荣的小女孩。”

“我本就知道自己相貌不出众，怎么可能会爱慕虚荣呢？”安妮反问道，“我喜欢漂亮的东西，可我不喜欢在镜子里看到难看的东西。所以，我的外貌让我很伤心，因为它不够美丽。”

“行为美才是真漂亮。”玛瑞拉引用了一句名言。

“以前我听到过这样的话，但是我表示怀疑。”安妮说着嗅了嗅手中的百合花，“噢，这些花好香啊！林德太太把它们送给我，真是太感谢了。现在，我有点儿喜欢林德太太了。得到原谅和宽恕，使人有一种舒畅的感觉，是不是？看，天上的星星多么亮啊！如果可以住到星星上去，你会选择哪一颗？我喜欢悬在黑色山丘上方的那颗可爱的又亮又大的星星。”

“安妮，闭上你的嘴。”玛瑞拉说道，她的思维转换率比安妮慢了好几个等级，让她感觉分外得累。

安妮闭上嘴，静静地走着，直到她们走入自家的小路上，忽然，一阵微风拂面而过，带来沁人心脾的花草的芳香。不远处，一束明亮的灯光透过树林的间隙忽明忽暗地闪烁着，那是绿山墙厨房里的灯光。突然，安妮向玛瑞拉靠过来，将小手塞进老妇人粗糙的手掌心中。

“那儿就是自己的家，这种感觉真温暖。”她说，“我已经深深地爱上绿山墙农舍了，这里就是我的家。我以前从来没有过家的感觉，噢，玛瑞拉，我太幸福了。我现在就可以祈祷，这是发自内心的，一点儿都不难。”

玛瑞拉领着这只瘦瘦的小手，心头涌起一股别样的甜蜜的感觉，这应该就是她从未体验过的为人母的幸福感吧。这种别样的感觉让她有点儿不适应，她急忙抛出一条人生哲理，以使自己恢复平静的状态。

“如果你能成为一个好女孩，永远都会感到幸福，也就绝不会说不出祷告词了。”

“念祷告词是一回事，祈祷又是另外一回事，”安妮沉吟道，“但是，我要想象自己是吹过那些树梢的风，当我厌倦了那些树时，我就会想象自己轻柔地飘落到这片蕨草上，然后飞向林德太太的花园，让花翩翩起舞；然后我向那片三叶草绿地俯冲过去；接下来我要吹向‘闪光的小湖’，让它泛起涟漪，翻卷起小小的浪花。噢，关于风的想象多得数不胜数！所以从现在起，我不再说话了，玛瑞拉。”

“谢天谢地。”玛瑞拉如释重负地低声说道。



第三章

安妮的新生活

玛瑞拉忙活了好一段日子，给安妮亲手缝制了三条裙子。一条是用棕色的方格布做的，这种布非常结实耐穿；另一条是用黑白格的棉布做的；第三条是用质地很硬的印花布做的，上面染着难看的蓝色。每条款式都一样，裙摆、腰身、袖子没有任何装饰，而且，袖子非常紧。总之，是三条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裙子。

“它们不漂亮，但我可以想象着喜欢它们。”安妮认真地说。

“漂亮？那是虚荣心的表现，我不想纵容你。这些裙子虽然没什么装饰，但它们实用耐穿、朴素大方，今年夏天你就只有这三件衣服。有了这几条裙子，你就可以脱下孤儿院的这条棉绒裙子了，我觉得你应该心存感激才是。”

安妮恳求道：“现在流行的泡泡袖的裙子，如果能穿上一件这样的裙子，我会很激动的，玛瑞拉。”

“好了，把裙子挂到你的衣橱里，仔细点儿，然后坐下来学习一下主日学校的课程。我从贝尔先生那儿给你要了一本教会季刊，明天你要去主日学校听课。”说完，玛瑞拉很恼火地离开了。

“我真希望能有一条带泡泡袖的白色连衣裙。”她闷闷不乐地小声嘟哝着，“还好，我可以把其中的一件想象成是用雪白的薄纱布做的，缀着可爱的蕾丝花边，袖子蓬起来三处。”

第二天早上，玛瑞拉又犯了头疼病，就让安妮自己去找林德太太带她去主日学校，临行前不放心地对她好一通叮嘱：要规规矩矩的，要好好听讲。

于是，安妮穿着那条黑白格的裙子上路了。头上的小水手帽虽然也是新的，但没有任何装饰品，她就在路边采了一大捧的金凤花和绚丽的野玫瑰，把它们编成花环套在帽子上。这下，她心满意足迈着轻快的脚步去了林德太太家。可是，林德太太已经走了。

她很容易地就找到了教堂。在入口处，她看到了一群小女孩，她们穿着白色、蓝色和粉红色的衣服，几乎都精心打扮过一番。她们好奇地盯着打扮古怪的她。安妮的“事迹”早被传得沸沸扬扬，林德太太说她的脾气大得吓人；给马修做帮工的杰里·波特说，她整天要么就自言自语，要么就跟树、跟花说话。那群小女孩都盯着安妮看，然后用季刊挡着嘴互相嘀嘀咕咕的，没有人理睬安妮。过了一会儿，课前仪式结束了，安妮被安排到了罗杰森小姐的班。

罗杰森小姐授课死板，为人也非常严厉，把印在季刊上的问题一一拿来提问。安妮不喜欢罗杰森小姐，她还感觉自己非常不幸，别的女孩都有泡泡

袖的裙子，唯独她没有，真没意思！

在回来的路上，安妮把枯萎的花环扔掉了，所以，玛瑞拉不知道这件事。一进家门，玛瑞拉就问她主日学校怎么样。

"我一点儿都不喜欢。那儿真讨厌。"

"安妮·雪莉！"玛瑞拉训斥道。

"其实，我做得挺好，按你嘱咐的那些做的。只是贝尔先生念祷告词时，我走神了，因为太长了。正好我坐在靠窗口，我可以看到'闪光的小湖'，我就一直看着它，脑子里想着各种让人兴奋不已的事情。"

"你怎么能那么干呢？应该好好听贝尔先生讲话。"

"可他并不是在对我说话，"安妮申辩道，"他在跟上帝说话，而且似乎他自己也不特别感兴趣。我想他肯定是认为上帝离我们太远了，就不白费力气了。因此，我从窗口向外眺望，我看到那儿有一长排白桦树，连片的枝叶笼罩着湖面上空，阳光穿过它们洒在湖上，然后一直一直进入很深的水中。噢，玛瑞拉，那真是一个美丽的梦！我非常激动，连说了两三遍'谢谢你，上帝'。"

"希望没有大声说出来。"玛瑞拉忧虑地说。

"哦，没有，我小声说的。后来贝尔先生终于念完了，有人让我随罗杰森小姐的班级进了教室。我发现班上的另外九个女孩都穿着泡泡袖的衣服。我试着去想象自己的袖子也是蓬起来的，可是办不到。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想象起来很容易，但身边都是穿着这种袖子的衣服的人时，就变得很难了。"

“你不该在主日学校里总想着袖子问题，你应该专心听课。我希望你记着这一点儿。”

“是，我好好听了，回答了好几个问题呢。罗杰森小姐提了好多问题。为什么总是由她来提问呢？不公平！我有很多问题想问她，但是我不愿意问她，因为，我觉得她不是我的知音。主日学校下课后，我去听牧师布道。按你嘱咐的那样，我一动也不动地坐着，学的课文是《启示录》第三章的第二节和第三节。文章太长了，要是我是牧师，我会选一些精彩的片段。我想也许是为了和课文相呼应吧，牧师的布道也长极了。我感觉没意思透了，他的想象力真够贫乏的，我没怎么听。我让自己自由想象，想了很多令人兴奋的事。”

玛瑞拉觉得安妮的行为太出格，应该受到严厉的批评，但是，她说的又都是明摆着的事实，特别是有关牧师的布道和贝尔先生的祷告词，自己的心里也早有这样的想法，只是不能表露出来，所以，她无法指责安妮。她感到，原先那些隐秘的、不能表露出来的、带有批判精神的观点，被这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一一指出，突然就变得明朗、具体起来。

过了几天，玛瑞拉从林德太太那儿听说了安妮头戴花环的事。回到家后，她立即把安妮叫来加以训斥。

“你知道吗？人们都在议论这件有伤大雅的事。他们也都认为是我老糊涂了，居然同意你打扮成那样出门。”

安妮慌得哭了：“对不起！我以为插上鲜花，会让我的帽子变得很漂亮，

因为好多女孩插的是假花。”

一看她哭了，玛瑞拉心软了，连忙说：“我只是希望你同大多数女孩一样，不要总冒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好了，别哭了，我给你带来个好消息。戴安娜·巴里今天下午回来了。我准备去她家向巴里太太借个裙样。你愿意不愿意跟我一起去，顺便认识一下戴安娜？”

安妮忽地站了起来，双手激动地握在一起，脸上挂着泪珠都顾不上擦，更是忘了正叠着的餐巾，任由它滑落到地上。

“噢，玛瑞拉，这一刻终于来了，我一直渴望着，可是我却害怕了，如果她不喜欢我怎么办？！那将是我生命中无法忍受的失望。”

“好了！我想戴安娜会喜欢你的，但问题是巴里太太要喜欢你，否则没用。如果她听说你冲林德太太发那么大脾气，听说你帽子插满鲜花走进教堂，我真不知道她会怎么想。记住，你一定要有礼貌，讲规矩，别在她面前说那些让人吃惊的长篇大论。”

于是，她们出发了。当她们到达果园坡时，巴里太太热情地开了门。她是个黑眼睛、黑头发的高个儿女人，嘴部上的线条显得很刚毅。她以管教孩子严格而著称。

她们进了屋，正在沙发上看书的戴安娜立刻放下手中的书，站了起来。她脸色红润，也是一样的黑眼睛和黑头发，脸上喜悦的神情则是遗传父亲的。总之，她非常漂亮。

“这是我的女儿戴安娜。”巴里太太介绍说，“戴安娜，带安妮到花园玩玩，看看你的花。这比你老是看书弄坏了眼睛强。”

在花园的西边，落日的余晖将幽暗古老的冷杉树镀了一层金，安妮和戴安娜停下来，隔着一丛绚烂的卷丹花羞怯地互相望着。

花园里到处都是盛开着的鲜花，如果安妮不是为能否拥有这个知心朋友而忧心忡忡，她早就心花怒放了。巨大的老柳树和参天的冷杉树将整个花园环抱起来，它们的脚下生长着些喜阴的花。有两条交会成直角的整洁的小路，横穿花园，小路用蛤壳整齐地嵌了边儿。花园中间有一个苗圃，栽种着各式各样的花，有牡丹、芍药、水仙和香甜带刺的苏格兰玫瑰；有粉红、蓝色和白色的耧斗花，丁香紫的大贝花；一丛丛的南方木、缎带草和薄荷；紫色的狗牙花，黄水仙，三叶草等，有的安妮都叫不上名来。空气中弥漫着花香，耳朵里响着蜜蜂的嗡嗡声，实在让人陶醉。

这时，安妮终于忍不住先开口了，她紧张地将双手绞在一起，低语道："哦，你可以做我的知心朋友吗？"

戴安娜愉快地回答："当然！听说你在绿山墙农舍住下，我真是太高兴了。有人一起玩多快乐呀。要知道，我也没有朋友。"

"你愿意发誓永远永远做我的朋友吗？"安妮急切地问。

戴安娜吃惊地看着安妮。

"发誓是非常邪恶的。"她责怪道。

"不，说的不是我这个。你知道，有两种发誓。"

"我只听过一种。"戴安娜迷惑不解地说。

"真的还有另外一种。噢，它一点儿也不恶毒。它的意思只不过是做出郑重的誓言和承诺。"

“嗯，那倒是可以的。”戴安娜松了一口气，同意了。“怎么发誓呢？”

“我们必须手拉手——这样，”安妮严肃地说，“应该在流逝的水面上发誓。我们就把这条小路想象成奔流不息的小河吧。我先念誓词。我郑重地发誓，我会忠实于我的知心朋友，戴安娜，海枯石烂不变心。好了，现在该你说了，把你的名字换成我的。”

戴安娜在笑声里完成了“誓言”。然后，她说：“安妮，你真是个特别的女孩。但是，我相信我会非常喜欢你的。”

玛瑞拉和安妮回家时，戴安娜一直跟着她们走到了木桥边，两个小女孩互相挎着对方的胳膊。在小溪边告别时，她们依依不舍反复约定，第二天下午一起玩。

“哎，你觉得戴安娜会成为你的好朋友吗？”玛瑞拉问道。

“噢，是的。”安妮快乐地深吸了一口气，丝毫没听出玛瑞拉话中的讽刺意味。“噢，玛瑞拉，此刻我是爱德华岛王子上最幸福的女孩。我向你保证，今晚我一定要以无比虔诚的心做祷告。明天我和戴安娜要在威廉·贝尔先生的桦树林里搭一间游戏房。那些碎瓷片可以给我用吗？戴安娜的生日是二月，我是三月。多么奇妙的巧合呀！戴安娜说要借给我一本非常精彩、动人心魄的书看。你不觉得戴安娜长着一双饱含深情的眼睛吗？我希望自己也有一双那样的眼睛。戴安娜打算教我唱一首歌，名叫《榛树山谷中的内莉》。她会给我一幅非常漂亮的画，画的是一位身着浅蓝色丝绸裙的美丽女郎，我要把它挂到墙上。我希望自己也能有东西给戴安娜。我们一致赞同称流过木桥下的那条山泉为‘森林女神的水泡’。这名字难道不优美



吗？我曾经读过一篇关于山泉的故事，它就是叫这个名字。我想，森林女神是长大了的仙女吧。”

“好了，我所希望的是你别自己讲个没完没了，把戴安娜烦死。”玛瑞拉说，“安妮你要记住，这些计划不能影响你做事。你不能把所有的，或者大部分时间花在玩上，你还有事要做，你得首先把它们干完才能玩。”

安妮的心里满满的都是喜悦，而马修又给了她一份礼物，让她觉得她是世界上最最幸福的人。原来，马修在卡莫迪商店给她买了一包巧克力糖。当他羞答答地从口袋里掏出来递给安妮时，又用可怜巴巴的眼神看着玛瑞拉，请求她的宽恕。

玛瑞拉不满地哼了一声：“糖对牙齿和胃没好处，应该买些薄荷糖，这种糖有益于健康。别一下子全吃了，肚子会不舒服的。”

安妮热切地说：“今晚我就吃一块儿，玛瑞拉。我分一半给戴安娜，可以吗？如果分她一半，那剩下的一半将会加倍的甜。一想到有东西给她，我真的太高兴了。”

等安妮上了楼，玛瑞拉欣慰地想，“她不吝啬，这点让我喜欢。吝啬是小孩子所有的毛病中最让我讨厌的。天哪，她才来了三个星期，却好像是一直住在这儿似的。我无法想象，这里没她会是什么样。好了，别露出那种‘我早就告诉过你’的神态来。现在，我心甘情愿地承认我很高兴收养了她，而且开始喜欢她了。”

这是八月里的一个下午，屋外的一切都在骄阳的炙烤下昏昏欲睡。而安

妮刚和戴安娜在外面玩，都过了玛瑞拉规定的时间半个小时了，还没回来做针线活儿。玛瑞拉忍不住走到屋外，她看到安妮一回来又坐到木料堆上和马修兴奋地说个没完——她应该知道这会儿该干活儿了。而马修则面带微笑静静地听着，像个傻瓜一样。“我还从未见过像他这样冲昏了头的男人。她说得越多、越离奇，他越透着高兴。”玛瑞拉很恼火，“安妮·雪莉，立刻给我回来，听见没有！”

安妮听话地立即从院子里飞奔了回来，两眼闪着兴奋的光，双颊绯红，头发披散着垂在脑后。她一进门就气喘吁吁地公布了一个对她来说是惊人的消息，“玛瑞拉，主日学校组织去野餐！在哈蒙·安德鲁先生家的牧场，紧靠着‘闪光的小湖’。贝尔先生的太太和林德太太将做冰激凌。想想，是冰激凌啊！噢，玛瑞拉，我能去吗？”

“对各种诱惑你要有自制力。要你什么时间回来，就是那个时间，而不是半个小时以后。野餐，你当然可以去。我会烤一篮子吃的给你带上的。”

安妮开心地扑进玛瑞拉的怀里，热烈地亲吻着她那苍老暗黄的双颊。玛瑞拉此生第一次有个孩子用稚嫩的嘴唇由衷地亲吻她，那种令她眩晕的甜蜜感觉再一次袭上她的心头。她内心是喜欢这种亲昵举动的，但是不善表达的她却生硬地说：

“好了，好了，赶快严格地按照我的吩咐去做吧。至于烹饪，我是想教你的，但是，我一直在等着你能静下心来，变得稳重一些。因为，你必须得把注意力放在烹饪这件事上，绝不能做到半截儿停下来，让你的想法自由驰骋。好了，赶紧缝碎布头吧，到喝下午茶之前得缝好一块。”

“我不喜欢缝碎布头。”安妮发愁地说，但是，她还是拿出针线篮，叹着气坐到那堆红红白白的布头跟前，“我觉得有些针线活儿是很有成就感的；但是缝碎布头一点儿都不好，一片接着一片缝，好像永无尽头。当然，我宁愿做绿山墙缝碎布头的安妮，也不愿做其他地方整天只知玩耍的安妮……”她一打开话匣子就说个没完没了。

“安妮，你整整说了十分钟，”玛瑞拉说，“我很好奇不知你能闭嘴十分钟吗？”

安妮听话地闭上了嘴。但是，在剩下来的几天里，她天天都在说野餐，想野餐，梦野餐。星期六那天下雨了，她焦虑不安，生怕这场雨会一直下到星期三。为了稳定她的情绪，玛瑞拉又让她拼缝了一堆碎布头。

星期天，牧师正式宣布了有关野餐的事情，安妮兴奋得禁不住浑身颤抖。一路上，她跟玛瑞拉说个不停。

回家以后，玛瑞拉摘下紫水晶胸针准备去做饭。这枚胸针是她最珍贵的财产，是做水手的叔叔送给她母亲的，后来母亲又传给了她。胸针是椭圆形的，里面装着她母亲的一缕头发，头发周围镶嵌了一圈质地上乘的紫水晶。她只有去教堂时才会戴上它。

安妮被这枚胸针迷住了，羡慕不已。“可以让我拿着胸针看上一分钟吗？你觉得紫水晶会不会是高贵的紫罗兰变成的精灵？”



第四章

安妮受委屈

野餐前的星期一晚上，玛瑞拉发现她的紫水晶胸针不见了。

安妮说她曾试戴了一下，但没有拿走。玛瑞拉非常生气，严厉地说："你不该随便进入我的房间，你更不该去碰不属于你的东西。"她一口咬定是安妮拿走了，而安妮无论如何也不承认。

玛瑞拉坚信安妮在说谎，她严厉地说："回你房间去，待在那儿直到你愿意说出真相为止。"

整个晚上，玛瑞拉都在四处寻找胸针，然而就像大海捞针一样无处寻觅它。而安妮也始终不改口，玛瑞拉更加坚信就是她给弄没了。

第二天早上，玛瑞拉把这件事告诉了马修。马修变得不知所措起来，他无法相信安妮真的干了这件事，可是他又不得不承认，事情似乎是明摆着的。

"你肯定都找遍了吗？"他能提出的只有这么个建议。

玛瑞拉无比肯定地答道："就是那孩子拿走的，她还说谎不承认。马修，这是一件丑事，我们得认真对待。"

到了晚上，玛瑞拉又来到东山墙，安妮还是不承认。玛瑞拉临走时狠心地说："不坦白，你就哪儿也不能去，安妮。"

星期三的早上，天气晴朗，一切都那么美好，好像专门为野餐准备的似的。小鸟在树梢上、草地上鸣唱着；白百合散发出的阵阵醉人的芳香弥漫在绿山墙农舍里。山谷间的白桦，轻轻摇曳着枝杈，仿佛在呼唤着安妮。此时，安妮正笔直地坐在床上，她脸色苍白但透着坚毅，嘴巴紧闭，目光炯炯有神。

当玛瑞拉进来送早餐时，安妮说："我准备坦白。"

玛瑞拉再一次感到她的惩罚奏效了，但是，她丝毫没有感到高兴。安妮坦白道："胸针是我拿走的，它实在太漂亮了，我难以抵制它的诱惑，就把它带到了'悠闲的旷野'。玩完以后，在把它带回家的路上，路过'闪光的小湖'上那座小桥时，我禁不住又拿出来欣赏。噢，它在阳光下闪烁着绚丽的光芒！可是，它竟然从我的手指尖滑落，永远地沉入了'闪光的小湖'。"

看着她平静地叙述整个事情，没有丝毫的内疚和后悔，玛瑞拉怒火中烧，但她竭力用平和的语气对安妮说话。

"安妮，我没见过像你这么坏的女孩子。今天你休想去野餐，对你所做的一切，这个惩罚算轻的！"

安妮噌地站了起来，抓住玛瑞拉的手哀求道："你答应过我坦白了就可以去的。求求你，让我去吧！我还从没尝过冰激凌，说不准以后再也没机会了！"

玛瑞拉冷冷地甩开了安妮的手。安妮意识到没希望了，她尖叫一声，扑到床上，号啕大哭起来。

玛瑞拉心情复杂地离开了东山墙。整个上午她都拼命地干活，以此来填充这沉闷的时光。午饭做好后，他们三人谁都没心情吃饭。

马修为安妮求情道："她一心一意地想去野餐，你不让她去，是不是太残酷了？"

"马修·卡思伯特，这个处罚对她来说已经是很轻的了。而她一直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多恶劣——这最让我担心。如果她有后悔的表示，情况还不那么糟。你好像也没意识到这一点，总为她找借口。"

午饭后，玛瑞拉忽然想起，她的一条带蕾丝边的黑色披巾，有个小裂口。她得去把它补补。当她从箱子里把披巾拎出来时，一道耀眼的紫光晃到了她的眼睛，是那紫水晶胸针！它的别针挂在了一段蕾丝花边上！玛瑞拉又惊又喜地一把将它抓在手里。她想起来了，肯定是星期一她脱下披巾时，将梳妆台上的胸针挂掉了！

玛瑞拉拿着胸针去了东山墙。安妮刚哭完一场，正痛苦万分地坐在窗边。玛瑞拉真诚地向安妮道了歉。

"安妮，我真的错了，我不该怀疑你。当然，你做得也不对，既然没拿为什么承认呢——这么做是非常错误的。不过，这是我逼你做的。所以，如果你能原谅我的话，安妮，我也原谅你，咱俩和好吧。现在，你收拾一下，我会驾着马车送你到野餐的地方去的！"

安妮高兴得一蹦老高。她欢叫着奔向脸盆架，"五分钟前我还那么痛苦不

堪，甚至希望自己没生到这世上，而现在，就算让我去当天使，我也不干！”

那天晚上，安妮兴高采烈地回到了绿山墙农舍，意犹未尽地跟玛瑞拉讲个不停。

“嘿，玛瑞拉，我今天过得非常美满。“美满”是我今天新学的词。我们吃了丰盛的茶点，然后，我们在‘闪光的小湖’上划船。简·安德鲁斯差点儿掉进水里去。她探出身子想去摘睡莲，幸好安德鲁先生在紧要关头抓住了她的腰带，要不她就真的掉到水里了，说不准还会被淹死呢。我真希望那是我。差点儿淹死是多么惊心动魄的一次经历呀，向别人讲起来多么有震撼力。后来，我们吃了冰激凌。我没法用语言来形容那个冰激凌。玛瑞拉，我敢说，那真是个绝妙的东西。”

等安妮上楼睡觉去了，玛瑞拉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马修。

“我承认是我错了，”她说，“不过我会吸取教训的。安妮在某些方面让人难以理解，可是，我相信她将来会有出息的。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只要她在，哪一家都不会乏味沉闷。”

九月一日，安妮上学了。她和戴安娜选择了一条非常具有浪漫色彩、美丽的小路去上学。她们沿着“情人的小径”、“柳池”、“紫罗兰谷”和“白桦小道”走，最后走下山谷。当小路和公路会合时，再爬上一小段长着冷杉的小山丘，就到学校了。

校舍被刷成了白色，屋檐低低的，窗户宽大明亮，课桌是老式样的，舒适牢固，可开可关。桌面上被学生们刻满了字母以及各种难懂的符号。学校

的后面是一片幽暗的冷杉林和一条清澈的小溪。孩子们到校后会将牛奶瓶放进小溪里，以保证中午喝的时候牛奶依旧鲜美和凉爽。

当玛瑞拉送安妮上了学就开始忧心忡忡起来。她担心，安妮这么古怪有特点的孩子能和其他孩子融洽地相处吗？上课的时候，她会管得住自己的嘴巴吗？

然而，结果比玛瑞拉想象的要好。那天晚上，安妮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家。

“我会喜欢上这儿的学校的。”她说，“我和戴安娜坐在一起。我们的座位就靠着窗户，可以看到‘闪光的小湖’。学校里很多女孩都不错，吃午饭的时候，我们一起玩得可开心了。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戴安娜，永远都是。我崇拜戴安娜。我的功课落得挺多的，他们学到第五册了，我只学到第四册。这对我来说真是一种耻辱。可是，我有很强的想象力，他们谁都不行，这一点我很快就发现了。今天，我们上了阅读、地理、加拿大历史和听写课。我们的老师菲利普斯先生说我的拼写是个大问题，他把我的石板高高举起，让每个人都能看见我错得一塌糊涂的拼写。我觉得丢尽了颜面，玛瑞拉；我觉得他应该对新来的人客气些。蒂莉·博尔特把她用珠子穿成的戒指借给我戴。我可以从旧针插上拆下几颗珠子做一枚戒指吗？噢，玛瑞拉，简·安德鲁斯告诉我，明妮·麦克弗森说她听见普丽西·安德鲁斯告诉萨拉·吉利斯，我的鼻子非常漂亮。玛瑞拉，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赞美的话，我有点儿不太相信。玛瑞拉，我的鼻子真的很漂亮吗？我相信你说的话。”

“还不错。”玛瑞拉回答得很简短。但她心里却给安妮的鼻子打了百分，只是她不打算这么对她说。

三个星期很顺利地过去了，这天早上，戴安娜告诉安妮，吉尔伯特·布莱恩今天会来上学。“他整个夏天都在新不伦瑞克省的表哥家，星期六晚上刚回来。他长得非常英俊，安妮。他常常挖苦嘲笑女孩子们，而且不留情面。从今以后，吉尔伯特将是你的竞争对手了。他一直是班上的尖子。”戴安娜说。

“我很高兴接受挑战。”安妮急忙说道。“昨天我在家里练习拼写‘沸腾’。乔西·派伊领先，是因为她偷看课本。”

“派伊家的那些女孩都不老实。”戴安娜气愤地说。

当她们在教室里坐下后，戴安娜悄声对安妮说：“过道旁边跟你一排的那个男生就是吉尔伯特，安妮。他是不是很英俊？”

安妮往旁边看去，这个叫吉尔伯特·布莱思的男孩身材比较高，一头褐色的卷发，眼神露出淘气的神态。此时，他正用一枚大头针将前面鲁比·吉利斯的辫子悄悄地钉在她座位的靠背上。当鲁比·吉利斯突然站起来回答问题时，她疼得一声尖叫，又跌回座位上。大家都吓一跳，菲利普斯先生严厉地盯着她，鲁比吓哭了。吉尔伯特却迅速地把大头针藏好，装出全世界最认真的态度在学习。等骚动平息后，他侧头看着安妮，眨了眨眼睛，一副恶作剧的表情。

安妮不以为然地对戴安娜说：“他确实帅，但是，我觉得他太冒失了。对一个陌生女孩眨眼睛是不礼貌的。”

到了下午，玛瑞拉一直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当时，菲利普斯先生正给准备考女王专科学校的普丽西·安德鲁斯讲解

一道代数题，其余的学生就开始闹哄哄的，不守纪律了。而吉尔伯特·布莱思一直试图让安妮看自己，可是，此时的安妮不仅完全忘记了吉尔伯特的存在，也忘记了其他人，甚至忘记自己在哪儿。她双手托着下巴，眼神从敞开的窗户一直飞到"闪光的小湖"上，望着波光粼粼的湖面，她的心遨游在幻想的世界里，除了头脑中的奇异幻境，她对什么都听而不闻、视而不见。

吉尔伯特这番煞费苦心失败了，他有点儿不甘心，就走过来一把抓起安妮的辫梢，尖着嗓子低声说："红毛！红毛！"

安妮绚丽多姿的幻象完全被击碎了，她倏地扭过头，愤怒地瞪着吉尔伯特，眼睛中的怒火很快又被同样愤怒的泪水所扑灭了。

"你说什么，你这讨厌的家伙！"她激动地喊道，"你好大的胆子！"说着，啪的一声！安妮拿起石板照着吉尔伯特的头上打去，石板给打裂了一道长缝。

这下，阿冯利学校的孩子们炸了窝。菲利普斯先生怒气冲冲地走过来，将手重重地放在安妮的肩上。"安妮·雪莉，这是怎么回事？"他生气地问。

指望安妮回答是不可能的，倒是吉尔伯特勇敢地大声说："是我的错，菲利普斯先生。是我先招惹她的。"

但是，菲利普斯先生根本不听吉尔伯特说的。

"看到我的学生表现出这么坏的脾气和报复心理，我很遗憾。"他严肃地说道，语气中透着做了他的学生必须十全十美，"安妮，站到黑板前的讲台上去，下午剩下来的时间你得一直站在那儿。"

安妮那颗敏感的心像被鞭打了似的疼得发抖，小脸苍白得可怕，但她还

是遵从了老师的命令。菲利普斯先生又用粉笔在黑板上写道："安妮·雪莉的脾气非常坏。安妮·雪莉必须学会克制自己的脾气。"他还大声念了一遍，这样就连不识字的低年级学生也能明白它的意思了。

安妮一直站在那儿，她没有哭，也没有低头。她心中熊熊燃烧的怒火，给了她承受了种种屈辱的力量。面对戴安娜同情的注视，查理·斯隆愤愤不平地点头和乔西·派伊不怀好意的微笑，她统统用愤恨的目光和气得通红的面颊回应。至于吉尔伯特·布莱思，她看都不看他。她永远都不会再看他一眼！也永远都不会再和他说话！

放学的时候，吉尔伯特·布莱思在走廊里拦住安妮向她道歉，安妮根本不听，轻蔑地向前走去，都没看他一眼。让戴安娜实在佩服，因为换了她是绝对抵挡不住吉尔伯特的请求的。

"我永远也不会原谅吉尔伯特，"安妮坚定地说道，"而且菲利普斯先生拼我的名字时没有加E。这让我的心都碎了，戴安娜。"

"你千万别太在意。"她安慰着说道，"唉，他挖苦所有的女孩。因为我的头发太黑，他叫我十多次乌鸦了，而且，据我所知他从没向别人道过歉。"

"被叫作乌鸦和被叫作红毛区别很大，"安妮态度庄重地说道，"反正吉尔伯特·布莱思极其残酷地伤害了我的感情，戴安娜。"

祸不单行，第二天又发生了一件事。

中午休息时间，学生们经常跑去贝尔先生家的云杉林捡有甜味的胶树果吃，林子就在他家牧场后的小山上。在那儿，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埃本·赖特先生家的房子，菲利普斯先生就在那里搭伙吃饭。只要他一出来，学生们



就立刻往学校跑；可是这段路程要比老师的长三倍多，所以等他们气喘吁吁地赶到学校时，老师都等三分钟了。

第二天，菲利普斯先生午饭前忽然心血来潮地宣布，他希望回来时能看到所有学生都在自己位子上坐着。谁迟到，罚谁。

可是，所有孩子都禁不住诱惑还是去了云杉林，想着只待一小会儿，捡点儿就回去。可是，云杉林太有魅力、太让人着迷，渐渐地就忘乎所以了，等到爬到一棵古老云杉树顶上的吉米·格洛弗高喊"老师来了"的时候，站在地上的女孩子们立刻拔脚狂奔，终于踩着点进了教室。可男孩子们得先从树上溜下来，所以就迟了一步，而安妮虽然没捡胶树果，却成了所有人中最迟的一个。因为，她走远了，神游在齐腰深的蕨草丛中，轻声哼着歌儿，头发上还戴了一个用米百合编成的花环，仿佛是幽暗树林中的一位女神。等听到呼声，她立刻跑得像小鹿那么快，她竟然在门口赶上了男孩子们，夹在他们中间溜进了教室，而菲利普斯正好在挂他的帽子。

其实，菲利普斯先生说归说做归做，他嫌惩罚十几个学生麻烦，但是不采取点儿举动又对尊严说不过去，所以，他环顾四周，想找只替罪羊，结果他看中了安妮。安妮一屁股坐了下来，正喘着粗气，那只花环正歪戴在她的一只耳朵上，让她看起来显得特别浪荡散漫。

菲利普斯先生挖苦道："安妮·雪莉，既然你好像很喜欢和男孩子们在一起，那么今天下午你和吉尔伯特·布莱思坐到一起去。"

男孩们偷偷地坏笑起来。戴安娜吓得脸色煞白，同情地为她把花环取下来，紧紧握了一下她的手。安妮像变成了石头人似的，愣愣地盯着老师。

“你听见我的话了吗，安妮？”菲利普斯先生厉声问道。

安妮不相信老师说的是真的，而菲利普斯先生的态度是不容置疑的嘲讽，“我是认真的。”

当安妮意识到任何反驳都没有意义时，她高傲地大步走过去在吉尔伯特身边坐了下来，然后将一张煞白的脸埋在臂弯中趴在了桌上。

安妮觉得一切都完了。十多个同学唯独她被挑出来接受惩罚，跟一个男孩坐到一起多么丢脸，而那个男孩偏偏是吉尔伯特·布莱思，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安妮感觉被击垮了，羞耻、愤怒和屈辱浸透了她的全身。

安妮整个下午都趴在桌子上，把头埋在臂弯里。吉尔伯特趁没人注意，拿出一块粉红色的心形糖，上面还有一行烫金的字：“你很可爱”，将它偷偷塞在了安妮的胳膊底下。可是，安妮小心翼翼地捏起那块糖，将它扔到了地上，用脚后跟踩得粉碎，然后继续趴在桌上，对吉尔伯特根本不屑一顾。

放学了，安妮大步走回自己的课桌，示威似的把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拿了出来，书、写字板、笔、墨水、《圣经》和算术课本，整齐地将它们堆在那块裂了缝的石板上，带出了教室。

“我再也不回学校了。”安妮和戴安娜上了大路以后，她大声说道。

戴安娜一听这话倒吸了口凉气，“玛瑞拉会让你待在家里吗？”她问。

“她必须得同意，”安妮说，“我再也不回学校去见那个人了。”

戴安娜都要哭了，使劲央求她都不回心转意。当她把这个决定告诉了玛瑞拉时，遭到了玛瑞拉的否决。可安妮明确而严肃地说：“我绝不再回学校。”

玛瑞拉不得不去求助林德太太了。林德太太亲切地说道：“下午孩子们放

学路过我这儿时，已经告诉我了。如果是我，我会迁就她的。我相信是菲利普斯先生的错。当然，不能对孩子们这么说，他昨天对安妮大发脾气进行惩罚是正确的。可是今天，所有迟到的人都应该受到惩罚，而且我认为，让女孩和男孩坐在一起不是什么好的惩罚办法。这太过分了。”

“那么，你真的认为我最好还是让她待在家里咯？”玛瑞拉惊讶地问。

“是的。放心吧，玛瑞拉，不到一个星期她就会冷静下来，主动要求回学校的，就是这样。可是，如果你逼她非回学校不可，天知道她会做出什么事来！这样麻烦就大了。照我看，几天不去上学也不会有多大的损失。”

玛瑞拉采纳了林德太太的建议，没有再对安妮提上学的事。她在家里自学，做家务，等戴安娜放学回来两人依旧一同玩耍。但是，当她在路上碰到吉尔伯特·布莱思，或是在主日学校里碰见时，她都用一种冷冷的鄙夷的神情从吉尔伯特身边走过。吉尔伯特总想求得安妮的谅解，却被安妮一再地拒绝，就连戴安娜从中调解也无济于事。很显然，安妮已下定决心要恨吉尔伯特·布莱思一辈子了。



第五章

戴安娜离开的日子

一进入十月，阿冯利就变成了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绿山墙农舍更是如此，白桦变成了金黄色，枫树是深红色的，那些安妮爱不够的花草，在十月的阳光中异彩纷呈。

一个美丽的星期六，玛瑞拉要去卡莫迪参加一个资助小组的会议，她告诉安妮如果天黑前她没回来，就让安妮给马修和杰瑞准备晚饭，还要泡好茶。另外，如果安妮头脑清醒的话还可以请戴安娜来喝下午茶。“你可以吃小黄瓦罐里的樱桃酱，切一点儿水果蛋糕，再来一些饼干和脆饼。还有半瓶木莓酒，我放在起居室壁橱的第二格，下午时你们俩可以喝。”

安妮一听，激动极了，立刻飞奔着跑向果园坡，去请戴安娜来喝茶。结果，在玛瑞拉刚刚驾车离开的时候，戴安娜就到了。她穿着非常漂亮的裙子，只比最好的那套差一点点，脸上的神情也是一副受邀赴茶会应有的表

情。平时，她是直接跑进厨房的，现在，她煞有介事地敲了敲前门。而安妮，也穿着她第二好看的那套裙子，同样煞有介事地打开了门。两个小女孩严肃地握了握手，就好像她们是初次见面似的。戴安娜被领进东山墙摘下帽子，然后在起居室坐下来，她俩像大人似的一本正经地寒暄起来。

她们问候了各自的长辈、今年的收成如何，等等。突然，安妮跳了起来，把应表现出的高贵、从容都忘了，拉着戴安娜跑到果园里去摘苹果。

果园里，沉甸甸的果实把大树枝都压弯了，垂到地面上。她们找了个长满青草的角落坐下来，青草依旧是绿绿的，坐在上面厚厚的软软的很舒服。秋日的暖阳照在身上，她们感觉很惬意。她们一边吃着苹果，一边欢快地交谈着。戴安娜讲了一大堆学校里的事。她和格蒂·派伊坐在了一起，格蒂总是把铅笔弄得吱吱乱响，这让她烦透了。鲁比·吉利斯有一块魔法鹅卵石，是住在小溪边的老玛丽·乔给她的。她用这块鹅卵石驱走了身上全部的疣子，这绝对是真的。你只要用它摩擦疣子，然后在一个新月之夜，把它从你的左肩上扔出去，疣子就会全部消失……每个人都非常想念安妮，希望她还能回到学校去；而吉尔伯特·布莱思……但是安妮不想听关于他的事，立即跳了起来，打断谈话，带着戴安娜回去吃茶点了。

当安妮去拿木莓甜酒时，在橱柜的第二层没找到，却在最上面一层找到了。安妮把它放到托盘上，连同一只高脚杯，一块放到了桌子上。

安妮因为吃了很多苹果，肚子里什么也装不下了。于是，戴安娜给自己倒了一杯酒，觉得很好喝，就连喝了两杯，在安妮的劝说下，又喝了第三杯。

“玛瑞拉酿的木莓甜酒在阿冯利比较有名。”安妮真心地说，“她的烹饪手

艺也很出名。我正在跟她学烧菜，老实说，很难。上次我做蛋糕的时候，竟忘了放面粉。当时，我正在想关于你和我的一个凄美故事。我想象你得了天花，病得奄奄一息，大家都不想管你了，但是我勇敢地担负起照顾你的责任，让你恢复了健康，而我却不幸染上天花死了。你在我墓前种了一株玫瑰树，每天你用泪水浇灌它，而你一直都没有忘记我——这个年轻时为你付出生命的朋友。哦，戴安娜，这是个多么凄美动人的故事啊，我做蛋糕的时候，沉浸在故事当中，泪如雨下，于是，我忘了加面粉，可想而知多么失败。玛瑞拉很恼火，我知道给她添了好多麻烦……哎呀，戴安娜，怎么啦？”

安妮正唠唠叨叨地说着，戴安娜却出了问题，双手捂住脑袋，站都站不稳了，口齿不清地说：“我——我难受极了，我——我得马上回家。”

安妮陪着走起路来跌跌撞撞的戴安娜回了家。她很失望，因为她们还没开始喝下午茶呢，于是，她一路哭着跑回了绿山墙农舍。

第二天是星期天，一整天倾盆大雨，安妮没有出门。星期一下午，玛瑞拉叫她去林德太太家办一件事。没多大会儿的工夫，安妮便哭着沿小路飞奔回来。她冲进厨房，扑倒在沙发上号啕大哭。

经过玛瑞拉严厉地询问，安妮才呜呜咽咽地说巴里太太指责她把戴安娜灌醉了，说她是个坏透了的女孩，永远不许戴安娜和她玩了。

玛瑞拉乍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好一会儿才问：“你把戴安娜灌醉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到底给她喝了什么？”

“就是木莓甜酒！”安妮抽泣着说，“我根本不知道木莓甜酒也能醉人，即便喝三大杯，也不会醉倒。噢，我不是有意的。”

玛瑞拉一听赶紧走到起居室的食品柜那儿，发现那瓶是葡萄酒，她用来治病的。她猛地想起那瓶木莓甜酒被她放到地窖里去了。这真的不能怪安妮，她不知道这两种酒的区别。

安妮说："我认准了它就是甜酒呢。巴里太太告诉林德太太说，戴安娜醉得不像样子，跟她说话，她只会傻笑，然后倒头就睡，睡了好几个小时。后来她母亲闻出了她嘴里呼出的酒气。昨天一整天她都头疼得厉害。巴里太太气极了，一口认定我是故意灌醉戴安娜的。我的心都碎了。命运总是和我过不去，玛瑞拉。戴安娜和我永远都不能一起玩了。当初我们发誓永远都做知心朋友时，根本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于是，玛瑞拉决定去趟果园坡帮安妮向巴里太太解释一下。没多大会儿，玛瑞拉就脸色铁青地回来了。"巴里太太真不讲理。她根本不相信。反而一再指责我不该酿葡萄酒。我明确地告诉她，葡萄酒哪有一下子喝三大杯的道理的？要是我教养出来的孩子那么贪嘴，我会狠狠地揍她一顿，让她清醒清醒。"

安妮更伤心了，她愣愣地站在走廊里。过了一会儿，安妮带着一颗坚定的心，迈着沉着的步子去了果园坡。当巴里太太打开门看到这个嘴唇苍白、目光中满是哀求的孩子时，她阴沉着脸，傲慢地听着安妮发自内心的哀求解释。听完，她丝毫不为所动，反而无情地说道："我觉得你不适合与戴安娜交往。你最好还是回家好好检讨一下自己的行为吧。"

安妮绝望而又平静地回到了绿山墙农舍。

"我最后的希望也落空了。"她对玛瑞拉说，"我刚才去了巴里太太的家，

她对我非常无礼。我认为除了祷告，没有别的办法了，可我对祷告也不抱多大希望，因为，我想上帝对巴里太太这样顽固的人也不会有什么好办法的。”

安妮哭着上楼去东山墙睡觉了。等她睡着，玛瑞拉带着一副异乎寻常的温情悄悄地去看了看她。

“可怜的小人儿。”玛瑞拉低声咕哝着，将一缕头发从孩子沾满泪痕的小脸上移开。接着，她弯下腰吻了吻那张绯红的小脸蛋儿。

第二天下午，戴安娜来找安妮告别了。

“妈妈说我再也不能和你一起玩了。我拼命地哭，我告诉她那不是你的错，但是一点儿用也没有。我和她磨了好长时间，她才同意让我出来和你道别。她规定我只能待十分钟，她会看着表计算时间的。”

她俩都抹起了眼泪。安妮抽泣着说，“噢，戴安娜，您能保证永远都不会忘记您这个年轻时的朋友，即便是将来遇到了其他亲密的朋友吗？”

“我绝对可以保证，”戴安娜抹着眼泪说，“而我也不会再有另一个知心朋友了——我不想要。我不能像爱你似的再爱任何一个人了。”

“我也将永远爱您，戴安娜，”安妮伸开手严肃地说道，“在今后的岁月里，这些回忆将照亮我孤独的生命，我俩最后一起读的那篇故事就是这么说的。戴安娜，您可以给我一缕您的乌黑的头发作为我永远的珍藏吗？”

于是，安妮神情严肃地剪下了戴安娜的一缕头发。“祝您一切都好，我挚爱的朋友。从此往后我们就要变得像陌生人一样了，尽管我们离得很近。而我的心将永远忠诚于您。”

安妮站在那儿目送着戴安娜离去的身影，戴安娜依依不舍地频频回头望她，每次她回头，安妮都悲伤地向她挥手，直至戴安娜消失在视线中。然后，她才返回家中，这极具浪漫色彩的离别让她的心沉甸甸的。

“一切都结束了，”她对玛瑞拉说，“我再也不会有另一个朋友了。现在的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糟糕，因为我既没有卡蒂·莫里斯，也没有维奥莱特了。而且，就算有，也和从前大不一样了，虚幻中的小姑娘怎么也不能跟现实中的朋友比。戴安娜和我非常伤感地互道珍重，然后洒泪分别了，这将永远成为我记忆中最神圣的一幕。我把我能想到的最伤感的语言都用上了，还用了‘您’。‘您’比‘你’显得浪漫多了。戴安娜送了我一缕她的头发，我要把它缝进一只小口袋里，永远都挂在我的脖子上。也许我活不了多久了，请你务必把它和我葬在一起。当巴里太太看到我死了，僵冷地躺在她面前时，也许她会感到对不起我，然后会让戴安娜来参加我的葬礼。”

又过了几天，安妮下楼来了，胳膊肘上挎着她装书的篮子，嘴角抿着，一副坚定的神情。“我准备去上学了，我会争取做个模范学生的。”她宣布道。

当安妮再次回到学校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大家都非常想念她，因为游戏时缺少了她的想象、歌唱时没有她的声音，还有朗读课本时缺少她的表演，所有这一切都显得那么呆板无趣。

那天午饭后回到座位上时，安妮赫然发现自己的课桌上摆了一只诱人的大“草莓苹果”。她拿起来刚要咬时，突然想起来在阿冯利产草莓苹果的只有一家，是“闪光的小湖”对岸的老布莱思家的果园。安妮像被烫了一下似的立刻放下了苹果，还夸张地用手绢擦了擦手。苹果静静地躺在桌上，一直

没人动它，直到第二天早上，给学校扫地生火的小蒂莫西·安德鲁斯拿去把它吃了。

可是，戴安娜对于她的回归，既没有送她礼物甚至连致意都没有，这让她心中很苦涩。不过，第二天上午，她就转忧为喜了。因为，戴安娜将一个折叠得非常精美的小纸条和一个小纸包让别人传给了她。

亲爱的安妮：

妈妈警告我，即使在学校我也不能和你一起玩，不能和你说话。别怪我，也别生我的气，因为我还像以前一样爱你，一点儿没变。我有一肚子的话想跟你说。我一点儿也不喜欢格蒂·派伊。我用红棉纸给你做了一枚新书签。这种书签现在特别流行，学校里只有三个女生知道怎么做。当你看着它的时候，请记住你忠实的朋友。

戴安娜·巴里

安妮读完纸条，吻了一下书签，然后迅速地写了一封回信。

我亲爱的戴安娜：

我当然不会生你的气，因为你必须得听你妈妈的话。但是，我们可以用精神交流。我会永远珍藏你送我的漂亮礼物。明妮·安德鲁斯是个很好的小姑娘——虽然她缺乏想象力。不过，既然我俩是知心朋友，我就不会再做明妮的知心朋友了。请原谅我的错别字，尽管我的拼写已有了很大进步，但还

不是很好。

你至死不渝的安妮或科迪莉亚·雪莉

又及：今晚我会把你的信放在枕头下陪我入睡。

自从安妮又去上学以来，她和菲利普斯先生能相处得很好了。她对学习全力以赴，暗下决心不让吉尔伯特·布莱思在任何一门功课上超过自己，他们之间的竞争很快就显露出来。吉尔伯特一副很宽厚的样子，而安妮则固执地对他怀恨在心，这种固执可不值得称道。她的恨与爱都是强烈的。公开场合她根本不承认与吉尔伯特在功课上的竞争，因为那样的话，就等于承认了他的存在，而安妮一直视他为空气的。不过，确实在竞争，荣誉在他们之间轮流移动。如果这次吉尔伯特取得了拼写的第一名，下一回安妮肯定会把他比下去。如果有一天吉尔伯特做对了所有的算术题，名字因此而被写到黑板的光荣榜上，当天晚上安妮会通宵不睡猛攻十进位小数题，第二天名列榜首的就是安妮。有一天，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他俩并列第一，名字被一起写在了黑板上。就如同学生们搞的那种恶作剧，如果哪个男孩和女孩关系特殊就将他们的名字大大地写在墙上，让人们“注意”。安妮感到受了侮辱，而吉尔伯特却很满足。而每个月月底的书写考试，竞争就更加白热化。第一个月，吉尔伯特领先三分。第二个月安妮以五分的优势击败了他。可是，当吉尔伯特在全班同学的面前诚心诚意向她表示祝贺时，她不仅不高兴，还会很懊恼。如果，他因为失败而表现出痛苦的话，安妮才会觉得满足。

学期结束的时候，安妮和吉尔伯特都升入了五年级，并被准许开始“分

科”学习，包括拉丁语、几何、法语和代数。但在几何这门功课上，安妮学得很努力，但仍旧一败涂地，她很苦恼。

进入一月份，阿冯利变得冰天雪地。一天，总理要来爱德华王子岛进行政治视察。这天晚上，夏洛特敦将举行大型群众集会，总理要向他的忠实支持者及那些被挑选出来参加会议的反对者发表演说。阿冯利的大多数人是总理的支持者，因此，几乎所有能参加的、热心政治的男人和女人都去了三十英里外的夏洛特敦。玛瑞拉与林德太太及她的丈夫托马斯一起去了，他们第二天才能回来，而马修和安妮负责看家。

马修和安妮坐在温暖的厨房里，各自干各自的事。一会儿，马修就打起了瞌睡，而安妮则努力地克制着读小说的诱惑而埋头温习几何。

过了一会儿，她想吃苹果了，就去地窖端了一盘上来。就在这时，她听到屋外结了冰的木板路上传来一阵咚咚咚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厨房门被猛地推开，戴安娜冲了进来，她脸色惨白，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头上胡乱地裹了一条围巾。安妮吓了一跳，手中的蜡烛、盘子哐啷一下掉在地上，连同苹果又都叽里咕噜地沿着梯子滚下了地窖。玛瑞拉第二天回来时在地窖底下已熔化的牛油中找到了它们，她暗自庆幸没有把房子点着。

戴安娜焦急地喊道：“快来帮帮我！明妮·梅有危险了——她得了喉头炎，喘不上气来。爸爸妈妈都去镇上了，没人能去请医生。扬·玛丽·乔吓慌了，不知该怎么做——哦，安妮，我也害怕极了！”

马修什么话都没说，取了帽子和大衣就往外走。安妮知道他去卡莫迪请

医生了。安妮对付喉头炎有经验，别忘了她曾照料过三对双胞胎。她急急忙忙地戴上头巾，穿上外套，拿上一瓶土根制剂，拉着戴安娜的手就往果园坡跑去。

当她们终于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到戴安娜家时，三岁的明妮·梅的险情又加重了一分。她躺在厨房的沙发上，脸色因发着高烧而通红，情绪焦躁不安，她那粗重、急促的令人揪心的呼吸声在屋子里哪儿都能听到。扬·玛丽·乔是一位法国姑娘，巴里太太花钱雇的，在她不在家的时候帮忙照料孩子。这时的她一脸焦虑地站在那儿，她没碰上过这种情况，无从下手。

安妮赶紧熟练地开始了工作。她冷静地指挥扬·玛丽·乔给炉子添劈柴，让屋子升温，并多烧开水。然后，她们脱掉明妮·梅的衣服，给她吃一服土根制剂。明妮·梅不喜欢吃土根制剂，她不配合。可是安妮真是没白白带大三对双胞胎，土根制剂被她顺利地给明妮·梅喂了下去。在那漫长而令人焦虑的夜晚，她们喂了她好几次。两个小女孩耐心地服侍着患病的明妮·梅，而扬·玛丽·乔也诚心诚意地做着力所能及的事，一直都把火烧得很旺，而且烧了很多的热水，就算供一家医院里所有得喉头炎的孩子用都富余。

等马修带医生回来时，已经是深夜三点了，因为他不得不跑到斯潘塞维尔才请到医生。但是，由于安妮及时采取了急救措施，终于让明妮·梅在最危急时刻咳出了浓痰。险情过去，她的病情有所好转，正酣睡着呢。

等巴里夫妇回来时，斯潘塞维尔的医生在他们面前情不自禁地夸赞安妮。

“卡思伯特家的那个红头发的小女孩真是又聪明又能干，是她救了明

妮·梅的命。因为，我赶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如果不是那个孩子及时救治，我怎么抢救也都是来不及的。她熟练的技能和冷静沉着的头脑，对于像她这个年纪的孩子来说太不可思议了，她太让人惊叹了。当她向我解释当时的情况时，她眼中闪烁着我从未见过的光。”

天亮了，安妮和马修离开戴安娜家往回走。虽然一夜没睡，安妮的眼睛布满血丝而且疲倦，但是她依旧兴奋地和马修说个没完。

“噢，马修，这样的清晨多么美丽呀！这个冰雪世界看上去就像是上帝想象出来，让自己开心的。瞧那些树，好像我吹口气就能把它们吹跑似的——噗！活在这样一个如梦如幻的白霜世界里真让人高兴，你觉得呢？而且，最让我欣慰的是，哈蒙德太太生了三对双胞胎。如果不是她生了那么多孩子的话，我根本就学不到那么多经验，也就不知道该怎么对付明妮·梅的病。过去我总是嫌哈蒙德太太生了那么多双胞胎而恼火，现在真的很后悔。不过，哦，马修，我实在太困了。我去不了学校了。我觉得我困得睁不开眼睛了，头昏脑涨的。但是我又不情愿在家里，因为吉……其他一些同学会在班上领先的，我要是落了课，我会着急的。不过，当然啦，难度越大，当你终于赶上来的时候，心里就越会有满足感，你说呢？”

“嗯，我相信你什么事都会做得很好。”马修望着安妮苍白的小脸和眼睛下的黑眼圈说，“你马上回去好好睡一觉，所有家务活儿我包了。”

于是，安妮上床睡觉去了。她睡得又沉又香，等她一觉醒来时，已是下午了，大地又裹上了一层银白色。她下楼来到厨房，玛瑞拉正坐在那儿织毛线活儿，她已经回家有一段时间了。她让安妮先吃饭，等安妮吃完饭后，她

才慢悠悠地告诉安妮，巴里太太下午来过，一是对救了明妮·梅的命表达感谢，二是对戴安娜醉酒的事表达歉意，希望安妮重新和戴安娜成为好朋友，并邀请安妮今天晚上去她们家玩。玛瑞拉的话还没说完，安妮就激动地跳了起来，高兴得手舞足蹈，脸上的表情也异常生动，容光焕发。

不等玛瑞拉嘱咐完，她就疯了似的跑了出去，帽子、头巾都顾不上戴了！

当暗红的冬日夕阳西下时，暮色渐渐地压了下来，安妮蹦蹦跳跳地跑了回来。

“你看，站在你面前的是个多么幸福的人哪，玛瑞拉。”她宣布道，“是的，我幸福极了。先把我的红发排除在外，我已顾不上它了。巴里太太吻了我，淌下了眼泪，她说她非常后悔误解我，还说她永远也无法报答我。我有点儿不知所措，玛瑞拉，不过我还是尽量彬彬有礼地说：‘我没有记恨你，巴里太太。我最后一次再向您保证，我不是故意把戴安娜灌醉的，而且从今以后，我要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后来，戴安娜教给了我一种新的钩针编织法，那是她在卡莫迪的阿姨教给她的。除了我们，在阿冯利谁都不知道这种编织法。我俩发了誓，绝不告诉任何人。戴安娜送了我一张漂亮的卡片，上面画着一个玫瑰花环和一行诗：

你深深地爱着我，
正如我爱你一样，
除了死亡，
什么也无法使我俩分开。

“这诗写得真贴切，玛瑞拉。我们吃了顿很像样的茶点。巴里太太拿出了最好的瓷具，她把我当成一个真正的客人那样招待。我还从没有被谁专门用最好的瓷具招待过。我们吃了水果蛋糕、重糖蛋糕、炸面圈和两种果酱，玛瑞拉。巴里太太问我要不要喝茶，还说：‘孩子她爸，你为什么不把饼干递给安妮？’给我一种我是大人的感觉，这种感觉真好！玛瑞拉，我觉得长大一点儿都不可怕。吃过下午茶后，我和戴安娜一起做了太妃糖。可惜做得不太好，也许是我俩以前都没做过的缘故。戴安娜往盘子里涂黄油的时候，她让我搅动一会儿，可是我一想别的就忘了，结果糖烧煳了。后来，我们把它放在平台上冷却的时候，有只猫踩了上去，我们只好把糖都扔了。不过，做太妃糖真的非常有趣。告辞的时候，巴里太太希望我以后常去她家玩，戴安娜站在窗户边，一直朝我抛飞吻，直到我走过‘情人的小径’才住手。我向你保证，玛瑞拉，今晚我要做祈祷，而且我要想出一段别出心裁的祷告词来纪念这个日子。”

戴安娜的生日快到了。巴里太太邀请安妮在戴安娜生日那天一起去礼堂观看‘辩论俱乐部’的音乐会，而且她还邀请安妮当晚在她家的客房留宿。一开始玛瑞拉坚决不同意，在马修一再地劝说下，她终于不得不同意了。

安妮高兴坏了，“噢，玛瑞拉，玛瑞拉，我太幸福了！我今生还没参加过音乐会呢。在学校里，当别的女生谈论音乐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特别难过。不过，马修懂我的心，有人理解多好哇，玛瑞拉。”

那天在学校里，安妮太兴奋了，一整天的课都没上好，一直在和戴安娜

没完没了地谈论这件事，幸好菲利普斯先生不太严厉，否则她们一定免不了遭到训斥。

其实，那天孩子们谈论的都是这个话题，因为他们的哥哥姐姐将要参加演出。安妮觉得，幸好玛瑞拉同意她参加音乐会了，否则她会受不了的。整个冬天，阿冯利的辩论俱乐部每隔两周都会活动一次，这次的音乐会规模比较大，是为资助图书馆而举行的，每张票价十分钱呢。阿冯利的年轻人已经练习好几个星期了。

到了晚上，戴安娜新布里奇的表兄妹们也来了，他们坐着箱式的大雪橇接上安妮和戴安娜一起向礼堂驶去。当激动人心的音乐会终于开始了，安妮热血沸腾起来，她觉得一个节目比一个节目令人振奋！当她听到“在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爬上泥泞的楼梯”时，安妮不由得进入了那种情境而颤抖着；当唱诗班唱起《飞翔在娇嫩的雏菊上》时，安妮凝视着天花板，好像那上面绘有天使似的；当萨姆·斯隆开始用动作表演“塞克里如何使母鸡孵蛋”时，安妮开心地大笑着，引得旁边的人也跟着笑起来。其实，他们是受了她的感染，而并非这个节目多么有趣，这是个老掉牙的段子了。

有她不感兴趣的节目，而且只有一个。当吉尔伯特·布莱思上台背诵那首《莱茵河上的狂欢》时，安妮拿起一本书读了起来，一直到他背诵结束，安妮都无动于衷地坐在那儿，而戴安娜把手都拍痛了。

演出结束，她们回到家时已是十一点了，屋子里悄无声息，大家都睡着了。安妮和戴安娜轻手轻脚地走进客厅，她们站在壁炉前脱去外套，安妮提议比赛看谁先跑到床上。于是，两个穿着白睡袍的小身影沿着长长的客厅朝

客房的门跑去，然后同时跳到床上。突然，一声尖叫，她们感觉床下有个东西在蠕动，紧接着，伴随喘气声，有个人怒气冲冲地叫道：

“仁慈的上帝呀！”

安妮和戴安娜吓得从床上翻滚下来，磕磕绊绊地狂奔出客房，然后，她们哆哆嗦嗦地踮着脚往楼上走。戴安娜小声说：“噢，约瑟芬姑奶奶怎么会在那儿呢？太可怕了，她会大发雷霆的！”约瑟芬姑奶奶是戴安娜爸爸的姑妈，住在夏洛特敦。七十岁左右的年纪，为人古板正经，循规蹈矩。“看来，我们只能和明妮·梅一块儿睡了。她睡觉不老实，踢人厉害着呢。”

第二天吃早餐的时候，约瑟芬·巴里小姐没有来。巴里太太笑着对两个小姑娘说：

“我本想等你们回来告诉你们到楼上去睡觉，因为约瑟芬姑奶奶来了。可我困得睡着了，你们没有打扰到姑奶奶吧，戴安娜？”

戴安娜避开巴里太太的目光没有说话，但她隔着饭桌却和安妮悄悄地互换了个淘气的眼色。早饭过后，安妮匆匆地回了家，所以，她不知道后来约瑟芬姑奶奶大闹了一场。直到傍晚的时候，玛瑞拉叫她到林德太太家办事，才了解到情况。

林德太太说：“巴里太太现在很烦恼。老巴里小姐早上起床时，大发了一通脾气。你可不知道，约瑟芬·巴里要是发起脾气来可不是闹着玩的。她现在不愿意和戴安娜说话。本来要住一个月的，她说明天就回镇上去，多一天也不待了。她曾答应为戴安娜支付一个季度的音乐课学费的，她说再也不给这个疯丫头了。”

安妮忧心忡忡地离开林德太太家，去了戴安娜家。她准备去道歉，因为主意是她提的。她不顾戴安娜的阻拦，坚定地走到老巴里小姐的房门口，轻轻地敲了敲门。紧接着，里面传来一个严厉的声音："进来。"

安妮怯生生地开了门，只见一位瘦削的、严厉而又古板的老太太坐在火炉旁正满脸怒容地织着毛线活儿，她凌厉的目光透过金丝边眼镜直射到安妮身上。老巴里小姐本以为进来的是戴安娜，没想到却是一个陌生的、脸色苍白的女孩。

"你是谁？"约瑟芬·巴里小姐毫不客气地问道。

"我是绿山墙农舍的安妮。"安妮以她独有的姿势紧紧地握住双手胆战心惊地说，"请听我说，我是来向您坦白的。昨天晚上，我们跳上床压到您身上，那全是我的错。是我提出来的，绝不是戴安娜想出来的，我可以保证。戴安娜是个大家闺秀样儿的女孩，巴里小姐。所以，你责备她是不公平的。"

"哦，可是，戴安娜也是参加了的。在这么一个规规矩矩的家里，竟然有这样的姑娘！"

"可我们只是闹着玩。"安妮坚持说，"我觉得您应该原谅我们，巴里小姐，我们已经道歉了。至少您应该原谅戴安娜，让她去上音乐课吧，戴安娜特别想上音乐课。巴里小姐，如果一心想得到的东西结果却落了空，我太清楚这种感受了。您非得要生谁的气的话，那您就把火撒到我头上吧。小时候，经常有人对我发火，我已经习惯了。所以，我比戴安娜的忍受力要强得多。"

安妮说到这，老巴里小姐眼中的怒火已消退了许多，她带着一丝饶有兴趣的目光看着安妮。不过，她依旧严厉地说：

“说得倒轻松，闹着玩，我就该原谅你们吗？在我年轻的时候，小女孩从来不会放纵自己那样闹着玩。你知道吗，如果经过一番长途跋涉，终于可以休息并且睡得正香，突然有两个大女孩蹦到了你身上，把你吓醒，这是什么滋味？”

“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想象，”安妮急切地说道，“我相信那滋味一定非常不好受。可是，我们也被吓坏了。您可以想象吗，巴里小姐？请设身处地地为我们想想，我们不知道那张床上有人，您差点儿把我们吓死。而且，我们事先是被安排好要在客房里睡觉的。我猜您是经常睡在客房里的。但是，如果您是个无依无靠的小女孩，过去从来没受到过这种睡在客房里的待遇，您会有什么感想？”

这时，老巴里小姐所有的怒气都消解了，而且，她竟然大笑起来，这笑声让一直在门外焦急等候的戴安娜着实松了一口气。问题解决了，安妮要告辞回家了，老巴里小姐希望她能经常过来陪她说说话。

就这样，老巴里小姐住了好长时间，超出了原定的一个月的计划。而且，她可比过去容易相处多了，还和安妮成了亲密的朋友。当她要离开时告诉安妮，“如果你到镇上来的话，一定要来看我，我会安排你在我最不常用的客房里睡觉。”

“我真高兴，巴里小姐是我的知心朋友。”安妮向玛瑞拉透露道，“仅看她的相貌，你不会这么认为，但她确实是我的知音。她和马修一样，刚开始你不觉得，慢慢地，你就会看出来了。灵魂上的知音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少，我在这个世界上竟有这么多知音，真让人高兴啊！”



第六章

闹鬼的森林和蛋糕

美丽又任性的春天再一次来到了绿山墙农舍，它总是这样桀骜不驯，一直到四五月间都不愿离去。但是，就是这样甜蜜的日子让大地开始复苏，万物日日生长。“情人的小径”上，枫树抽出红色的嫩芽，“树神的水泡”旁，卷曲的蕨草已经蹿得老高。远处赛拉斯·斯隆家后面那片沙土地里，五月花害羞地躲在棕色的叶子下，粉红色的、白色的，它们绽放出星星般可爱的笑脸。五月花谢了，紫罗兰又开了，“紫罗兰溪谷”完全是一个紫色的世界。安妮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她用崇敬的眼神打量它，迈着虔诚的步子走过它。她觉得自己都变得圣洁了。

她对戴安娜说：“当我从这里走过，我就忘了和吉……忘了和班上其他同学的竞争。可是我一到学校，又发现什么都没变。我想我的内心里存在许多不同的安妮吧。”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六月。有一天傍晚，空气中弥漫着花香，青蛙清脆悦耳的歌声在耳边回荡，此时的安妮正端坐在她房间的窗户旁温习功课。天色渐渐地暗了，书上的字也渐渐地看不清了，于是她的眼睛越过“白雪皇后”缀满累累花朵的枝条向远处望去，陷入了无限的遐想中。

这时，玛瑞拉走了进来，把刚烫好的几件裙子搭在椅子上，这些裙子是安妮上学要穿的。因为，她下午犯了头疼病，感觉很虚弱，像她自己所说的“筋疲力尽”，所以，她叹口气坐了下来。安妮同情地望着她。

“真希望我能代替你生病，玛瑞拉。为了你，我愿意忍受它。”

“你现在能帮我干活儿，让我能适当地休息一下，这已经算是尽到责任了。”玛瑞拉说，“你现在各方面有进步，错误也比以前犯得少了。”

安妮问道:“你还记得去年的今天发生的事吗，玛瑞拉？”

玛瑞拉摇摇头。

“我就是在去年的今天来到绿山墙的。我永远记得这一天。从这一天起，我的人生开始了转折。我到这儿整整一年了，我过得很幸福。当然，我也有烦恼，但是，人是可以通过改正错误而让大家原谅她的。你收留了我感到后悔了吗，玛瑞拉？”

玛瑞拉不后悔收留安妮，甚至有时候她不由得琢磨，在安妮没来绿山墙农舍前，这么多年自己是怎么生活的。

玛瑞拉累了，下楼前她让安妮跑一趟果园坡，问巴里太太借戴安娜的围裙纸样用一下。

安妮犹豫了一下，说天太黑了，她可以明天一早去，太阳一出来就去。

玛瑞拉很奇怪，因为，安妮往常天黑后还总往她家跑呢。“你到底在想什么，安妮·雪莉？今天晚上我就得用它，给你裁新围裙。现在就去，快点儿！”

安妮磨磨蹭蹭地拿起帽子，并说准备从大路走。玛瑞拉不同意，因为至少要浪费半小时。

“可是那要穿过‘闹鬼的森林’，我不敢。玛瑞拉。”安妮绝望地叫道。

玛瑞拉很吃惊，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原来，安妮和戴安娜把周围所有的地方都玩腻了。于是，她们想玩一个新奇的游戏。四月份的时候，她们选中了那片云杉林，因为那里非常的幽暗，在她们的想象中这里适合鬼魂出没。

“‘闹鬼的森林’这名字多浪漫哪，玛瑞拉。噢，我们想象了一件非常悲惨的故事。每天晚上的这个时候，都有个白衣女人沿着小溪走过来，她紧握双手发出声声悲恸的哭声。谁家死了人，谁家就会出现她的身影。我们还想象了一个被谋杀了的小孩的幽灵，他经常出没于‘悠闲的旷野’中的拐角处，他会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你身后，将冰冷的手指放在你手上……所以，哦，玛瑞拉，现在一想到他我就浑身发抖。还有，无头男士、骷髅头都在树林中出没，在暗处虎视眈眈地盯着你。哦，玛瑞拉，千万别叫我在天黑后穿过‘闹鬼的森林’，我害怕。而且，我敢肯定，他们都迫不及待想来抓我。”

“一派胡言，鬼话！”玛瑞拉生气地喊道，“安妮·雪莉，这完全是你脑子里想象出来的东西！世上绝没有幽灵这类东西。”

安妮急忙辩解，说一些正派的人确实看到过幽灵。

玛瑞拉厉声打断她，“够了，别再说了！现在，我对你的想象力充满了

怀疑，我再也不会支持你那些乌七八糟的想象了！你立刻出发去巴里家，必须穿过那片云杉林，算是给你的一个教训和警告。我不想再听见关于闹鬼森林的一个字了！”

安妮开始哭泣和哀求，因为她真的对那片云杉林感到极度的恐惧。一想到要挨近那个地方，她就忍不住想入非非。但是，玛瑞拉对她的哭泣无动于衷。她逼着这个哆哆嗦嗦的幽魂先知走向小溪边，然后命令她一直向前，踏上小桥，进入哀号的女鬼和无头幽灵隐没其中的幽暗树林。

安妮只得往前走。她跌跌撞撞地过了小桥，胆战心惊地走进那条幽暗可怕的小路，恐怕这辈子她都不会忘记这次的经历。她真的开始后悔了，这都是平时放纵自己的想象所得到的结果。因为，她感觉那些她想象出来的鬼魂正躲在各个阴暗的角落，伸出冷冰冰的只有骨头的手伺机来抓她、伤害她。山谷中一点点的风吹草动都惊得她心脏停止了跳动。突然，风吹树杈发出嚓嚓的声音，她的额头立刻渗出一层冷汗。黑暗中不时有蝙蝠擦着她的头顶飞过，她感觉那是妖怪们在扇动翅膀。当她走到威廉·贝尔先生家的田地时，她飞也似的奔逃而过，仿佛后面有一大群白妖精在追赶她。当她终于来到巴里家厨房门口的时候，已经是上气不接下气了，好半天才说明来意。不巧的是，戴安娜不在家，她只得立刻返回。安妮紧闭双眼，顾不上跌跟头、树枝擦破头的危险，一路狂奔。当她终于有惊无险地走过小木桥，才颤抖着如释重负地长舒了一口气。

“看来没有东西出来把你抓走。”玛瑞拉嘲讽地说。

“噢，玛……玛瑞拉，”安妮的牙齿打哆嗦，“从此以后，我……我

要……要满足于普普通通的东西了。”

六月的最后一天，也是本学期的最后一天，菲利普斯先生向同学们致了告别词，下学期他将离开阿冯利学校，不再教他们了。女生们哭哭啼啼，一副不舍的样子。安妮也不例外。放学回来的路上，他们碰上了新来的牧师和他漂亮的妻子，立刻冲淡了这种悲伤的离别之情。

这位新来的牧师叫艾伦，他的宗教理论知识非常扎实。他和他太太是新婚夫妇，还处在蜜月期，他们对自己所选择的宗教这个终身职业充满了热情。很快，阿冯利的男女老少开始喜欢艾伦先生了，觉得他是个坦诚、有活力、有远大理想的年轻人，也喜欢他那位聪明、温柔、娇小的太太。而安妮更是实心实意地喜欢艾伦太太，认为她是另一位灵魂上的知音。

“艾伦太太非常可爱，”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安妮宣布道，“她教我们班。我觉得她是个出色的老师，因为，她说完全由老师提问不公平，玛瑞拉，这跟我想的是多么一致啊。她说我们可以畅所欲言、可以提任何问题，于是我问了好多问题。我最喜欢问问题了，玛瑞拉。艾伦太太笑起来真好看，她的脸颊上有两个迷人的酒窝。艾伦太太说我们应该始终努力去教化别人行善。她把每件事都说得那么美妙动听，我以前从不知道宗教是让人积极向上的。我一直认为它具有很浓郁的悲伤的色彩。我喜欢听艾伦太太讲解的宗教，如果我能像她一样，我很愿意做个基督徒。”

她们轻松地聊着，忽然，玛瑞拉若有所思地说道：“我想，最近一两天咱们应该请艾伦先生和他太太过来喝茶了。他们拜访很多人家了。我琢磨着，

下周三可以请他们来坐坐。不过，千万别告诉马修，要不然那一天他一定会找个借口躲得远远的。他和本特利先生熟识很多年了，但是，这么快就让他和一位新牧师混熟那是不可能的，而这位新牧师的妻子更会把他吓得半死。”

“我绝不泄露半点儿口风。”安妮保证道，“不过，哦，玛瑞拉，到时候能让我做块蛋糕吗？我非常想为艾伦太太做些事，而且，我现在已经可以把蛋糕做得很出色了。”

玛瑞拉答应了。

星期一和星期二，绿山墙农舍都在进行着紧张的准备工作。因为，邀请牧师和他的太太来喝茶可不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而且，玛瑞拉对自己要求很高，要做就做阿冯利所有主妇中最好的。为此，安妮这几天都处于无比兴奋当中。

终于到了星期三的早上。天刚蒙蒙亮，安妮便按捺不住地起床了。因为头天晚上她和戴安娜在河边玩水的缘故，她着了凉，鼻子不通气了。但是除非肺炎，这一点儿也不影响她做蛋糕的兴致。早饭后，她开始做蛋糕。当终于将炉门关上时，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保证这次一样也没落，玛瑞拉。可是，你认为它会成功吗？如果发酵粉不好怎么办？我用的是盛在罐子里的。林德太太说，什么东西都掺假，能不能买到好发酵粉都不敢保证。”

“有没有它，都不影响我们今天的茶点。”玛瑞拉平静地说。

然而，当蛋糕出炉时，它出奇的好，又松软又轻柔。安妮激动得涨红了一张小脸，她细心地抹上红宝石般的果酱，然后再将蛋糕黏合起来，她仿佛

看到了艾伦太太细细地品尝着，说不准还会再要一块！

安妮知道玛瑞拉肯定会用最好的茶具，于是，她提议用一些蕨草和野玫瑰来装饰桌子。她用全部的心思来装饰桌子，她的设计和手法巴里太太远远比不了。她用大量的玫瑰和蕨草与她独特的艺术情趣结合在一起，将茶桌装扮得非常漂亮。当牧师和他太太坐下来时，他们不由得齐声称赞起它的美丽来。

“这全是安妮的主意。”玛瑞拉做了公正的回答。受到艾伦太太的赞许安妮感觉太幸福了。

马修也坐在那儿，只有上帝知道安妮费了多少心思才让他坐到茶桌旁。他一直都那么害羞拘谨，玛瑞拉根本就没指望他参加，不过，这次多亏了安妮成功地说服了他。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很愉快，后来，安妮做的夹心蛋糕被端了上来。艾伦太太已经吃了很多令她眼花缭乱、品种多样的食物，因此，客气地拒绝了。热切的安妮露出失望的神情，玛瑞拉连忙笑着说：

“噢，艾伦太太，你一定得尝一块，这是安妮特意为你做的。”

于是，艾伦太太给自己切了一大块，牧师和玛瑞拉也各自切下了一块。当艾伦太太咬下第一口时，忽然脸上闪现了一丝很古怪的表情，但她什么也没说，坚持着把它吃完了。玛瑞拉敏锐地捕捉到了她脸上的表情，急忙尝了一口蛋糕。

“安妮·雪莉！”她惊呼，“你往蛋糕里放了什么？”

“严格按照食谱做的，什么也没有，玛瑞拉。”安妮慌得都快哭了说，“哦，它不好吃吗？”

“好吃！简直没法吃！艾伦先生，别吃了。安妮，你自己尝尝。你用了什么调料？”

“香草精。”安妮说，她尝过蛋糕后，羞得满脸通红，“只放了香草精。噢，玛瑞拉，一定是发酵粉。我早就怀疑那个发……”

“别说了！快去把那瓶香草精拿过来看看。”安妮飞快地向食品柜跑去，很快就拿来一个装着棕色液体的小瓶子，标签都已经发黄，上面写着“高级香草精”。

玛瑞拉拿过来，拔掉瓶塞闻了闻，发现这是止痛药！“我的天哪，你为什么不闻一闻呢？”

满心指望有个好表现的安妮禁不住泪流满面。

“我闻不出来——我的鼻子不通气！”说完她便跑回东山墙小屋，一头扑倒在床上，放声大哭起来，像是谁也劝解不了的样子。

不一会儿，楼梯上传来轻轻的脚步声，接着有人走进了房间。

“噢，玛瑞拉，”安妮头也不抬，哭着说，“我再也抬不起头了。我永远都会被别人挂在嘴边。在阿冯利就没有不被别人知道的事。明天戴安娜就会问我蛋糕做得怎么样，我肯定不能隐瞒。这样，我永远都会被人们指指点点，说我就是那个往蛋糕里加止痛药的女孩。吉……学校里的男生会无休止地拿这事嘲笑我。噢，玛瑞拉，如果你还有一点儿基督徒的同情心，现在请别叫我下楼去洗碟子。等牧师和他太太走了后，我会去洗的。因为，我再也不敢正视艾伦太太了。也许，她现在正琢磨着我是不是想毒死她。林德太太说她就认识一个想毒死她恩人的孤女。可是止痛药并没有毒，它是用来内服

的——尽管不能用在蛋糕里。你可以这么告诉艾伦太太吗，玛瑞拉？”

“你还是起来亲自去告诉她吧。”一个轻快的声音说道。安妮一下子蹦了起来，她看见艾伦太太正站在她床边，两眼含笑地看着她。

“我亲爱的小姑娘，别哭了。”她说道，看到安妮一张悲恸的脸，她打心眼里感到不安，“嘿，这只是个谁都可能会犯的一个有趣的小差错。”

“噢，为什么偏偏是我呢？”安妮悲伤地说，“我本想为您做一块非常精致的蛋糕，艾伦太太。”

“是的，我知道，亲爱的。我向你保证，我非常感谢你的善意和体贴，我们就当它是一块非常可口的蛋糕好了。现在，你可不准再哭了，和我一块儿下楼，带我去看看你的花园。卡思伯特小姐告诉我，你有一小块可自由支配的地，我想去看看，因为，我对花非常感兴趣。”

安妮收起了眼泪，破涕为笑，随她下了楼。她心里暗暗地欣喜，她是多么幸运，艾伦太太是她灵魂上的知音。谁都没再提起那块止痛药蛋糕，当客人们告辞离去时，安妮发现，尽管有那个不称心的插曲，那天晚上过得却比预料的还要愉快。不过，她还是深深地叹了口气。

“玛瑞拉，明天将是全新的一天，没有错误发生的一天，真令人高兴，是不是？”

“我敢说，明天你还会犯上一堆错误。”玛瑞拉说，“甭管大错小错，你哪天都会出些状况，安妮。”

“是的，这一点我也知道，”安妮伤心地承认道，“不过，你有没有发现我的一个最大的优点，玛瑞拉？同样的错误，我从来不犯第二次。”

“可是你总是在不断地犯新错误，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会有多大的好处。”

“哦，你难道不知道吗，玛瑞拉？一个人所能犯的错误一定是有限度的，而当我达到这个限度的时候，我的错也就犯完了。这么一想很令我宽慰。”

“好了，把那块蛋糕喂猪吃吧。”玛瑞拉说，“这东西给谁吃都不合适，就算杰里·波特也不行。”



第七章

下午茶的邀约

八月的一天，安妮接受艾伦太太的邀请去他们家吃下午茶。临走前，她不安地说，“我很紧张，那是个很严肃的场合，万一我举止有失礼节怎么办？你知道这是我第一次到牧师家去喝茶，而且，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懂得所有的礼仪规矩。虽然，我来这儿后一直从《家庭先驱报》上学习礼仪知识，但我还是担心自己会做些蠢事，或是忘了一些礼节。如果你非常喜欢某种食品，再去吃一份的话，算不算失礼呢？”

“安妮，你为自己考虑得太多，应该多从艾伦太太角度出发，做一些最能让她感到愉快和满意的事情。”玛瑞拉说道。这是她这一生中第一次做出如此正确而精辟的忠告，安妮立刻就领会了。

“你说得对，玛瑞拉。我要努力做到这一点。”

那天的傍晚，晚霞将辽阔的天际映衬得绚丽夺目。安妮踏着暮色回来

了，非常愉快满足的样子。她坐在厨房门口的大红沙岩石板上，疲乏地依在玛瑞拉身旁，将头伏在她的膝盖上，幸福地向她讲述自己经历的一切。很显然，安妮这次的拜访很顺利，没出什么差错。

一阵凉风从西面长满冷杉的山丘边吹来，刮过丰收在即的长长的田野，然后呼啸着穿过杨树林。果园的上方悬挂着一颗明亮的星星，“情人的小径”上萤火虫忽隐忽现。安妮一边诉说，一边凝望着黄昏的景色。她感觉此刻的风、星星、萤火虫融合在一起，让人陶醉其中，感觉甜蜜而又可爱。

“哦，玛瑞拉，我度过了一段最最令人着迷的时光。我觉得活着真好，就算以后我再也不被邀请去牧师家用茶，我将一直这样感觉。艾伦太太在她家门口迎接我，她穿着一条最最漂亮的浅粉色薄纱衣服，上面打了许多褶子，她看上去就像一位天使。我长大后也想嫁给牧师做妻子，玛瑞拉。牧师不会那么世俗地在乎我的红头发。艾伦太太还请了另外一个女孩，她是白沙主日学校的，叫劳蕾特·布拉德利，她挺不错的，但不是我的灵魂知音。下午茶做得非常讲究。我认为我严格遵守了所有的礼仪规范。用过茶后，艾伦太太为我们弹琴唱歌，她也让我和劳蕾特唱了歌。艾伦太太夸我的嗓音好，还说以后让我参加主日学校的唱诗班。你不知道，这个提议让我有多激动。我一直渴望在主日学校的唱诗班里唱歌，就像戴安娜一样，但我一直觉得那是我永远也无法得到的荣誉。后来，劳蕾特提前回家了，因为，今天晚上在白沙旅馆有一场盛大的音乐会，她的姐姐将上台朗诵。劳蕾特说她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被请上台去朗诵，我想我只有羡慕的份儿。她走后，艾伦太太和我进行了一次心贴心的交谈。我把自己的事情都跟她说了——包括托马斯太

太、双胞胎、卡蒂·莫里斯和维奥莱特，还有我到绿山墙农舍的前前后后，以及我在学习几何上的烦恼。你相信吗，玛瑞拉？艾伦太太说，她在学习几何上也笨得要死。你不知道我受到了多大的鼓舞。就在我准备离开时，林德太太来了。她说理事会聘用了一位新教师，是位女老师。她叫穆里尔·斯塔西小姐。她的名字多么浪漫啊！林德太太说阿冯利以前从来没有过女教师，她不太看好。不过，我觉得有个女老师是件很美好的事。离开学还有两个星期，感觉真难熬，我迫不及待地想见她呢。”

继安妮在牧师家用过茶后的第二周，戴安娜也在家里举办了一个小型的茶会，邀请的都是经过挑选的本班的女生。安妮自然是名单上的第一位。

她们愉快地用过茶点后，就到巴里家的花园里玩。当她们玩腻了所有的游戏之后，玩起了风靡男生当中的“敢不敢”游戏。

首先，卡里·斯隆问鲁比·吉利斯敢不敢爬到门前那棵巨大的老柳树的某一点上；起初，鲁比·吉利斯有些犹豫，她对树上那些大绿毛毛虫怕得要命，也担心扯坏这身新的薄纱裙。可是，为了不让卡里·斯隆得逞，她什么也不顾了，敏捷地爬了上去。

接着，乔西·派伊问简·安德鲁斯敢不敢单用左脚沿花园跳一圈，中途不能停顿，右脚也不能沾地；简·安德鲁斯勇敢地接受了挑战，但是失败了。

乔西得意极了，于是，安妮·雪莉就问她敢不敢在花园的木栅栏顶上走一圈。这需要掌握平衡能力，对从没尝试过的人有些难。很显然，乔西·派伊平衡能力比较强，也走过栅栏。她带着一种漫不经心的神情完成了栅栏顶

上的行走。她这种神情似乎告诉大家，这根本就不值得问“敢不敢”。大多数女孩以前都曾尝试过走栅栏，都有失败的经历。所以，尽管乔西很不可一世，她们还是给予了赞美。当乔西从栅栏上跳下来，脸庞因得意而红扑扑的，她向安妮轻蔑地投去了一瞥。

安妮将胸前的红辫子甩到了背后。

“我觉得没什么了不得的。”她说，“我认识一个马里斯威尔的女孩，她能在屋脊上走呢。”

乔西断然说道：“我不相信人能在屋脊上走路。反正我不相信你能。”

“我怎么不能？”安妮不假思索地问道。

乔西挑衅地说：“那你敢不敢在巴里先生家厨房的屋脊上走一趟？”

要真的开始了，安妮的脸吓白了，但是，她没有退路，只得向房子走去，那儿有一架梯子正斜靠在厨房的屋顶旁。戴安娜恳求安妮别去，“你会掉下来摔死的。别理乔西·派伊。刺激别人去做危险的事情是不公平的。”

“我必须去。这事关我的名誉。”安妮严肃地说道，“如果我摔死了，戴安娜，我的珠子戒指就送给你了。”

大家屏息静气地看着安妮爬上梯子站在了屋脊上。安妮看着那窄窄的横梁，努力站直身子保持住平衡，然后开始往前走。她感觉自己站在了世界的最高处，腿肚子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她意识到想象力是不能帮助她渡过这个难关的。她只走了几步，身体就摇晃着失去了平衡，在一番挣扎之后她跌倒了，从炙热的屋顶上滑了下来，掉到盘结在一起的蛇葡萄藤上，而后穿过它，最后掉到地上。一刹那的功夫就见安妮在屋顶上消失了，那群女孩子们

都没来得及发出惊恐万分的尖叫。

如果安妮从爬上屋顶的这一侧摔下来的话，戴安娜或许就是那枚珠子戒指的继承人了。幸好她是从另一侧跌下来的，那边屋顶向下延伸至门廊上面，离地面很近，因此，从这摔下来不致丧命。除了鲁比·吉利斯吓得像长在地上一样动不了了，戴安娜和其他女孩都冲了过来。

安妮坐了起来，但是大脑一片空白。这时，巴里太太闻声赶到了出事现场，安妮挣扎着想站起来，可是脚刚一挨地，她就痛苦地尖叫了一声，又跌回了地上。

“伤到哪儿啦？”巴里太太关切地问。

“我的脚踝。”安妮疼得龇牙咧嘴地说。

当玛瑞拉正在果园里摘苹果的时候，她看见巴里先生抱着安妮，穿过木桥，走上斜坡往绿山墙农舍走来。他的旁边跟着巴里太太，而他们的身后跟着整整一长队的小姑娘。

突然地，玛瑞拉感觉心被恐惧攫住了。同时，她一下子意识到了安妮对她的意义有多重大。过去，她只会承认自己非常喜欢安妮。而此刻，当她慌慌张张地冲下斜坡时，她终于明白安妮是她在这世上最重要的人。

“巴里先生，她出了什么事？”她紧张地问道。这么多年来，一直以理智、自制力强著称的玛瑞拉崩溃了，她脸色煞白、浑身颤抖。

安妮替巴里先生做了回答：

“别担心，玛瑞拉，我从房顶上面摔了下来，我猜是扭伤了脚踝。不过，玛瑞拉，这已经是很乐观的了，因为我跌断的不是脖子。”



玛瑞拉一听这话，放心了。

马修被匆匆地从田里叫回来后，他连忙去请医生。当医生仔细地检查了安妮的伤势后，发现比料想的要严重得多。她的脚踝骨折了。

接下来的七个星期对别人来说真是无聊乏味，而安妮则常常为自己具有想象力而感到庆幸。不过，她并不是完全依赖想象力的。很多人都来看望她，每天都会有一个或几个女生顺道来带给她鲜花和书籍，告诉她阿冯利的少年王国里发生的一切。

“每个人都那么善良和友好，玛瑞拉。”安妮幸福地叹了一口气，终于，安妮迎来了能一瘸一拐地下地走路的日子。“长时间卧床休息真让人不舒服，不过它也有积极的一面，玛瑞拉。你会发现你的身边竟然有这么多的朋友。就连贝尔校长都来看我了，他真是个好人。虽然他不是我灵魂上的知音，但我开始喜欢他了，我为曾批评他的祈祷词而深感后悔。现在，我相信他是发自内心的祈祷了，只不过他习惯用那种方式念，让人感觉好像不是真心实意地似的。如果他稍微改变一下，就好了。我已经给了他善意的暗示，我告诉他我是如何想方设法地把自己的短短祷告词念得生动有趣的。他还给我讲了他小时候摔断脚踝的经历。我怎么也想象不出贝尔校长作为小男孩时的样子。我承认我的想象力也有局限的时候，尽管我努力想，我看见的小时候的他仍是长着灰色的胡子，戴着眼镜，和他在主日学校的样子一样，只不过人小了一些。可是，想象艾伦太太小时候的样子就容易多了。艾伦太太已经来了十四次了。我真的为这个骄傲，玛瑞拉？牧师的妻子每天都要有很多的事情，她竟然还要抽出时间来看我！而且，她还能给人带来愉快的心情。她从

来不对你说，这是你自己的错，她会委婉地说希望你以后能变得乖一些。林德太太每次来看我的时候也总说希望我的脾气能变好一些，但是，她说话的口气让我觉得她内心里却并不相信我能变好。没想到乔西·派伊也来看我。我尽可能友好地接待了她，因为，我想她一定为发生了这样的事而感到后悔。如果我真的摔死了，她这一辈子都会在懊悔中度过。戴安娜是我最忠诚的朋友，她每天都来到我寂寞的床前，安慰我、鼓励我。她给我讲了很多很多学校的趣闻，等我能去上学的时候，我会过得很快乐的，因为我听说了很多关于新老师的趣事。所有的女生都认为她长得属于甜美类型的。戴安娜说她的头发是金黄色的鬈发，非常漂亮，一双眼睛很迷人。她打扮得也很入时，她的泡泡袖比阿冯利任何人的袖子都要大。每隔一周的礼拜五下午，她都会组织一次朗诵，每个人都有份儿，或者念一段诗，或是参加一段对话表演。哦，一想到这个就让我欣喜若狂。乔西·派伊说她厌烦朗诵，我觉得那是因为她没有想象力。戴安娜、鲁比·吉利斯和简·安德鲁斯正在为下礼拜五准备一段对话，题目叫“清晨的到访者”。而不举行朗诵会的周五下午，斯塔西小姐则会带他们去森林里过一个‘户外运动日’，一起研究蕨草、鲜花和鸟类。每天早上和晚上，他们还进行体育锻炼。林德太太说她从未听说过这类事，还说这全是请了一个女老师的结果。不过我却非常喜欢，而且，我相信斯塔西小姐会是我灵魂上的知音。”

“有一件事是明摆着的，安妮，”玛瑞拉说，“那就是，你从巴里家的屋顶上摔下来的时候，一点儿都没伤到舌头。”



第八章

惊喜的圣诞礼物

等安妮脚伤好了可以上学的时候，已经是金秋十月了。阿冯利的十月是迷人的，放眼望去到处都是红色与金黄色。在那迷人的清晨，山谷里飘荡着的轻纱般的迷雾，有紫色、珠灰色、银白色、玫瑰色和烟青色的，仿佛是秋天的精灵泼洒下来，专等太阳来把它们吸干似的。覆盖在大片的田野上的露水像银色的绸缎似的闪闪发光。山谷中，秋风吹过，一堆堆沙沙作响的落叶在林地间打着旋儿追逐嬉戏。现在，"白桦小道"上好像搭起了连成一片的黄色帐篷，路边到处都是凋谢的褐色蕨草，空气中弥漫着的一种独特的气息。安妮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重回学校的，周围的景色美得让两个小女孩心情激动、高高兴兴地朝学校跑去。安妮又回到了那张棕色的小课桌后面，和她同桌的依旧是戴安娜。同学们也都很高兴，鲁比·吉利斯侧过头来向她点头示意，卡丽·斯隆给她传过来一张小字条，朱利娅·贝尔从后面的椅子底下

递了一“口”橡皮糖给她。安妮感觉幸福极了，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将铅笔削尖，把图片排列到书桌里。啊，和同学们在一起是多么美好啊。

安妮终于见到了新老师——斯塔西小姐。她欣喜地发现了，这位新老师同样是一位对自己大有帮助的心灵上的朋友。斯塔西小姐是位睿智、善良的年轻老师，她身上有种特殊的气质很容易让学生们喜欢她并且敬爱她，她很善于激发学生们在思想和道德上表现出最优秀的一面。在这样一种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环境的影响下，安妮每天都在进步。她将这种情绪带回了家，向一直都对她表示赞赏的马修和爱挑剔的玛瑞拉生动地描述了学校的功课和他们的计划。

“我发自内心地爱斯塔西小姐，玛瑞拉。她一举手一投足都那么高贵，嗓音那么甜润迷人。当她念我的名字时，我本能地感觉到她拼读出了E。今天下午我们进行了朗诵。要是当时你们也在教室里听我朗读《玛丽，苏格兰的女王》就好了。我将自己完全投入那部作品的情景里。放学回家的时候，鲁比·吉利斯对我说，当我朗诵到‘她说，现在为了我父亲的权力，我要向我那颗女人心诀别’这一句时，我的语调让她禁不住打了个冷战。”

“嗯，哪一天我在马棚里干活的时候，你也给我朗诵朗诵。”马修建议道。

“当然可以，”安妮想了一下说，“不过，效果恐怕不会太好。因为，当你面对的是屏声静气地听你朗诵的全班同学时，你的情绪是高昂的，很容易投入感情。而在牲口棚里，我做不到让你听得浑身发冷。”

“林德太太说，上周五她看见你们去了贝尔先生家山坡上，爬上那些大树顶，让她吓得胆寒。”玛瑞拉说，“我真不明白斯塔西小姐为什么要带你们

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那是因为我们学习自然课时需要对乌鸦窝进行观察，”安妮解释道，“周五的下午是我们的户外活动日，玛瑞拉。斯塔西小姐懂得真多，把一切都解释得那么清楚明白。之后，我们还要写一些关于户外活动的作文，我是写得最好的。”

“这话最好由老师说。”

“这话确实是斯塔西小姐说的，玛瑞拉。实际上，我也不敢骄傲，我的几何太糟糕了。不过，我也开始有些入门了。斯塔西小姐讲解得非常清楚明白。我已经很努力了，但离出色还差得很远。我向你保证，这个想法是很谦虚的。我喜欢写作文。斯塔西小姐总是让我们自己选择题目！现在，我们每天还进行体育锻炼。锻炼使你体型优美，消化能力增强。”

可是，进入十一月份时，斯塔西小姐提出了一项新的计划。这个计划是要筹备一场音乐会，同学们顿时欢欣鼓舞。因此，所有的野外下午、星期五朗诵和柔体锻炼在它面前都显得逊色了。音乐会将于圣诞节的晚上在会堂演出，演出所获得的收入用于购买校舍前面挂的一面旗帜。这个计划获得了来自各方的支持，因此，学生们很快就开始准备节目了。在所有参与表演的学生中，安妮·雪莉最投入、最兴奋。

“我们要表演六个合唱，戴安娜还要表演独唱。我在两段对话——‘反流言蜚语协会’和‘仙女王后’——里担任主角。男同学也有对话表演。我还要表演两段朗诵，玛瑞拉。一想到它，我就特别激动。最后，我、戴安娜和鲁比要表演一个小的舞台剧——‘信念、希望和博爱’。我要在阁楼上进行

朗诵的练习，如果你听见我在呻吟，可不要紧张。有一段朗诵要加进去呻吟才能达到催人泪下的效果，可是要练出具有表现力的呻吟可真不容易，玛瑞拉。简·安德鲁斯演王后，而我演她的一名宫女。我要头戴一个玫瑰花环，穿上鲁比·吉利斯借给我的便鞋，因为我没有便鞋。你知道，仙女都是穿便鞋的。哪儿有穿靴子的仙女，特别是头上包着铜的靴子？我们准备用蔓生的云杉藤和冷杉藤拼成警句，中间加上用粉红色薄纸做成的玫瑰花来装饰会堂。观众入席后，我们排成两行伴着埃玛·怀特用风琴演奏的一首进行曲，齐步走进会堂。哦，玛瑞拉，别这么冷淡，你难道不希望你的小安妮表演出色吗？”

“我只希望你规规矩矩的。等这场胡闹结束后，我希望你能够踏实下来，那样我才会高兴呢。现在你满脑子净是乱七八糟的东西，根本干不出好事来。至于你的舌头，它怎么就没有累的时候，真是个奇迹。”

安妮叹口气，只得离开厨房去了后院。天空中挂着一轮玉盘似的月亮，清冷的月光照到院子里，此时，马修正在那儿劈柴。安妮坐在他身旁的一截木头上，同他谈论起演奏会的事情来。值得欣慰的是，马修向来是一位好听众。

“嗯，我想那将是很精彩的音乐会，而且，我相信你会演得很棒。”他和善地低头瞧着那张热切的、生气勃勃的小脸说。安妮满足地笑了。毋庸置疑，他俩是一对最默契的好朋友。马修常常庆幸不是由他来培养安妮，否则的话，他就会经常在纵容和所谓的责任之间抉择，而他只能是束手无策。因为无关，他得以随心所欲地“娇惯安妮”——这是玛瑞拉给出的评语。不过，这样的“娇惯”效果并不差。有时候给孩子一些“欣赏”所带来的好处，比世界上所有的认真“培养”更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十二月一个寒冷的傍晚，马修无意间看到排练完“仙女皇后”的安妮和她的同学们，马修在暗处悄悄地望着她们，他发现他的安妮比那些女孩子更有神采，双眸更大、更明亮，而五官也更秀气。可是唯一不足的是安妮穿得那么朴素、单调！他当即决定送安妮一件漂亮的新裙子，这一点儿也不过分。再过两周就是圣诞节了，这刚好可以作为礼物。

第二天傍晚，马修驾车去了卡莫迪。他想着一定要克服不敢跟别人交流的障碍，最终达到买到衣服的目的。经过反复思量，马修决定去塞缪尔·劳森家的商店，而不去威廉·布莱尔商店。其实，他们家的人总是在威廉·布莱尔商店买东西的；可是，最近威廉·布莱尔家的两个女儿经常在那儿接待顾客，而马修向来惧怕女人。像买衣服这样的事情是需要大量沟通和相互磋商的，马修觉得一定要是个男店员才行。因此，他决定去劳森商店，塞缪尔或是他的儿子会接待他。

哎哟喂！最近塞缪尔商店扩大了营业范围，他们请来了塞缪尔妻子的侄女做店员。她是位漂亮的年轻人，打扮入时，一双褐色的大眼睛像会说话似的滴溜溜地转，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马修立时不知所措起来。

他脑子里剧烈地翻腾着，打着退堂鼓，又暗自给自己鼓劲加油，可是终究，他吭哧了半天，买了两样没用的东西——夏天用的耙子和二十磅的红糖，然后落荒而逃。马修驾车走到半道才缓过神来。太可怕了，他想。回家后，他赶紧把耙子藏进了工具室，把红糖拿交给玛瑞拉。

可是，马修不想放弃买裙子这件事，他思来想去觉得找个女人来帮忙。玛瑞拉肯定是不成的，她只会给他的计划泼冷水。那只有林德太太了，因

为在阿冯利所有的妇女中，马修只敢向她征求意见。于是，他去了林德太太家，这位好心的太太立刻满口应允。

“明天我去卡莫迪时，一定把这事办好。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我就按照我的眼光来选。我觉得安妮最适合穿深棕色，威廉·布莱尔商店新到了一批非常漂亮的艳光布。我也可以为她做好。因为，如果由玛瑞拉来做的话，安妮很可能会在圣诞节前知道，无法达到惊喜的目的。”

马修一听喜出望外，他要求林德太太按新的式样做。林德太太让他不必担心，肯定会按最新的款式给她做。马修离开后，林德太太自言自语地说道：

“那个可怜的孩子终于可以穿上件像样的衣服了，真让人打心眼里高兴。玛瑞拉把她打扮成那样，我一点儿都不能理解。我想她让安妮穿着朴素，是希望培养她的谦逊精神，可是，这好像更容易滋生孩子爱慕虚荣和不满的情绪。我敢肯定，这孩子一定知道自己和别的女孩在穿着上的不同。但是，没想到马修居然比玛瑞拉开通！那个男人昏睡了六十多年，终于醒过来了。”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玛瑞拉感觉到了马修有什么事瞒着她，可她猜不出是什么，直到圣诞节前夜，林德太太把那件新裙子送了来，她才明白。事已至此，她也没什么好阻拦的了。

圣诞节的那天早上，安妮唱着歌跑下楼来，绿山墙农舍中回荡着她的声音。

“圣诞快乐，玛瑞拉！圣诞快乐，马修！一个美丽的白色圣诞节，我喜欢。其他任何颜色的圣诞节都不像是圣诞节，是不是？我不喜欢绿色的圣诞节。其实，它们不是绿色的，是难看的、褪了色的棕色和灰色。哎呀，马

修，这是给我的吗？哦，马修！”

只见，马修腼腆地从纸包中取出那条裙子，摊开铺展，同时用请求宽恕的目光看了玛瑞拉一眼。而玛瑞拉以一副轻蔑的神情往茶壶里倒水，但却用眼角的余光饶有兴致地注视着这个场面。

安妮接过衣服，屏住呼吸默默地打量着它。哦，它真漂亮——具有丝制光泽的棕色艳光布；裙子上打满了精致的褶子和荷叶边；上衣按照最时髦的式样打了精美的横褶，领口上还镶了一圈薄纱般的蕾丝花边。再瞧这袖子——它们才是最值得夸耀的！胳膊肘部分是长长的袖管，上面有两个宽松的泡泡袖被一道道褶边和棕色丝带打成的蝴蝶结分开。

这时，安妮的眼里溢满了泪水。马修慌了，以为她不喜欢。

“我喜欢它！马修！”安妮将裙子搭在椅子上，握住双手。“哦，马修，我不知该如何谢你才好。瞧瞧这些袖子！哦，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幸福的梦。”

这时，玛瑞拉打断她的话说道：“我的意见是，安妮，你并不需要这条裙子，不过，既然马修决意送给你，那就爱惜它吧。林德太太还给你带来了一条棕色的发带，正好和这裙子配上。好了，坐下吃早餐。”

“我太兴奋了，恐怕吃不下早饭了。”安妮说，“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早饭就显得太世俗了。我要好好把裙子看个够，让眼睛饱餐一顿。让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如今泡泡袖仍旧很时髦。如果我还没来得及得到一件带泡泡袖的裙子，它们就不流行了，我想我绝对受不了。那样的话，我永远都不会有满足感。现在，我觉得我确实应该成为一个好女孩。可是，有时候当遇到那些难以抵制的诱惑时，我就让步了。不管怎么说，从这以后，我真的

要加倍努力了。”

这顿激动人心的早餐结束时，安妮从窗户那儿看到穿着深红色长外套的戴安娜出现了。她穿过小木桥时，安妮飞奔到斜坡下去迎接她。两个小女孩叽叽喳喳地说了好一会儿话。戴安娜给她拿来了约瑟芬姑奶奶送安妮的一双非常精巧的儿童便鞋，足尖部分镶饰了一串珠子，系着缎带蝴蝶结和闪闪发光的鞋扣。

“我觉得这好像是上帝安排好的。”戴安娜说，“正好不用借鲁比的便鞋了，她的脚比你的大了两码呢，如果仙女拖着不跟脚的鞋走路，太难看了。”

圣诞节晚上的这场音乐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小小的礼堂里挤满了人。所有参加演出的人表现得都非常出色，而安妮则是这场音乐会上最耀眼的明星，就连心胸狭隘的乔西·派伊也不得不承认。

“你的朗诵赢得了全场的喝彩，安妮。忧伤的那一段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哦，我当时紧张极了，戴安娜。当艾伦先生报我名字的时候，我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上那舞台的。我感到好像有一百万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我，可怕极了。我觉得脑子一片空白，连话都不会说了。接着，我想起了我那漂亮的泡泡袖，于是我来了勇气。我要好好表演，无愧于那双袖子，然后，我就开始朗诵了。这真的得益于我在家里的练习，否则，我根本无法顺利完成。我呻吟得像不像那么回事？”

“是的，太感人了！”戴安娜坚定地说。

“我坐下去的时候，看见老斯隆太太正在擦眼泪。我触动了别人的心弦，真感到自豪！这次参加音乐会的演出是一段令人难忘、值得回忆的经历。”

那天夜里都很晚了，安妮睡着之后，玛瑞拉和马修又在厨房的火炉旁坐了一会儿，内心极为不平静。这是他们俩这二十年来第一次去参加音乐会。

“我们的安妮演得不比任何一个人差。”马修自豪地说。

“是的，”玛瑞拉承认道，“她又聪明又可爱，马修。虽然，开始我反对这个音乐会的计划，不过现在看来没什么坏处。我为安妮感到骄傲，不过我不打算告诉她。”

“嗯，我也为她感到骄傲。她睡觉前，我已经这么对她说了。”马修说，“我们得为她的将来考虑一下了，玛瑞拉。我估计要不了多久，除了阿冯利学校以外，她还应该继续学习。”

“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玛瑞拉说，“到三月份她才满十三岁。可是，今晚我突然感到她长大了不少。她聪明、勤奋，我想让她以后继续到女王专科学校学习，这是我们能为她做得最好的一件事了。”

第九章

安妮又闯祸了

安妮三月份的生日一过，很快就到了四月份。一天傍晚，玛瑞拉开完救助小组的会后很欣慰地往家走，因为，她知道安妮会照料好一切。然而，当她走进厨房时，炉火灭了，没有茶点，安妮也不见踪影，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她不得不赶紧脱掉衣服，亲自准备晚饭，等马修耕完田回来吃。

马修一回来，她就怒气冲冲地跟马修唠叨起安妮的不是来。马修一直耐心地听着，为了他那饥肠辘辘的肚子，还是让玛瑞拉把怨气发泄个痛快，否则一旦争论起来，会耽误她干手头上的活儿。

晚饭做好，天都黑了，还不见安妮回来，玛瑞拉的脸色变得越来越不好看，她沉着脸洗好了碟子，并将它们放进柜子里。然后，她要下地窖取东西，便上楼去安妮的卧室拿蜡烛照亮。当她点亮了蜡烛，却赫然发现安妮正躺在床上，将脸埋在一堆枕头里。

玛瑞拉着实吃了一惊，看她表情不对，以为生病了，就焦急地向床边走去。而安妮又往枕头里缩了缩，好像怕见人似的。

“我没生病。可是，求求你，玛瑞拉，请你离开，别看我。我正处于绝望的深渊中，现在谁是班上第一名、谁的作文写得最好、谁在主日学校的唱诗班唱歌了，等等，这些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因为我哪儿也去不了了。我这一生都完了。”

玛瑞拉生气地问：“你到底怎么啦？”

安妮绝望地从床上爬起来，低声说：“看看我的头发，玛瑞拉。”

于是，玛瑞拉举起蜡烛，仔细地端详着安妮那一堆披散在脑后的浓密的头发，可它怎么变成这种颜色了？一种没有光泽的绿色，像铜锈似的，中间还夹杂着一些原先的红色，显得可怕极了。玛瑞拉有生之年没见过这么奇异的东西。

安妮呜咽着说：“我原先以为红头发是世上最糟糕的颜色了，但是现在我知道了，这个要比红发糟糕十倍。噢，玛瑞拉，我太不幸了。”

“不过，我想弄明白，你是怎么弄成这样的？”玛瑞拉说，“马上到厨房去——这里太冷了，然后跟我说说你都干了些什么。我早就有预感，你又要捅什么娄子了。算算，你已经有两个多月没闯祸了。好了，现在告诉我，你对头发都干了什么？”

安妮说她把头发给染了。玛瑞拉特别吃惊，她认为这是一种邪恶的表现。

“我知道这么做不守规矩。”安妮承认道，“可当时我脑子只想着，只要能摆脱红头发，即便是人人都讨厌我也值。我也考虑了后果，玛瑞拉，而且，

我还打算在其他方面好好表现来弥补这个过错呢。”

原来，玛瑞拉走后，一过沿街叫卖的小贩来到绿山墙门口，安妮被他大货箱子里那么多有趣的东西吸引了。

“他跟我说，他要努力挣钱，等攒够了钱就把他的妻子和孩子从德国接出来。他非常深情地说起他的家人，让我好感动啊。我就决定买些东西，尽一点儿心意。后来，我就看见了这瓶染发剂。那小贩说它保证能把任何头发染成美丽的乌黑色，而且不会褪色。刹那间，我仿佛看见了拥有一头乌黑头发的我，我难以抵挡这个诱惑。那个小贩说给我个面子，只收五角钱，权当是白送了。所以，我就买下它。他一走，我就回房间，按照说明书上说的步骤开始染发。我用光了整瓶染料，唉，玛瑞拉，当我看到我的头发变成了这么可怕的颜色时，我就开始后悔了，我一直在后悔。”

玛瑞拉听完事情的始末，严肃地教育她要从中吸取教训，虚荣心的结果只能导致不幸。然后，她建议安妮再好好洗洗头发。

于是，安妮开始一遍遍地使劲地用肥皂水洗头发，而这可怕的颜色染得很结实，丝毫没有被洗掉的迹象。看来，小贩所说的只有这句是实话，其他方面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了。

“噢，玛瑞拉，我该怎么办？”安妮泪汪汪地问道，“我没法活了。当人们刚把我曾经犯的错误忘得差不多了的时候，我又做了这样的一件，这回他们永远也不可能忘记了，而且他们还会认为我很不正派。噢，玛瑞拉，有一首诗是这样说的，‘当我们第一次行骗之时，就织出了一张如此纠缠不清的网’。说得多么对呀。还有，唉，乔西·派伊最爱嘲笑人了，哦，玛瑞拉，

我该怎么面对她啊！我是爱德华王子岛上最不幸的女孩。”

这样，安妮在绿山墙农舍足足待了一周，不敢出门，天天在家洗头发。外人里，只有戴安娜知道这个不幸的秘密，她严肃地向安妮保证绝不告诉任何人。戴安娜确实遵守了自己的诺言。

到了周末，已经无计可施了，玛瑞拉坚决地说道：“这不管用，安妮。这是前所未有的最牢固的染发剂。只有把头发剪掉，否则是没有办法弄掉的。而且，你这种样子怎么能出门呢？”

安妮很想哭，但是，她意识到玛瑞拉的话是千真万确的，只得悲伤地叹着气去拿剪刀，一咬牙让玛瑞拉把头发剪掉了。

星期一，安妮又去上学了。她剪短了头发的事在学校引起了轰动，但是让她感到欣慰的是，谁也不知道其中的真正原因，就连乔西·派伊也不例外。乔西依旧没忘了嘲笑安妮一下，说她看上去简直就像个稻草人。

“乔西对我说那话的时候，我本想回敬她几句的，但最后我什么都没说。”那天晚上，安妮告诉玛瑞拉。玛瑞拉因为犯了头疼病正在沙发上躺着。“因为，我觉得这也是对我的一种惩罚，我都应该接受，而且，我也愿意原谅她。原谅别人会感觉自己品德高尚，是不是？从此以后，我打算一心一意地做好人，再也不去想变得漂亮了。我当然知道行为美比相貌美更加可贵，但有时我还是有些矛盾的。我真的希望自己能成为好人，玛瑞拉，就像你、艾伦太太和斯塔西小姐一样，长大后为你争光。戴安娜说，等我头发长长以后，可以用一根黑色的天鹅绒带子把头发扎住，在两边打上蝴蝶结。她说这样会非常好看的。我要给它取个名字叫束发带——这听上去似乎要浪漫些。

我是不是话太多啦，玛瑞拉？是不是吵得你头疼？”

“我的头疼现在好多了。不过今天下午疼得可真厉害。头疼病越来越严重了，这样下去我得去找个医生看看。至于你的唠唠叨叨，应该说我不太在意，我已经非常习惯了。”

其实，玛瑞拉的意思是她爱听安妮的唠叨。

夏天来了。这一年的夏天，安妮和戴安娜大部分玩耍的时间都是在池塘附近度过的。“悠闲的旷野”已经成了过去，因为春天的时候，贝尔先生无情地将那一小圈树砍掉了。安妮为此曾坐在那堆树桩间流了大把大把的眼泪，事后她回想起来，感觉此举中包含着浪漫意味。不过，她很快就想通了，觉得自己和戴安娜都已满十三，眼看将近十四岁，再玩这些幼稚的游戏，未免和年龄太不相称了，而且，她们很快就在池塘周围找到了更加有趣的玩乐。有时，她们会快乐地在桥上钓鲑鱼，她们两个还学会了划船；有时，她们会划着巴里先生的平底小船去四处闲逛，那船是巴里先生用来射猎野鸭的。

这天午后，简·安德鲁斯、鲁比·吉利斯来找安妮和戴安娜玩。于是，她们就在果园坡下面的池塘边，一个类似码头的一块空地上玩耍起来。

安妮提议用戏剧的形式来演伊莱恩。去年冬天的时候，学校教了坦尼森的诗，女孩子们，尤其是安妮，对美丽的百合少女、兰斯洛特、吉尼维尔和亚瑟国王以及那个时代，充满了深深的向往。她们反复熟读诗章，这些人物在她们心里变得活生生的了。

她的提议得到了热烈的响应，而且，她们发现，把平底船从岸边推出

去，它会顺着水流从桥下漂走，最后在池塘拐弯处的另一块空地上自行停下来。根据剧情这样演伊莱恩，艺术效果是最好的。

安妮演伊莱恩，鲁比演亚瑟国王，简演吉尼维尔，戴安娜演兰斯洛特。她还让戴安娜拿来一条她妈妈的黑色旧围巾。然后，安妮闭上眼睛躺在用黄色的旧钢琴罩代替金布铺就的船底上。这个季节没有白色的百合花，于是，安妮的手里拿着一株高高的蓝蝴蝶花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最后，再用黑色旧围巾盖在安妮的身上当柩衣。

“好了，一切都准备好了。”简安排道，“先吻她的额头，然后，戴安娜，你说：‘妹妹，永别了。’鲁比，你说：‘永别了，亲爱的妹妹。’你们两个人要尽量地表现出悲伤。安妮，看在上帝的分上，你稍微露点儿笑容吧。你知道，伊莱恩‘躺着，仿佛在微笑’。对，这样好一些。现在把船推出去。”

于是，船被推了出去，它从一截老树桩旁重重地擦过去。戴安娜、简和鲁比看到小船已经顺流漂向小桥，便立即向下游的那块空地飞奔而去。按照剧情安排，兰斯洛特、吉尼维尔，还有国王，应该在那个地方迎接百合少女。

在平底船漂流的最初几分钟里，安妮完全陶醉在浪漫的艺术境界中。忽然，她感觉身子底下湿乎乎的，平底船漏水了。这个浪漫的故事在不浪漫中结束了。我们的伊莱恩不得不赶紧爬了起来，抱着她的金布床罩和黑锦缎柩衣，不知所措地望着船底那一条大裂缝，水正从这里汩汩地往里灌。原来，刚才那截断树桩扯掉了钉在船底的毡毛条。当时她们谁都没注意到。现在，安妮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相当危险。照这样灌进来的速度，不等漂到下游的空地上，船就沉下去了。安妮想把船快点儿划到岸边，可是桨丢在岸上了！

安妮一看没有办法控制险情，吓得嘴唇发白，发出了一声无比凄厉的尖叫。不过，她还未失去理智，她的脑子快速转动，发现了一个机会。事后，她对艾伦太太说："我只有无比诚恳地向上帝祈祷，但是，我不能闭上眼睛祈祷，因为我知道，上帝会指给我一条出路的。船一定要靠近一根桥桩，让我能攀着爬上去。那些桥桩其实就是老树干，上面有许多树节和老树干。我一边祈祷，一边密切注意。我一遍又一遍地念祷告词。上帝真的回应了我，他让平底船撞上了一根桥桩，而我赶紧将钢琴罩和围巾甩到肩上，爬上了这根天赐的大树桩上。我没忘记感激上帝，我默默地祈祷了一下。然后，我紧紧地抱住桥桩，等待着别人的救援，否则凭借我个人是无法回到岸上的。"

很快，船就沉没了。这时，远处的鲁比、简和戴安娜，眼睁睁地看着船沉了下去，以为安妮也跟着一起沉了下去。一瞬间，她们吓傻了，愣愣地站在那儿，脸白得像纸一样，接着，她们几个异口同声地尖叫起来，然后，发了疯似的跑过森林，上了大路时谁都没顾上瞧一眼桥下。此时，安妮正绝望地紧紧抱着那个大树桩，她看到了她们奔跑呼叫的身影，以为很快就会有人来救她。于是，安妮耐下心来忍着，因为这姿势太难受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对于不幸的百合少女来说，每一分钟都像一个钟头那么难熬。可是，左等右等也不见有人来救她。望着身下可怕的绿色深渊，安妮吓得浑身发抖，脑子里开始想象着各种可能发生的可怕情形。

就在安妮的臂膀和手腕酸痛得让她感到绝望时，吉尔伯特·布莱思划着哈蒙·安德鲁斯的平底小渔船从桥下经过，当他无意间向桥桩瞥去时，他非常惊讶地发现，一张苍白的、透着轻蔑神情的小脸上两只满是惊惧的灰色大

眼睛正望着自己。

他迅速将船向桥桩靠去，并向安妮伸出手来。安妮即便不想，也没别的法子，只得紧紧地抓住吉尔伯特·布莱思的手，爬下来进了小船。她一身的泥，又脏又湿，怀里的围巾、钢琴罩也都湿答答的，于是，她又羞又恼地坐下来。在这样的情形下，想保持尊严是不可能的！

安妮冷冷地简要地向吉尔伯特说明了一下情况。当船靠上岸，安妮不屑于他的帮助，自个儿敏捷地跳上了岸。“非常感谢你。”她傲慢地说。她欲转身离开时，吉尔伯特也跳到岸上伸手拉住了安妮的胳膊。

他急切而真诚地说：“上次，我不是故意惹恼你，只想开个玩笑，而且，事情过去那么久了，现在你的头发漂亮极了——我真的这么认为。让我们成为朋友吧。”

安妮迟疑地望着吉尔伯特的脸，这是长时间以来安妮第一次正视他。她觉得吉尔伯特淡褐色的眼睛中流露出的羞涩与热切的神情竟然是这么好看。她的心忽地热了一下，好像有了一丝好感。但是，两年前那倍感耻辱的一幕又忽地在她眼前闪现，那么清晰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这颗受伤的心一点儿没有被抚平也没有忘却。所以，她立刻坚定了那颗动摇的心。她要恨吉尔伯特·布莱思！她永远也不要原谅他！

“不，”她冷冷地说道，“我永远也不会和你成为朋友的，吉尔伯特·布莱思，而且，我也不愿意那样做！”

吉尔伯特的脸立刻僵住了，他满脸怒气地又跳回小船，“我也再不会请你做我的朋友了，安妮·雪莉，而且，我也不在乎你的存在！”



他气呼呼地划着桨迅速离开了，安妮努力地向满是枫树和蕨草的陡峭小路上走去。她虽然高昂着头，一副傲气的样子，但内心里却翻腾起后悔的感觉来，有那么一刻几乎是想答应他做好朋友的。当然，他曾残忍地侮辱过自己，不过……总而言之，安妮真希望自己能坐下来，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这样心里才会舒服些。现在，她确实感到浑身的酸痛，惊吓解除了，绷紧的神经松懈了，因此，所有的不适感就紧跟着来了。

走到半路，她碰到了焦急的简和戴安娜，她们正往池塘边飞跑而来，惊慌、恐惧、亢奋的样子就像个疯子似的。从看见船沉没，她们已经转了一大圈找大人们来救安妮，可是，那么不巧，在果园坡她们没找到人，巴里先生和太太都出去了。她们跑到绿山墙，也没找到人，玛瑞拉去卡莫迪了，而马修正在后面的地里晒干草。鲁比·吉利斯彻底吓垮了，变得歇斯底里，只好留在果园坡慢慢恢复。

当戴安娜看到活着的安妮时，激动地抱住她的脖子又哭又笑。安妮疲惫地说:“我爬上了一根桥桩，碰巧遇到了吉尔伯特·布莱思划着安德鲁斯先生的渔船打这儿过，于是，他把我带到了岸上。”

“哦，安妮，他真伟大！啊，好浪漫的场面！”等简能喘上气时，她说道，“从今以后，你肯定要和他说话了吧。”

“不，我永远都不会。”安妮迅速答道，再次见到好朋友们，安妮的精神一下子又恢复了过来，“现在，我再也不想听到‘浪漫’这个词了，简·安德鲁斯。把你们吓成这样，我很抱歉，这全是我的错。我确信我属于生来运气就不好的人，我所做的每件事，都会使我或者最亲近的朋友们陷入困境中。”

当天下午事情就传开了，巴里和卡思伯特两家人都感到后怕极了。安妮回到东山墙痛哭了一场。然后，她平静下来，又一如既往地快乐起来。

安妮总结道：“今天发生的事给了我一个极有价值的教训。自打我来到绿山墙农舍，我就一直在犯错，可是每一个错误都帮助我改掉了一个坏毛病。紫水晶胸针那件事使我知道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要乱碰。在‘闹鬼的森林’上犯的错让我知道不能乱用想象力。止痛剂蛋糕事件治好了我在烹调上的粗心大意。染头发治好了我的虚荣心。现在，我再也不在意自己的头发和鼻子——至少是很少想了。今天犯的这个错误会纠正我过分追求浪漫的毛病。我敢肯定，你不久就会看到理智起来的我，玛瑞拉。”

“希望如此。”玛瑞拉表示怀疑地说。

可是，当玛瑞拉出去干活儿后，一直闷声不响地坐在角落里的马修将一只手搭在了安妮的肩上。

“别完全放弃你的浪漫思想，安妮。”他害羞地低语道，“有一点儿浪漫是件好事——当然啦，别太多，保持一点儿，安妮，保持一点儿浪漫。”



第十章

即将破茧成蝶

九月的一个傍晚，戴安娜跑来告诉安妮，约瑟芬姑奶奶寄信来邀请安妮和她下星期二到镇上她家住几日，然后带她们参加展览会。巨大的快乐让安妮有眩晕的感觉，她让自己靠在一棵枫树上，以免摔倒。但是，她担心玛瑞拉不会让她去。幸运的是，在巴里太太的劝说下，玛瑞拉同意安妮到约瑟芬姑奶奶家去。

星期二，巴里先生驾车带着两个女孩天刚蒙蒙亮就出发了，因为，巴里先生当天还要返回。等他们到达镇子上老巴里小姐的宅第时，都快中午了。

这是一座有年头的雅致的老宅子，远离闹市，坐落在一片绿色的榆树和枝叶茂盛的山毛榉间，显得偏僻而幽静。这时，巴里小姐已站在门口迎接他们了，脸上带着笑意，连眼睛都闪着喜悦的光芒，她亲切地跟姑娘们打着招呼。她们进了布置得富丽堂皇的房子里，这两个乡下小姑娘感觉手足无措起来。

“跟宫殿似的，是不是？”戴安娜低声说，“我是第一次来约瑟芬姑奶奶

的家，没想到这么豪华。如果朱利娅·贝尔能看到这一切就好了，不然她总以为她妈妈的客厅有多了不起。”

“天鹅绒地毯，”安妮深深地叹了口气，“还有丝绸窗帘！我在梦里见过这些东西，戴安娜。现在，我真正见识了，却没有欣慰的感觉。这间房子里的每样东西都那么完美、华贵，对我来说也就没有想象的余地了。生活虽然贫穷，却可以任意想象，那是多么欣慰啊！”

在镇上生活的这几天，每一天都是快乐无比的，这让安妮和戴安娜回味了很多年。

星期三，老巴里小姐带她们去了展览会现场，她们在那儿待了一整天。

“展览会是一个让人留恋的地方。”后来安妮对玛瑞拉这样叙述道，“有那么多有趣的事，都太好玩了，我无从选择。不过，我觉得我最喜欢马、花和刺绣。乔西·派伊编织的花边得了一等奖，我真替她高兴。你没想到我会为乔西高兴吧？这说明我在进步。哈蒙·安德鲁斯先生培养的格雷文思坦苹果得了二等奖，贝尔先生的猪拿了一等奖。克拉拉·路易丝·麦克弗森的绘画得了奖，林德太太的自制黄油和奶酪得了一等奖。这次阿冯利的成绩不错，是不是？周边各镇的人都来看展览，人山人海的。玛瑞拉，在人群中我感觉自己非常渺小。后来，老巴里小姐带我们去大看台上看赛马。戴安娜很热衷，她认为红马会赢，要跟我赌一毛钱。我不相信它会赢，而我也不想和她赌，因为，我要一五一十地告诉艾伦太太我的见闻，而我确信打赌的事是不能告诉她的。既然不能告诉她，我就不能去做。有一位牧师太太做自己的朋友，就有了一份道德约束。我幸亏没打赌，因为红马真的赢了，要不然我就

得输掉一毛钱了。所以你瞧，美德是有好报的。我们看见一个人乘气球飞上了天。我也想坐气球上天，玛瑞拉，那会多么让人激动啊。噢，玛瑞拉，总之，这一天过得令人终生难忘！晚上，就像巴里小姐曾经答应过的那样，她安排我们在客房里睡觉。那是间很舒适雅致的房间，玛瑞拉，不过不知怎么的，我再也不觉得新鲜好奇和感到自豪了。这就是人长大后不好的一点，我开始意识到了。那些你小的时候特别向往拥有的东西，等你真正得到时，就变得不那么美好了。”

星期四，两个女孩坐车到公园里玩了一天。晚上，巴里小姐带她们去音乐学院看了一场音乐会，那晚是一位著名的歌剧女演员登台演唱。对安妮来说，那个晚上她全身心地沉浸在快乐的仙境中。

“噢，玛瑞拉，整个音乐会精彩得难以用语言来形容。我如醉如痴，一语不发地坐在那儿。当塞利斯基夫人开始演唱时，她把我带进那个美妙的世界里。噢，我仿佛觉得做一个好人不再那么难了，我激动得泪水夺眶而出。演出结束时，我感觉失落极了，我告诉巴里小姐，从精彩美妙的世界中突然又跌回到平凡的生活里，让我一时接受不了。她说不如我们一起到马路对面的餐馆里吃上一杯冰激凌，或许我就能清醒过来。虽然，那个建议听上不怎么样，然而令我吃惊的是，它还真管用。冰激凌真好吃，玛瑞拉，而且是在夜里十一点的时候来一杯冰激凌，那个感觉是那么愉快和奢侈。戴安娜说，她相信自己生来就适合过城市生活。巴里小姐问我的想法是什么，我说我得进行一番认真思考后，才能把结论告诉她，所以，上床后我认真地思考了一番。我得出了结论，玛瑞拉，我天生就不适合过城里的生活，而且我为此感

到高兴。晚上十一点坐在灯火通明的餐馆里吃冰激凌，偶尔一次还是很有意思的，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我更愿意在十一点的时候躺在东山墙里呼呼大睡，甚至在睡梦中也知道窗外的星星在闪耀，风儿在小溪对面的冷杉林中呼啸。第二天吃早饭时，我如实告诉了巴里小姐，她听后却哈哈大笑。不管我说什么，就算说的是最严肃的事，巴里小姐都会笑。我不喜欢这一点，玛瑞拉，因为，我没觉得自己可笑。不过，她是位非常好客的女士，那么盛情地款待了我们。”

星期五，两个女孩回家的时间到了，巴里先生如约驾着马车来接她们了。

“嗯，我希望你们在这里过得很愉快。”巴里小姐道别时对她们说道。

“是的，我们过得很愉快。”戴安娜说。

“你呢，安妮姑娘？”

“我每分每秒过得都很愉快。”安妮说着，动情地跑到巴里小姐的跟前，双手搂住了老太太的脖子，亲吻着她满是皱纹的脸。戴安娜惊得目瞪口呆，因为，她从来不敢这样做，她怕姑奶奶说她放肆。不过，看起来巴里小姐没有生气反而很高兴，她站在阳台上，目送着马车从视线中渐渐消失。然后，她叹了一口气，转身往回走进她的那栋大房子里，没有活活泼泼年轻生命的大房子里。忽然，她感觉这样的日子是那么孤单寂寞。她自言自语道：“我觉得玛瑞拉的选择是对的。如果家里有个像安妮这样的孩子，那我每天都会过得很愉快很幸福的。”

回家的旅途同样是快乐的，其实是更加快乐，因为马上就要回到温暖而甜蜜的家了。傍晚时分，他们已上了海滨大道，已经可以望见远处晚霞映照下

的阿冯利的山丘。沿着海滨路蜿蜒向前，她们听着海浪拍打着岩石发出悦耳的沙沙声，闻着强劲清新的空气中夹杂着的浓重的海腥味，感觉惬意极了。

“哦，活着，回家，多美好啊。”安妮低声说。

当安妮轻快地走进绿山墙农舍，走进厨房，她看到热气腾腾的晚饭正摆在桌上等着她。

“我的安妮，你回来啦？”玛瑞拉放下手中的针线活儿说道。

“是的，噢，回家真好。”安妮快乐地说，“我想亲吻每一件东西，甚至包括那闹钟。哎呀，玛瑞拉，有烤鸡肉！难道是专门为我做的吗？”

“是的，我专门为你做的。”玛瑞拉说，“我想，坐了那么久的车，你一定饿坏了，想吃些可口的东西。快去脱掉衣服，等马修一回来，我们就吃晚饭。你回来了我真高兴。这几天你不在，冷清得要命，如果再有四天，我绝对受不了。”

晚餐后，在温暖的火炉前，安妮坐在马修和玛瑞拉中间，向他们详细地讲述了她的一番经历。

十一月份的一个傍晚，夜幕早早地降临了，绿山墙笼罩在初冬寒冷的暮色中，然而，厨房的火炉里跳动着的红色火焰让人感到温暖又安心。此时，安妮蜷缩在壁炉前的地毯上，安静地看着书。玛瑞拉悄悄地温柔地望着她，这种柔情只有在不被安妮感觉到的情况下才会显露出来。这种爱原本是很容易用语言和表情来表达的，但是在玛瑞拉这儿却行不通。不过，她深藏于心的对安妮的爱却非常深厚和强烈。

她凝视了一会儿安妮，然后说道："斯塔西小姐来征询我们的意见，是否同意你上女王专科学校，将来当一名老师？"

"哦，玛瑞拉！"安妮一听双手紧握，跪了下来。"我一直梦想当一名老师。自从鲁比和简开始谈论女王专科学校入学考试的事以来，我内心一直期望我也可以参加。可我不能说，因为，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是奢望。我多么想当一名老师啊。但是，据说学费非常昂贵，安德鲁斯先生说，供普丽西上完大学要花掉他一百五十加元。"

"学费的问题不需要你来操心。当马修和我决定抚养你时，我们就已经考虑好了要尽我们所能给你提供好的教育。我认为一个女孩应该学习一些养活自己的本事，不管她是否有这个必要。只要马修和我在这儿，绿山墙一直都是你的家。所以，如果你愿意，就去参加'女王班'的学习吧，安妮。"

"哦，玛瑞拉，谢谢你。"安妮伸出双臂搂住玛瑞拉的腰，抬起头热切地望着她的脸。"我十分感激你和马修。我一定努力学习，竭尽全力为你们争光。但是，我想提醒你别对我的几何抱太大希望，不过我认为，如果我努力学习，那就一定能在其他科目上保持住我的优势地位。艾伦先生说每个人都应该树立生活目标，并且为此坚持不懈地奋斗。将来成为一名像斯塔西小姐一样的老师，这就是我的人生目标，你觉得呢，玛瑞拉？"

"女王班"如期成立了。吉尔伯特·布莱思、安妮·雪莉、鲁比·吉利斯、简·安德鲁斯、乔西·派伊、查理·斯隆和穆迪·斯珀吉翁·麦克弗森加入了这个班。而戴安娜·巴里的父母不打算送她去女王专科学校学习，所以，她没有参加。这对安妮来说简直是沉重的打击。自从明妮·梅患喉头炎

的那晚开始，她和戴安娜做任何事情都是形影不离。开始额外补习的第一个晚上，“女王班”的同学们留了下来，而戴安娜和其他同学则慢吞吞地走出教室。一想到，从此她将和戴安娜分别，她孤零零地一人穿过“白桦小径”和“紫罗兰溪谷”时，安妮就控制不住地想冲出去追赶好友，但她还是忍住了。她很难过，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于是，她赶紧将脸躲到了举起的拉丁语法课本后。无论如何，安妮不能让吉尔伯特或乔西·派伊看见她的眼泪。

那天放学回家后，安妮告诉玛瑞拉：“我们‘女王班’的同学今后个个都很有意思。简和鲁比的学习目的就是毕业后做教师，那是她们的最高理想。鲁比说她毕业后只想当两年的老师，然后就结婚成家。简说她这辈子只教书，永远、永远都不结婚。乔西·派伊说她上大学只是为了受教育，因为她不用为生活发愁。她说，孤儿们的生活境况就差得多——他们必须为了生活一天到晚地奔忙。穆迪·斯珀吉翁的理想是当一名牧师。查理·斯隆说他要进入政界，当议会议员，但是林德太太说他干不了，因为他们一家都是老实人，而如今只有流氓恶棍才能在政界混得开。”

“女王班”的同学只剩下吉尔伯特·布莱思，她却不说了，转移了话题。于是，玛瑞拉好奇地问吉尔伯特将来干什么。

“真是不凑巧，我就是不知道吉尔伯特·布莱思的人生抱负——如果他有抱负的话。”安妮轻蔑地说。

现在，在吉尔伯特和安妮之间开始公开地、明确地较上劲儿了。如果说之前的竞争还是单方面的，那么现在，吉尔伯特毫无疑问地下定决心要在班上拿第一，他可是安妮不可小视的劲敌。班里其他同学的实力跟他俩相差很

大，所以没人想同他俩竞争。

自从那天安妮在池塘边以不容置疑的口吻拒绝了他请求原谅、和解的声明以来，吉尔伯特就公开地表示了对立。除了要跟安妮一决高下的坚定立场，还露出一副无视安妮·雪莉存在的架势。他和其他女生互动频繁有说有笑的，他还和她们交换书籍、讨论功课和制订学习计划，有时还会和某位女生一路走回家去。他再也不去注意安妮了，这让安妮多少有些气鼓鼓的。尽管她骄傲地告诉自己不在乎，但是没用。在她倔强的、小小女性的心灵深处，她知道自己其实是在乎的，而且她知道，如果“闪光的小湖”那一刻重新来过，她的回答一定是截然不同的。突然，她惊讶地发现自己一直以来对他抱有的积怨已荡然无存——就在她最需要它的力量来支撑自己时消失了。她细细回想令她没齿难忘的那一幕，琢磨所有细节与情绪，试图找回令她心满意足的那种愤怒，但是毫无效果。池塘边的那次是她强烈的怨恨的最后一次发作。当她意识到自己已不知不觉地原谅了他时，已为时过晚。

但是，安妮不想让别人知道她后悔了，她决定“把自己的感情深深地隐藏起来，并逐渐忘却它”。值得一提的是，她做得相当成功，谁都不知道，包括戴安娜。

很快，冬天在安排有序的愉快而紧张的任务和学习中过去了。对安妮来说，日子就像挂在脖子上的那串项链上的金色珠子，哧溜一下滑过去了。她每天都很快乐、朝气蓬勃，有许多课程要学，有许多荣誉要争取，有许多有趣的书要看，在主日学校的唱诗班里要练习新的曲子，要在牧师家同艾伦太太度过愉快的周六下午。就这样，在安妮的忙碌中不知不觉迎来了又一个春

天，整个世界再度花团锦簇。

春天万物复苏，自然界每天都在发生着有趣的事情，而这个时候的学习任务则因为春天的到来而稍稍失去了吸引力。因此，当其他学生放学后奔跑在绿色的原野上、树木茂盛的林间小道和偏僻的草地时，留在学校里的“女王班”渴望地注视着窗外，他们猛然发现自己已多多少少地失去了曾在寒冷的冬日拥有过的对拉丁动词和法语练习的强烈的兴趣和热情，就连安妮和吉尔伯特也都提不起劲儿来，对名次什么的也都无所谓了。当学期结束，快乐的假期在期盼中终于来到老师和学生们的面前时，他们都非常高兴。

“在过去的一年里，你们学得不错。”学期的最后一个晚上，斯塔西小姐对他们说道，“你们值得拥有一个愉快的假期。尽情享受你们的户外时光吧！在假期里充分积蓄起健康、活力与雄心，完成明年的计划、达成你们的目标。你们要知道，在入学考试的前一年这将是一场战争般的较量！”

那天晚上，安妮回到家后，将所有的课本放进阁楼上的旧皮箱里，并将它锁好，然后把钥匙扔进了杂物盒。

“这个假期我不会再看一眼教科书。”她对玛瑞拉说，“一个学期我都在努力学习，我刻苦钻研几何，把第一册书上的每一条定理背熟，就算字母有所改动也难不倒我。现在，我对那些实实在在的东西感到厌倦了，这个夏天我要让想象力自由驰骋。这说不准是我作为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姑娘的最后一个夏天了。林德太太说，如果明年我继续像今年这样长个儿的话，我就得穿长一些的裙子了。她还说我已经往少女那儿发育了。等我够得上穿长裙子时，我的言谈举止就要端庄、大方。到了那个时候再信什么仙女，恐怕是不行的

了，所以，我打算今年夏天用我的全部热情去相信仙女的存在。”

暑假里的一天下午，斯潘塞维尔的一个医生，就是明妮·梅患喉头炎的晚上被马修接来的那个，意外地在他的一个病人家里碰到了安妮。他吃惊地打量了一番安妮，摇了摇头，然后托人给玛瑞拉·卡思伯特带了封信。信是这么写的：

一定要让你们的红发姑娘整个夏天都在户外活动，在她变得有活力、步履轻盈前，别再看书、做功课了。

玛瑞拉读完这信吓了一大跳，仿佛宣告了安妮因身患肺结核而即将死亡的判决，除非严格遵照医生的嘱咐，否则事情会越来越糟。于是，玛瑞拉对安妮开了绿灯，任她自由、尽情地玩耍。她散步，划船，采果子，放松身心地沉醉在自己的快乐中。当九月来临时，她已经恢复了活力，双目炯炯有神、身手敏捷，步伐有力，如果斯潘塞维尔医生再次见到她肯定会非常满意。而这时，她对未来又充满了壮志与豪情。

“我现在对学习又充满了热望。”当她把书从阁楼上拿下来时宣布道，“噢，你们这些亲爱的老朋友，真高兴又见到你们诚恳的面孔了——是的，就连你也不例外，几何书。我度过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暑假，玛瑞拉，就像上个星期天艾伦先生所说的那样，我现在就像一个憋足了劲儿站在起跑线上的壮汉，就等一声号令了。”

开学时，斯塔西小姐再次见到她的学生时，她发现所有的学生都步入了正轨。特别是“女王班”的学生，他们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即将到来的一场激烈的竞争中，也就是说下一学年结束时，他们就要面临淘汰制的“入学考试”了。这件事对他们来说都是罩在头上挥之不去的一道阴影，一想到这件事，他们无不心情沉重。

不过无论如何，这个冬季都是一个快乐、忙碌、幸福、短暂的冬季。课程一如既往的有趣，竞争一如既往的激烈。思想、情感、人生抱负等自我意识的觉醒，新知识的冲击，这一切似乎都是安妮渴望得到的。

而这些大部分是在斯塔西小姐睿智而悉心的关怀与教导下正在逐步取得。她指导班上的同学进行独立的思考、探索和发掘，并且鼓励大家背离陈腐的常规习俗，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种举动使林德太太和学校的理事们相当吃惊，他们对既定的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持不赞成的态度。

这个阶段，安妮除了学习也参加了大量的课外活动，因为，玛瑞拉一直记着斯潘塞维尔医生的意见，不再反对安妮偶尔为之的出游了。同学们举办的辩论会获得了成功；举行了几次音乐会，有一两次的晚会几乎接近成年人的规模；还举行了几次雪橇比赛和溜冰游戏。

安妮的身高也蹿得挺快。有一天，玛瑞拉和她偶然地并排站在一起时，惊讶地发现这个孩子已经超过了自己。她深爱着的那个孩子不知不觉地变了、长大了，变成了眼前这个神情严肃、个子瘦高的十五岁姑娘，眉宇间流露出卓尔不凡的姿态。玛瑞拉同样深爱着长大了的安妮，但是，她感叹时光的流逝、把握不住，内心涌起一股悲伤及失落感。

除了身体上的变化，安妮其他方面也发生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变化。首先，她变得沉稳了。现在，她也许依旧像以前那样沉湎于幻想中，可是，倾向于多思考而少言语了。她告诉玛瑞拉："我更愿意思考，然后将那些美好的思想的火花像珍宝一样收藏在心里，这样不至于被别人嘲笑或怀疑。我现在有很多事要学，要做，要思考，根本没有时间说那些话了，而且，斯塔西小姐说简明扼要的言语更加有力而精彩。她一直在教导我们把文章写得越简洁越好。起初做到这一点挺难的。我过去习惯于搜肠刮肚地将所想到的华丽辞藻堆砌上去，我现在正逐步减少，每次减少一点。我已经习惯少说、不说空话了，我自己也感觉文章比以前写得好多了。"

安妮对两个月后的考试却不那么自信，"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没问题——然后又非常担心。我们很努力地在准备，斯塔西小姐已经帮我们进行了彻底的复习，但是也不能有把握一定能通过。我们每人都有一块绊脚石。我的当然是几何，简的是拉丁文，鲁比和查理的是代数，乔西的是算术。穆迪·斯珀吉翁说他对英国历史完全没有信心，根本及格不了。斯塔西小姐会在六月份的时候给我们做几次测验，其难度不亚于女王专科学校的入学考试，而且她会严格打分，让我们做到心中有数。我希望这场考试快点儿过去，玛瑞拉，它搅得我整日心神不宁。有时候我半夜惊醒，一筹莫展地想考不上该怎么办。"

"那也没什么，再考一回呗。"玛瑞拉宽慰地说。

"唉，我不敢想象自己能不能接受第二次。没考上将是多么大的耻辱啊，特别是如果吉……如果其他同学考取了的话。"



第十一章

马修的骄傲

很快就到了六月底学期结束的时候，而斯塔西小姐也将结束在阿冯利学校的授课及管理工作。学期的最后一天，举行了告别仪式，斯塔西小姐的告别词感人肺腑，同学们都哭了。安妮和戴安娜的眼睛都哭肿了，她们揣着湿答答的手绢回了家。她们分手时约定，安妮到镇上参加入学考试时将写信给戴安娜。

星期一，安妮去了镇上，住在约瑟芬姑奶奶家。星期三，戴安娜就收到了安妮的信。

最最亲爱的戴安娜：

现在是星期二晚上。今天早上斯塔西小姐陪我们一起去的学院，我、简、鲁比和乔西四个人。鲁比让我摸她的手，她的双手冰冷。乔西说我像一夜都没睡觉的样子，她说就算我考上了，她也不相信我有足够的精力和强健

的体质完成枯燥单调的师范课程的折磨。

我们到达学院时，已经聚集了几十个学生，都是从全岛各地赶来的。穆迪·斯珀吉翁紧张得一遍遍地背乘法表，他一停下来，就会心慌意乱，把原先知道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而乘法表可以让他掌握的知识各就其位。

到达指定的教室后，斯塔西小姐就离开了。简和我坐在一起，她非常镇静、从容，让我羡慕不已，而我的心怦怦地跳得非常剧烈，都能听到心跳声，不知道教室里的同学听到没有。当英语考卷发到我手上时，我的脑袋嗡的一下，一片空白。戴安娜，那可怕的一瞬间就像四年前我询问玛瑞拉我是否可以留在绿山墙农舍时一模一样——然后我镇定了下来，之所以镇定，是因为我知道我无论如何也得攻克这张考卷。

下午考历史。历史考卷非常难，我把年代日子记混了。不过，我自我感觉考得还可以。但是，啊，戴安娜，明天就要考几何了，一想到它，我就下定决心坚决不去打开我的几何课本。要是乘法表能对我起点儿作用，那从现在起，我一定要把它背到明天早上。

今天晚上我去看望了其他女生。在路上我碰到了穆迪·斯珀吉翁，他正漫无目的地走着，看上去心烦意乱极了。他说他历史肯定及不了格，他就是让父母失望的命。他说不考了，明天就回家。他还说实在不行就去做个木匠，那会容易很多。我鼓励他，劝他无论如何也要考完，因为如果半途而废，就对不起斯塔西小姐了。

当我到达她们住的地方时，鲁比歇斯底里症发作了，她刚刚发现自己英语考卷上的一处严重错误。她恢复常态后，我们去外面吃了冰激凌。真希望

你能和我们在一起。

嗅，戴安娜，只要考完几何就好啦！但是，正如林德太太说的，不管我的几何及不及格，太阳会照常升起和西下。这话虽然有道理，但对我来说却起不到安慰作用。我倒想，如果我失败了，那我不愿看到太阳照常升起！

你忠诚的安妮

女王专科学校的入学考试如期结束了，星期五晚上安妮回到了家。尽管非常疲惫，但是她浑身上下却透露出一种历经磨难的喜悦。当她到家时，戴安娜已经来到了绿山墙农舍，她俩见面的那种高兴劲儿像是久别重逢似的。

安妮告诉戴安娜，“除了几何我不太自信，其他都不错。不过，要等两个星期后才能知道结果，真希望我一觉醒来就是两个星期之后。”

安妮是抱着一定要超过吉尔伯特·布莱思的目的来考试的，所以，她在考试中全力以赴。吉尔伯特也是如此。他们现在完全是一副陌生人的样子。

安妮希望取得优异的成绩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为了马修和玛瑞拉——特别是马修。马修那双慈祥的、闪动着自豪的光的棕色眼睛会让她感到温暖。马修对她充满了信心，坚信她“会力拔头筹”。

而安妮和她的同学们一直煎熬了三个星期，录取名单都没有公布，安妮开始觉得有点儿撑不住了。她的食欲减退，人变得蔫蔫的，对阿冯利的社交活动也不感兴趣了。

一天傍晚，猝不及防地传来了好消息。戴安娜手里举着一份报纸，飞也似的跑进了绿山墙农舍，门都没敲就闯了进来。

“安妮，你被录取了，”她叫道，“而且是以第一名的成绩。你和吉尔伯特两个人都是——你俩并列，但是你的名字在第一个。哦，我太自豪了！”

戴安娜将报纸扔在桌上，已经累得筋疲力尽的她气喘吁吁地说完之后，再多一句也讲不了了，瘫在了床上。安妮想点亮油灯，可哆嗦的手打翻了火柴盒，最后用了六七根火柴才将灯点亮。接着，她抓起报纸。是的，她考上了——她的名字赫然排在两百位考生的顶端！那一刻让安妮觉得曾经付出的一切都值得。

“你考得真棒，安妮。你们全都考上了，你们中的每一个人，包括穆迪·斯珀吉翁，虽然他历史需要补考。简和鲁比也考得很好——她们在一百名以内，查理也是。乔西·派伊只高出分数线三分。”

“戴安娜，我得赶快到地里去告诉马修，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其他人。”

这个好消息轰动了阿冯利这个小村庄。

马修兴奋地说道：“我就知道你会很轻松地一一击败他们的。”

那天晚上，安妮去了牧师家，和艾伦太太严肃而简短地谈了谈，从而为这一令人振奋的夜晚画上了句号。回到绿山墙农舍，安妮甜蜜地跪在敞开的窗户边，在皎洁的月光下默默祈祷，发自内心地表达感激与愿望。那其中有她对过去的感激，对未来的虔诚祈求。当她躺在白枕头上时，她的梦和少女们期冀的一样美好、光明和美丽。

一天晚上，安妮的房间拉上了窗帘，点亮了油灯，因为这里正在进行一

次非比寻常的梳妆打扮。

因为，今晚白沙饭店将举行一场音乐会，为的是资助夏洛特敦医院，参加演出的是周围地区专业及业余文艺爱好者。被这样一场大型音乐会邀请，安妮认为在她的生命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她为之激动不已。马修的骄傲和自豪自不必说，而玛瑞拉内心的想法也没跟他差多少，她只是嘴硬死不肯承认而已。

此时，戴安娜正为安妮梳妆打扮。她让安妮穿上白色的蝉翼纱裙子，戴上马修给买的珍珠项链，一朵白玫瑰插在安妮的耳朵后面，那是戴安娜的花园中最后一朵，专门为安妮留的。戴安娜发誓一定要把安妮打扮得具有女王的气度，因此费尽了心思。

“我希望今天能过一个很愉快的夜晚。你准备朗诵什么，安妮？你紧张吗？”戴安娜问道。

“一点儿都不紧张，这应该归功于我经常在公开场合朗诵的缘故。我决定朗诵《少女的誓言》。它非常凄婉动人，我觉得打动人心的一定是伤心落泪的内容，而不是让人捧腹大笑的。”

正说着话，简·安德鲁斯的哥哥比利驾驶着马车来接她们了，她们上了马车往白沙饭店去。路上竟是一辆一辆驶往饭店的马车，清脆的欢声笑语久久地在空中回荡。当她们终于到达饭店时，那里已是灯火辉煌，老朋友们握手相谈甚欢。音乐会组委会的女士们在门口迎接她们，其中一位女士引着安妮送进了演员化妆室，夏洛特敦交响乐俱乐部的成员早在这里静待多时了。站在他们中间，安妮突然变得害羞、恐惧和畏首畏尾的。刚才在东山墙，这

身装扮让她显得那么优雅漂亮，可现在她的周围都是绫罗绸缎、珠光宝气的女人们，她忽然觉得自己太朴素了。她真希望能立刻回到绿山墙的那间白屋子里。

后来，他们聚集到饭店音乐大厅的舞台上，安妮发现这里更加让人不舒服。舞台上的灯光强得刺人眼目，香水味和嘈杂的说话声搅得她昏昏沉沉，她真希望同戴安娜和简坐在观众席里开心地说笑。她再往左右打量一下，发现自己被夹在一位身穿粉红色绸衣的胖女人和一个穿着白色花边裙子的高个女孩中间，高个女孩脸上带着一副瞧不起人的神情。胖女人侧过脸来毫不客气、无礼地透过眼镜上下打量着安妮，直看得安妮想高声尖叫，那胖女人才转过脸去。后来，安妮听到那穿白花边衣服的女孩故意用她听得见的声音与别人谈论待会等着看“乡巴佬”和“土包子”等乡土天才出“洋相”。安妮的心里升起一股怒火，她讨厌那个白花边女孩。

安妮也真是不走运，有一位职业朗诵家恰巧就住在饭店里，她应邀朗诵。当她上台时，安妮目不转睛地打量着她。那位夫人体态优美，一双眼睛黑又亮，穿了一件华丽的仿佛是由一道道月光织成的礼服，脖子上和头发间上都戴着宝石。她的嗓音饱满甜润，表现力非凡，观众们被她的朗诵感动得如痴如醉。安妮听得入了神，因为激动两眼闪着亮光。当朗诵一结束，她突然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她觉得从此以后她再也无法上台朗诵了，她只能在绿山墙朗诵！

可就在她羞得无地自容时，扩音器里报出了她的名字。她没有看到白花边姑娘愣了一下，眼神里交织着一丝惭愧与一丝钦佩。可是，此刻安妮失去

了自信，她不敢开口了，但她又不能不起身站到前台来。谁都看到了她一张苍白的脸，观众席中的戴安娜和简紧张地互相握起了手，她们对安妮充满了同情。

尽管安妮有那么多次公开场合的朗诵，可是，她今晚是第一次在这样一个充满文化氛围的音乐厅，第一次面对这么多观众、这么多陌生的观众，那一排排身着晚礼服的女士，一张张挑剔的面孔。这和阿冯利的“辩论俱乐部”完全不同，那一排排普通长椅中坐满了和蔼可亲的朋友及乡亲们。她下意识地觉得，这些人对她的评头论足绝不会心慈手软。或许，和那个白花边女孩一样，他们正期望从她“乡土”的表演中获取一些笑料。想到这里，她怯场了，绝望了，紧张得腿肚子哆嗦起来，心也剧烈地怦怦乱跳。她的脑子一片空白，一个字也说不出，愣愣地站在那儿。再等一会儿，她就会不顾羞耻地从台上溜走了。但是，她又有点儿不甘心就这样走了，如果真那么做了，她将永远也摆脱不了心头的耻辱。

就在这时，她突然在观众席中看见了远远地坐在后面的吉尔伯特·布莱思，他面带微笑，身子微微前倾，安妮立刻觉得他是在嘲笑自己。其实，并非如此。吉尔伯特的微笑是一种善意的微笑，赞美的微笑，对整个音乐会气氛的一种赞美，以及对安妮优雅的气质和一张充满灵气、朝气蓬勃的面孔的欣赏。相反，坐在他身边和他同乘一辆马车而来的乔西·派伊，对安妮此刻站在台上发窘的样子，则现出一副得意和嘲讽的表情。不过，安妮没有看见乔西，而且就算看见了，她也不会在意，她在意的是吉尔伯特的反应。忽然，她的敏捷、活力在强烈的好胜心的刺激下苏醒了，她深深地吸了一口

气，骄傲地昂起了脑袋。她不能在吉尔伯特·布莱思面前失败——绝不能被他嘲笑，永远都不能！这时，胆怯和紧张消失得无影无踪，她开始朗诵了，嗓音清脆甜美，传遍了屋子的每一个角落，抑扬顿挫，流畅自如。她完全恢复了理智与沉着，同时由于刚才怯场那一刻所产生的影响，让她加倍地表现起来，比哪一次朗诵得都要好。当她结束时，场内爆发出经久不息的鼓掌喝彩声。安妮既害羞又兴奋，小脸涨得通红，她走回自己的座位上，那个穿粉红绸衣服的胖女人使劲地握着她的手。

“亲爱的，你的朗诵太棒了。”她激动地大声说道，“我刚才被感动得一直在掉泪，真的。看，他们让你再来一个——他们坚持要你再回台上去！”

“哦，我……”安妮犹豫了一下，然后说，“好吧，我去，否则马修会失望的。他说他们会让我再来一个的。”

“那么就别让马修失望。”胖女士笑着说。

安妮轻盈地重又回到台上，她的双眸闪着睿智的光，脸颊泛着羞涩的红晕。她又朗诵了一段古怪有趣的小文章，这让她的观众更加着迷。那一夜接下来的时间对她来说是一场完完全全的小胜利。

还有三个星期女王专科学校就要开学了，马修和玛瑞拉一直为安妮离家上学而忙忙碌碌做着准备，有很多东西需要买，有很多针线活儿要做，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商量和安排。马修为安妮买了全套的生活和学习用品，精美而又充足，而这次玛瑞拉破天荒地没有横加干涉，或者提出反对意见。这么多年这是唯一的一次，甚至，她还买了一块雅致的淡绿色布料，请缝纫水平非

常高的埃米莉·吉利斯来为安妮量身制作。衣服做好了，非常漂亮。埃米莉在上面设计了很多褶子、饰边和花边。安妮感激极了。

一天晚上，安妮特意为马修和玛瑞拉穿上了新衣裳，并在厨房里为他们朗诵了《少女的誓言》。玛瑞拉用充满爱意的目光注视着这张活力四射的脸庞和她那大方得体的举止，她的思绪回到了四年前的那个晚上，脑海中清晰地浮现出一个长相古怪、惊恐万分的孩子，穿着一件紧巴巴的绒布衣服，一双泪眼中流露出伤心欲绝的样子。如今，这个孩子已经出息得需要玛瑞拉仰视了，想到这儿，她的眼中不由得充满了激动的泪水。

“啊，我的朗诵让你感动得哭了，玛瑞拉。”安妮高兴地说着，俯身在她满是皱纹的面颊上飞快地吻了一下，“现在，我把它称作决定性的胜利。”

“不，我不是为这个流泪的。”玛瑞拉说，她瞧不起那种为了一首编造出来的诗歌而流露出情感上的脆弱，“我只是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那个时候还是小姑娘的你，安妮。多希望你一直是那个小姑娘啊，永远都不长大，即使举止有些古怪也没关系。现在你长大了，就要离开这儿了。你看上去这么高，这么漂亮，而且穿上这件衣服显得超凡脱俗，显得你本就不该属于阿冯利似的。想到这一点，就让我感到孤单难过。”

“玛瑞拉！”安妮亲昵地坐在她的腿上，双手捧起她那张满是皱纹的脸，认真而温柔地注视着玛瑞拉的眼睛。“我一点儿都没变——没有真正改变。只不过我被修剪掉了没意义的枯枝，长出了有着极强生命力的新芽。真正的我，永远都不会变。无论我走到哪里，或者外表发生多大变化，都不会改变真正的我；在我的心中，我永远都将是你们的小安妮，她只会越来越强烈地

热爱你，热爱马修和亲爱的绿山墙农舍。”

安妮将她年轻娇嫩的面颊贴在玛瑞拉衰老憔悴的脸上，又伸出一只手轻轻拍着马修的肩膀。玛瑞拉被安妮充满爱意的拥抱感动了，但她天性不善用言语来表达感情，她只是用胳膊紧紧地搂着她的姑娘，温柔地将她揽在胸前，希望她永远也不要离开这个家。

马修的嗓子眼儿哽咽了，有泪要落下，为了不让人看见，他赶紧走到了屋外。在夏夜深邃的星空下，他心情难过地穿过院子，向白杨树下的大门走去。

“嗯，她一点儿都没被宠坏，”他骄傲地喃喃低语道，“我想我偶尔的干涉不仅没害处反而有益。她聪明漂亮，而且有一颗爱心，这一点比什么都强。她是上帝送来给我们的，感谢斯潘塞夫人犯的这个错误。这是天意，我想这是因为上帝发现我们需要她。”

安妮离开阿冯利去镇上的日子终于到了。这是九月份一个晴朗的早晨，她抛洒了很多的眼泪同戴安娜道了别，而同玛瑞拉则要理性得多，因为玛瑞拉在人前是不相信眼泪的。然后，安妮和马修驾着马车出发了。等安妮走后，戴安娜便抹掉眼泪，和她的几个在卡莫迪的表兄妹去白沙镇参加海边野餐了，一整天她都强作欢颜，玩得也还算愉快。而玛瑞拉整整一天都心痛得不得了，她用拼命干活来排遣，可效果不大。这种痛楚一直都无法减轻，她只能任由眼泪从她干瘪的眼眶中不断地溢出。到了晚上，她上床后，一想到东山墙的小屋子里那个活蹦乱跳的姑娘已远离她而去，那里再也不会有轻轻的呼吸声响起，于是，更大的悲哀向她袭来，她将脸埋进枕头里，伤心欲绝地痛哭起来。突然，这哭声又将她惊醒了，她觉得羞耻，为一个充满原罪的

生命而如此大动感情是错误的。

安妮和阿冯利的其他学生按时到达了学校。第一天过得非常愉快，他们忙碌又兴奋，所有的新学生互相见了面，认识了一些授课老师，接着又分了班。斯塔西小姐建议安妮学习二年级的功课，安妮同意了。吉尔伯特也选择了二年级的课程。也就是说，如果他们顺利通过考试的话，将在一年而不是两年内获得一级教师资格证书，不过这也意味着他们将付出双倍的努力。简、鲁比、乔西、查理和穆迪·斯珀吉翁则不敢奢望，所以也就心满意足地学习二级教师的课程了。安妮和其他五十名选择二年级课程的学生坐在教室里，她环顾四周，除了教室另一头的吉尔伯特，她谁也不认识，忽然，一阵强烈的孤独感袭上心头。她悲观地想，这个和自己来自同一个地区的熟悉的陌生人是不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帮助的。不过，令她欣慰的是，他们继续在一个班级学习，往日的竞争仍然继续上演，要不然她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如果没有竞争，我会感觉不舒服的。”她想，“吉尔伯特看上去一副坚定的样子。我猜他正暗下决心赢那块奖牌呢。他的下巴长得可真好看！以前我怎么从来没注意到。真希望简和鲁比也在一班学习。不过，等我跟大家熟识了后，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倍感孤独了。不知道她们当中的哪一个女生会成为我的好朋友呢？这倒是个有趣的猜测。当然，我向戴安娜保证过，我对她的爱永远都不会减弱，也不会改变。即使出现其他有好感的女生，我也只送给她们居于第二位的情感。瞧，那个长着一双褐色的眼睛、穿着深红色上衣的女孩，是我喜欢的类型。她看上去很有活力，娇艳得像红玫瑰花似的。还有那个，出神地望着窗外的那个女孩，她的皮肤多么白皙细腻啊，头发也

漂亮极了，此刻，她好像沉浸在想象的世界中。我想认识她们两个——和她们彼此熟识、打成一片，亲密无间到可以手挽手地走路，可以喊她们的绰号。可是现在我不认识她们，她们也不认识我，或许她们并不特别想认识我。唉，真孤单！”

到了晚上，安妮独自待在宿舍里，对着一盏孤灯她更觉得孤单了。她没有和别的女生同住，是因为她们在镇上都有亲戚。约瑟芬·巴里小姐一开始倒是很愿意让安妮住到她那儿，但是“山毛榉宅”离学校太远。所以，老巴里小姐为她找了一个可以提供食宿的住处。

此刻，初次离家的安妮悲切地思念起她的东山墙小屋。相比较而言，这间屋子是那么狭小，四面墙壁上贴着晦暗发黄的墙纸，没有挂任何图画，一张铁床架和空荡荡的书架。想起东山墙那间明亮的小屋子，她哽塞起来。在那里，她可以尽情地享受屋外一望无际的绿色，花园里可爱的豌豆，倾泻在果园中的月光，山坡下小溪潺潺的流水声，夜风中轻轻摇曳的云杉枝，群星闪耀的深邃的天空，还有树丛中时隐时现的戴安娜窗口的灯光。在这里她感受不到有生命力的东西，她的窗下是一条坚硬的石板路；天空被网状的电话线遮住，什么都看不真切；路上是行色匆匆的异乡人，以及千万盏照在他们彷徨孤独的脸上的灯光。想到这，她快要哭了。

正当安妮想大哭一场时，乔西·派伊、简和鲁比来看她了。乔西爆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女王专科学校今年终于要得到一份埃弗里奖学金了。

这笔奖学金是新不伦瑞克省的一位非常富有的工厂主死后，将一大笔遗产捐赠出来设立的。根据沿海各省的高中及大专学校的排名情况，分配到一

定的金额。今年女王专科学校终于获得了一份捐赠。学校决定年终在英语和英国文学课上获得最高分的学生将赢得奖学金——在雷德蒙德大学学习四年，每年两百五十加元。这个消息让安妮激动得心不禁一阵狂跳，她终于又看到了努力的方向！刚刚还因思家心切而萎靡不振的心立刻变得雄心勃勃！

时间治愈了安妮的思乡病，何况她每周末都能回家。学校的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很多女同学渐渐地被安妮身上的气质吸引聚集到她身边来。她们和安妮一样爱思考，想象力丰富，具有远大的抱负。值得一提的两位女孩，一个是像“玫瑰花般娇艳的”女孩斯特拉·梅纳德以及“梦幻女孩”普里西拉·格兰特，她俩成了安妮亲密的朋友。安妮欣喜地发现，这个叫普里西拉、肤色雪白、具有精灵般气质的女孩，竟然十分调皮，喜欢搞恶作剧；而长着一对灵活的黑眼睛的斯特拉却同安妮一样喜欢沉浸在幻想的世界里，对世界充满了好奇与梦想。

圣诞节后，阿冯利的学生们便不再回家，静下心来勤学苦读了。这时，女王专科学校里的所有学生在名次上基本已经固定下来，而不同的班级也显露出了它们在个性特征上的细微差别。某些事实已被大家一致认可，即奖章的竞争被确定为三个人之间的竞争——吉尔伯特、安妮·雪莉和刘易斯·威尔逊，而艾弗里奖学金最终将花落谁家，确定有六个人均有获得可能性。大家普遍认为数学的奖章获得者可能是一个来自乡下的小男孩。别看他长得不怎么样，穿着外套打了补丁，可是他非常聪明。

安妮在这一年的学习中表现出更为刻苦、踏实的作风。她同吉尔伯特之间的竞争仍然像在阿冯利学校时一样激烈，不过班上已没有多少人知道这场

竞争了。不知怎么的，安妮曾经报以的敌意的竞争已不存在了，她的出发点不再是为了击败吉尔伯特，而是为战胜一位值得较量的对手而感到自豪。如今，输或者赢她都能正确对待。

除了上课，学生们还去找一些可以消遣的地方。安妮的大部分课余时间都在“山毛榉宅第”度过，星期天一般在那里吃午饭，然后和巴里小姐一块儿去教堂。巴里小姐更老了，连她自己都不得不这么承认，但是她的眼睛仍然犀利有神，说话时底气充足不减当年。但是，她从不对安妮讲尖酸刻薄的话，一直对这位个性独特的女孩欣赏有加。

“那个安妮姑娘一直在进步。”她说，“别的姑娘们千篇一律的样子令人厌烦。而安妮却像彩虹一样有很多不同的色彩，每一种色彩的出现都是最美丽的。我不知道她是否还像几年前那样惹人大笑不止，不过她让我不由自主地爱她，我喜欢那些令我爱他们的人。这省去了让我主动去爱他们的不少麻烦。”

接着，几乎谁也没留意到，春天已经来临了。在阿冯利，残雪还未化，五月花却已悄悄地露出粉红色的花苞，新绿像薄雾般笼罩着林间山谷。但是，在夏洛特敦的女王专科学校的学生们，被即将来临的考试困扰着，他们想的和说的都是考试。

“这个学期长得好像永远也不结束了似的。”安妮说，“唉，去年秋天时觉得前面的日子还很长——整个冬天都在上课、学习，可是，忽然间下个星期就要考试了。姑娘们，有时候考试对我来说似乎是一切，但是当我看着那些栗子树上绽出的嫩芽和街道尽头弥漫着的蓝色雾气时，我又觉得它们好像并没那么重要了。”

而简、鲁比和乔西却不这样想。对她们来说，即将到来的考试快压得她们喘不上气来了，她们可没时间欣赏栗子的嫩芽或五月烟雾。她——安妮绝对能通过考试，因此，她完全可以不在乎这场考试。不过，简、鲁比和乔西就无法泰然自若地等闲视之了。

那天上午，是女王专科学校公布年终所有考试成绩的日子，安妮和简并肩往学校走去。安妮很不安，一会儿就将揭晓谁获得奖章，谁将领取艾弗里奖学金了。她心里没底，也没勇气到公告栏那儿去看，她嘱托简帮她看结果。可是，当她们踏上学校门口的台阶时，大厅里乱哄哄地挤满了男生，他们把吉尔伯特·布莱思高高地抬起来，大声叫喊着："布莱思好样的，奖章获得者！"

霎时间，一股失败与失望的感觉袭上安妮的心头。唉，看来，马修要失望了——他一直都相信安妮战无不胜的。

突然，安妮听到有人高声喊道：

"为艾弗里奖学金获得者雪莉小姐喝彩！"

"听啊，安妮。"这时，在一片热烈的欢呼声中，女生们把安妮拥进了女生更衣室，简气喘吁吁地在她耳边说，"啊，安妮，我太为你骄傲了！你真棒！"

大家紧紧地把她俩围住，安妮是这一片欢笑声、祝贺语汇聚成的海洋的中心。她们纷纷拍着她的肩膀，使劲地和她握手；她们热情地推搡着她，搂着她、抱着她，她好不容易找了空子跟简小声说：

"哦，马修和玛瑞拉一定会非常高兴的！我得立刻写信把这个好消息告



诉他们。”

接下来就是毕业典礼了，这是年度大事。仪式是在学校的大会议厅举行的。会上同学们发表了演说、宣读了论文，还唱了歌。最后，校方代表颁发了文凭、奖状和奖章。

马修和玛瑞拉也到了现场，他们的眼睛和耳朵只注意台上一位学生——那个意气风发，两眼炯炯有神，穿一件浅绿色衣裳、身材高挑的女孩。当她朗读一篇非常精彩的论文时，台下的观众羡慕地看着她，并小声地交头接耳说，她就是艾弗里奖学金的获得者。

“你现在为当初的选择高兴吗，玛瑞拉？”当安妮朗读完论文，马修低声问，这是他进入大厅后头次开口。

“这不是我第一次感到高兴了。”玛瑞拉反驳道，“你就喜欢揭人短处，马修·卡思伯特。”

坐在他们后面的巴里小姐往前探了探身，用她的阳伞碰碰玛瑞拉的后背。

“你们为安妮姑娘感到自豪吧？我也是。”她说。

那天晚上，马修驾车载着安妮、玛瑞拉一起回到了阿冯利。从四月份以来，她就一直没回过家，早就对绿山墙农舍的想念难以忍耐了。这时，苹果树已经开了花，放眼世界感觉那么清新。戴安娜飞奔而来，她们跑进东山墙小屋，玛瑞拉早已在窗台上摆放了一盆盛开的玫瑰，安妮环顾四周，幸福地深吸了一口气。

“噢，戴安娜，回家的感觉真好。看到粉色天空下尖尖的冷杉、开满白花的果园、昔日的‘白雪皇后’，真令人高兴。吸一口薄荷的清香，真舒服，

是不是？还有那株茶花——啊，它是一首歌、一个希望、一句祷告，而且又见到了你，真好，戴安娜！”

“真为你自豪，安妮！我想，你获得了艾弗里奖学金，就不去教书了吧？”

“是的，九月份我去雷德蒙德上大学。听上去妙极了，是不是？等这愉快的三个月假期结束时，我又能信心满满地去实现我的理想。我知道简和鲁比会去教书。穆迪·斯珀吉翁和乔西·派伊也通过了考试，这真令人开心。”

“我听说简已经获得了新布里奇学校的教师职位。”戴安娜说，“吉尔伯特·布莱思也要去教书了。因为，他父亲供不起他上大学的费用，他得自己攒钱上大学。我猜，如果埃姆斯小姐决定离开的话，他就可以留在阿冯利学校教书。”

听戴安娜说完吉尔伯特的情况，安妮的心头涌起一股失落的感觉。她一直以为吉尔伯特也会到雷德蒙德去。如果他不去，没有了他们之间激励人心的竞争，她该怎么办呢？少了他的存在，就算在大学里获得了一个真正的学位，生活难道不显得单调乏味吗？

第二天吃早餐时，安妮突然注意到马修的脸色非常不好，而且比一年前显得苍老好多。

“玛瑞拉，”当马修出去后，她犹豫地问道，“马修身体好吗？”

“他的心脏一直不好。”玛瑞拉担忧地说，“今年春天，心脏病发作了好几次，挺严重的，可他不愿歇歇。为这事我整日忧心忡忡的，不过最近他稍稍有所好转。我们新雇了一个小伙子，挺能干的，这下他能好好地休息休息，慢慢恢复健康。你回来了，或许他会好起来的，你总是能让他心情舒畅。”

安妮走过来捧起玛瑞拉的脸说，“玛瑞拉，你看上去也不太健康，好像很疲倦的样子，你操劳得太久了。现在，我既然回来了，你就可以好好歇歇啦。请再给我一天的时间，让我去拜访一下那些魂牵梦萦的老地方，重温一下往日的旧梦，然后就轮到你休息，我来干活儿了。”

玛瑞拉深情地对她的姑娘笑了笑。

“不是操劳的缘故，是我的头疼病——眼睛后面疼。斯潘塞医生跟我说了好多次要戴眼镜，但对我一点儿作用也没有。听说，六月底有位非常有名的眼科大夫要来爱德华王子岛，斯潘塞医生让我一定找他看看，我想我得去一趟。现在，读书、做针线活儿都受影响。嗯，安妮，老实说，你这一年也付出了不少的努力，不仅拿到了一级执照，还获得了艾弗里奖学金。林德太太说骄者必败，她还说妇女接受高等教育那是浪费，不符合妇女的真正身份。我可不信这话。说到林德太太，倒提醒了我——你最近听说了关于艾比银行的事了吗，安妮？”

“我听说情况不是很好，”安妮答道，“你问这个干什么？”

“林德太太也是这么说的。上周她来说过一些关于它的传言。马修非常担心，我们所有的存款都放在这家银行了——每分钱都存那儿了。当初我想让马修把钱存进储蓄银行，但是老艾比先生是我们父亲的好朋友，他一直是把钱存那儿的。马修说，他只信任艾比当经理的银行。”

“这么多年来他只是名义上的头儿，”安妮说，“他年岁大了，他的侄子们才是手握银行大权的人。”

“唉，林德太太跟我说起这些传言的时候，我让马修把钱立刻取出来，

他说得考虑一下，可昨天又听拉塞尔先生说那间银行的运转没问题。"

安妮放松身心地去户外度过了美好的一天。时隔好多年她都还记得那一天，阳光灿烂，到处都是盛开的花朵，空气中弥漫着醉人的花香。她在果园里流连了好几个小时；去了"森林女神的水泡"、"柳池"和"紫罗兰溪谷"；登门拜访了牧师家，同艾伦太太推心置腹地谈了一次；傍晚时，她和马修一起穿过"情人的小径"，将母牛赶到了后面的牧场上。橙红色的落日余晖在西边的山口处一泻而下，在它的照耀下，整个大地显得无比壮美。马修低着头慢慢地走着，心情愉快的安妮不由自主地放慢了雀跃的脚步，同马修并肩前行。

"今天你干得太猛了，马修，"她略带责备地说道，"为什么不匀着点儿劲儿干呢？"

"嗯，我习惯了。"马修说着，打开栅栏门，让母牛进去，"安妮，我总还觉得自己年轻呢，但是岁月不饶人啊。嗯，我习惯干活儿卖力气，我宁愿在干活儿时倒下。"

"如果当时你们托人领来的我的确是个男孩，"安妮若有所思地说道，"现在就可以帮你们干不少活儿了，你也能省好些力气。就冲这一点，我特别希望自己是个男孩。"

"嗯，我宁愿是你，也不要十几个男孩，安妮。"马修拍了拍她的手说，"记住——宁愿要你，也不要十几个男孩。好啦，获得艾弗里奖学金的不是个男孩，对不对？是个姑娘——我的姑娘——我引以为傲的姑娘。"

他走进院子时，脸上露出了他那惯有的腼腆的微笑。那天晚上，安妮回

到自己的房间时，脑子里仍然清晰地印着那个微笑。她在敞开的窗户前坐了许久，回想着、憧憬着。窗外，“白雪皇后”披着如月光般银色的外衣，青蛙在果园坡那边的沼泽地里鸣唱着，空气中弥漫的芬芳气息。安妮永远都忘不了这个极富诗意的夜，这是她生命中最大的悲哀到来前的最后一夜。这个打击对她的影响之大，使她感到生活不再依然如故。



第十二章

重回绿山墙

“马修 —— 马修 —— 怎么啦？马修，你病了吗？”

这是玛瑞拉在呼喊，声音急促而惊恐。这时，安妮举着满捧的水仙花从厅堂走过来，后来事情过了很久，她才重又喜欢水仙花。她听到了玛瑞拉的呼喊声，然后看见马修正站在走廊门口，手中抓着一张折起的报纸，脸上的肌肉抽动着，脸色灰白。安妮扔下花，和玛瑞拉同时向厨房跑去，但她们都迟了一步，眼睁睁地看着马修跌倒在门槛上，没来得及扶他一下。

刚从邮局驾车回来的帮工马丁，又马上动身去请大夫。他路过果园坡时通知了巴里夫妇。碰巧林德太太也在他们家，所以，他们都赶到了绿山墙农舍。林德太太把手搭在马修的脉搏上把了把，然后又将耳朵贴到他的胸口上，接着，她的眼泪夺眶而出。

“哦，玛瑞拉，”林德太太沉痛地说，“我觉得 ——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了。”

安妮一听这话，脸色变得惨白，望着马修那张渐渐冰冷没有血色的脸，巨大的悲伤把她击倒了。

医生来了，他说马修很可能是受到了某种强烈的刺激而突然死亡的，或许并没有受到疼痛的折磨。他们打开马修手中的那张报纸，上面报道了艾比银行破产的消息。

噩耗迅速传遍了阿冯利，朋友、邻居们都来了，聚集在绿山墙农舍帮玛瑞拉打理各种事情。一生腼腆、沉默的马修第一次成了中心人物，这是他从未想过，也不愿这样做的。

夜幕降临，此时的绿山墙农舍安静下来。客厅里，马修躺在棺椁中，他安详地躺在那儿，嘴角露出一丝微笑，好像只是睡着了，在做着甜美的梦。他的四周摆放着鲜花——老式品种的鲜花，这是他母亲嫁给他父亲时栽种的，马修一直对它们用心照料、加倍地爱护着。安妮为他采了来，放在他身边，此刻，安妮的脸色白得吓人，哭得通红的眼睛，再也没有眼泪流出来了，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最后为马修采摘他生前最爱的花了。

安妮希望自己能哭出来，可是让她觉得可怕的是，她无法再为马修落泪。马修将无私的爱全给了她，她也那么深爱马修，昨天晚上他们还一起，在夕阳中结伴回家，可现在他却带着异常平静的表情、了无声息地躺在楼下那间昏暗的屋子里。夜色中，她跪在窗边默默祈祷，可是依旧没有泪水，只有那将她严严实实包裹起来的让她透不过气的悲痛伴着她。她太累了，昏昏地睡过去了。

夜里，她猛地醒来了，四周一片寂静和黑暗，白天的悲伤又如潮水般向

她袭来。忽然，她的脑海中闪现出马修对她微笑的脸庞，那温和、腼腆的笑容和前一天晚上他们在门口时的一样——她听见他的声音在说："我的姑娘——我引以为傲的姑娘。"接着，泪水便涌了出来，她放声大哭。玛瑞拉听到了哭声，悄悄地走上楼来安慰她。

"今后，我们相互扶持着吧，安妮。幸好你回来了，不然我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唉，安妮，一直以来我对你都有些严厉和苛刻，可是你千万不要以为我这样做是不爱你的表现。我这么跟你说吧，对我来说，用言语来表达内心的想法是件很难很难的事，不过在今天这样的时刻，就容易说出来了。我一直都深深地喜爱你，就好像你是我的亲骨肉一样，自打你来到绿山墙农舍后，你一直是我最大的欢乐和安慰。"

两天后，阿冯利的乡亲们抬着马修的遗体跨过农庄的门槛，离开他曾洒下无数汗水的土地、他的果园和他亲手种下的树木，在墓地里安息了。没多久，阿冯利又恢复了曾经的平静，就连在绿山墙农舍，日子也渐渐地一如往昔了。充满鲜花、爱和友谊的美丽世界召唤着安妮，所有这些令她忘却悲痛的一切，让她感到这是对马修极大的不敬。

因此，她去看艾伦太太倾诉这些困扰她的事。

艾伦太太温柔地说："马修活着的时候，喜欢听你的笑声，希望你快乐。虽然他离开了，但他还会和过去一样希望你快乐。我相信，我们不该封闭自己，拒绝大自然赋予我们疗伤的能力。不过，我可以理解你的感情，我们都在经历着同一件事。当我们所爱的人离我们而去，我们却还能产生愉快的情绪，这让我们感到内疚；当我们重新对生活点燃希望时，又会觉得这似乎是

对悲伤的一种背叛。”

她们畅谈好久，黄昏时安妮想到玛瑞拉一个人在家会感到孤单就起身告辞了。

“等你去上大学时，恐怕她会更孤单的。”艾伦太太说。

安妮没有回答，道了晚安，缓步往绿山墙农舍走。回到家时，她看到玛瑞拉正坐在前门的台阶上，于是，她就在玛瑞拉的身边坐了下来。玛瑞拉告诉她，明天眼科专家会来镇上，她决定去一趟，这样心里踏实了。她希望安妮在家看家、做做家务。

“你放心去吧，我肯定能做好，不会惹祸了。”

玛瑞拉笑了。

“那时候，你可闯了不少祸，安妮，给自己惹了不少麻烦。那时候我真以为你中了邪，你还记得你染头发的那次吗？”

“我当然记得，而且永远都不会忘记。”安妮笑着，摸了摸头上的两条粗辫子。“现在每当回想起小时候因头发引起那么大的烦恼，我就会笑一笑——只是笑一笑，因为当时确实很苦恼。那时，每天都因为头发和雀斑忍受着巨大的痛苦。现在，我的雀斑真的不见了，也有很多人说我的头发变成茶褐色的了——只乔西·派伊除外，她对人实在刻薄。”

安妮和玛瑞拉闲聊着，和谐而又轻松。

安妮告诉她其他几个同学的去留，“乔西将回女王专科学校继续读书，穆迪·斯珀吉翁和查理·斯隆也是。简和鲁比准备去当老师，她们都已经找到了学校——简在新布里奇，鲁比在西边的一个地方。”

“吉尔伯特也准备教书，是不是？”

“是的。”——回答很简洁。

“他长得真帅。”玛瑞拉心不在焉地说，“上礼拜天我在教堂看见了他，个子挺高的，很有男子汉样儿，长得很像他父亲年轻时候的样子。约翰·布莱思年轻时也很帅。那时，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人们说他是我的情人。”

安妮一听颇有兴致地抬起了头。

“噢，玛瑞拉——后来呢？你为什么没有……”

“有一回，我们吵了架，他请求我原谅他，我很倔，不肯。其实，我想等等再原谅他的——我当时真的很生气，想先惩罚他一下，但是，他就再也没找过我——布莱思家的人自尊心都特别强。不过，我总觉得很遗憾，我一直希望能有个机会让他知道我原谅了他。”

玛瑞拉将目光投向远方，仿佛在搜索记忆深处那段时光。

第二天，玛瑞拉去了镇上，到晚上才回来，她那沮丧的样子让安妮的心里咯噔一下。医生说，如果她能完全不看书、不干针线活儿和不做任何有损眼睛的事，而且别动不动伤心流泪，再戴上他给配的眼镜，眼睛能保住，同时头疼病也会变好，否则，她的眼睛会在半年内完全瞎掉！

安妮一听，惊得半天没说出话来。

玛瑞拉吃过晚饭后，安妮劝她上床睡觉好好休息。当安妮回到东山墙自己的屋子后，强忍着的悲伤一下子涌了上来，她眼含热泪，悲痛地在窗户边坐下，望着夜幕中的绿山墙农舍发呆。自打她从学校回家后，这才几天哪，

却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每一件事都让人悲痛不已！那天她还满怀着希望和欢乐，而未来对她来说是一条光明大道。现在，安妮感觉这几日好像几年那么长。

可是，当她上床睡觉时，皱着的眉头舒展开了，嘴角也露出了一丝微笑。她应当勇敢地担起身上的责任。这么一想，她发现前面的路不再迷茫，她释然了，再次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她感到坦然面对责任对人的帮助很大。

可是，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安妮却惊闻玛瑞拉要卖掉绿山墙农舍！

“安妮，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我把这事仔仔细细地考虑过了。如果我的眼睛没毛病，雇个好帮手，我还能凑合着在这儿住着把这个家撑下去。可目前我这情况没法再维持下去了，总有一天我会失明的，退一步说，我岁数大了干不动了。唉，真没想到这个家会在我的手里把它卖掉。现在不卖以后的情况只会越变越糟，到时没人想买就更麻烦了。我们所有的钱都在艾比银行，还有几张马修去年秋天签的单据需要偿还。林德太太建议我把农舍卖了，住到别的地方去——我猜她是让我和她住一块儿去。绿山墙值不了多少钱——房子又小又旧，不过卖得的钱够我维持余生的。你有那份奖学金我就放心了，安妮。不过，一想到放假时你无家可归了，我就特别难过，但是，我想你是能对付过去的。好吧，就这些。”

说完，玛瑞拉情不自禁地失声痛哭起来。

“你绝不能卖掉绿山墙农舍，我会和你在一起，我不去雷德蒙德了。”安妮坚定地说。“我不去领那份奖学金了，也不去上学了。你从镇上回来的那天

晚上，我就做出了决定。几年来你为我付出了那么多，玛瑞拉，该是我报答你的时候了，我怎么可能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把你一个人丢这儿不管呢。让我来告诉你我的计划吧。巴里先生明年想租我们的农场，所以，你就不必操心农场的事儿了。我打算去教书贴补家用，我已经向学校提出了申请——不过遇到点儿麻烦，据我所知，学校的理事已经把这个职位给了吉尔伯特·布莱思，但是，我可以去卡莫迪的学校。它虽然比在阿冯利学校远一些，但是我可以住在家里，自己驾车在家和卡莫迪之间往返，天气暖和时这样，冬天时我可以每周五回来。如此一来，我们只要养匹马就好了。哦，我已经全计划好了，玛瑞拉。我会陪着你，给你念书，让你快乐，你不会感到寂寞的。相反，我俩在这儿住着会非常幸福的，就你和我。”

玛瑞拉如醉如痴地听着安妮的计划。

“哦，安妮，这样的计划当然是很好的，但是，我不能让你为了我做出如此大的牺牲，那样太可怕了。”

“哪儿的话！”安妮高兴地笑着，“我们是一家人，卖了农舍我们就没有家了，我的心会疼的，我们必须保住这个亲爱的老地方。我已经打定了主意，玛瑞拉。我不去雷德蒙德，我要留在这里教书，你千万不要为我担心。”

“但是你的理想，还有……”

“我还和从前一样志向远大，我只不过改变了实现它的途径。为了保住你的视力，我要留在家里，先成为一名出色的教师，然后，我还打算在家里自学大学的课程。噢，我有一大堆计划，玛瑞拉，这一周我一直在做计划。

我要努力使这里恢复生机，我相信只要我足够努力，生活也会给我丰厚的回报。当我离开女王专科学校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未来是光明的、平坦的，我仿佛看到沿途上诸多的里程碑。而目前我的路上只不过有了个弯道，虽然我不知道拐过弯儿去会发现什么，不过我相信那里一定有最美的景致。那条弯道自有它的迷人之处，玛瑞拉。我也不知道弯道会通向何方，那里是不是繁花似锦、苍翠欲滴以及有纷繁多变的轻柔光影——给人全新的风景、全新的美感——拐过去是不是还有很多弯道、很多座山。"

"我觉得我不该让你放弃它。"玛瑞拉说，她指的是奖学金。

"但是你阻止不了我。我已经十六岁半了，'固执得像头骡子'，就像林德太太有一次对我说的。"安妮笑着说，"噢，玛瑞拉，别再可怜我了，我不喜欢被人可怜，而且这也没必要。我对绿山墙农舍充满了感情，我非常高兴能留在这里，没有人会像你和我这样爱它——所以我们必须保住它。"

"好姑娘！"玛瑞拉说道，"我觉得你好像给了我新的生命。虽然，我该坚持让你去上大学，但是，我知道我没有好法子，所以，我也就不动这个念头了。不过，我会让你得到补偿的，安妮。"

当安妮·雪莉放弃上大学，打算去卡莫迪教书的消息在阿冯利传开时，人们对此议论纷纷。大部分不了解情况的好心人都认为她是个傻瓜，而艾伦太太却极力赞美安妮，这让安妮高兴得热泪盈眶。

林德太太也支持她。一天，她来绿山墙农舍看望玛瑞拉和安妮，同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吉尔伯特·布莱思把阿冯利学校的职位让给了安妮。

"林德太太！"安妮惊讶地跳了起来，叫道，"什么？理事会不是已经答

应聘用吉尔伯特了吗？”

“他们是答应了。不过，吉尔伯特听说你在申请的时候，便跑去找他们——昨天晚上他们正在学校开事务会。于是，吉尔伯特便对他们说他要收回申请，并且建议他们接受你的申请。他说他准备去白沙镇教书，他放弃阿冯利学校是想满足你和玛瑞拉待在一起的愿望。说实在的，这小伙子心地真好，想得也周全，而且，他可真有自我牺牲精神，因为，他在白沙镇的膳宿费全部自理，要知道他必须自己攒钱上大学。”

“这份心意太重了，我不该接受。”安妮喃喃道，“我是说吉尔伯特不该为我做出这么大的牺牲——为我。”

“我想这事已成定局，白沙镇的理事会和他签了合同。即便你拒绝，他也不能回阿冯利了，所以，你一定得接受。”

第二天下午，安妮又去马修的墓前换上新鲜的花朵，还给苏格兰玫瑰花浇了水。她在那里一直逗留到黄昏，她喜欢那个地方的平静和安宁，喜欢窃窃私语的白杨树，喜欢随心所欲地长在墓地间的青草。当她待够了决定回家后，便朝通向“闪光的小湖”的那条下坡路走去。这时，太阳已经落山了，四周一片寂静，空气中弥漫着各种花草清新的味道，婆娑的树影中闪烁着星星点点的灯光。远处是紫色的大海，海面上雾气迷蒙，它在永无休止地哼唱一首古老的歌。西边壮丽的晚霞，投影在池塘中，显得分外旖旎美丽。此情此景，让安妮心潮澎湃，“亲爱的世界，”她低语道，“你非常可爱，我为能生活在你的怀抱中而感到幸福无比。”

安妮走到半山腰时，遇到了正吹着口哨从家门口走出来的吉尔伯特。他

看到安妮时愣了一下，口哨声也戛然而止。若不是安妮主动伸出手去的话，他就安静地走过去了。

安妮羞涩地说："谢谢你吉尔伯特，谢谢你为我做出这么大的牺牲。"

吉尔伯特热情地握住安妮伸出的手。

"你不必把这些挂在心上，安妮。我很高兴能为你做些什么。从此以后，我们成为好朋友好不好？你真的能原谅我过去的错吗？"

"那天在池塘边我就原谅了你，但是我当时不知道，我真是个固执的大傻瓜。我一直——干脆我就全都承认了吧……从那天开始，我一直在后悔。"

"我们会成为最好的朋友的。"吉尔伯特喜气洋洋地说，"我们生来就该成为好朋友的，安妮。你一直在反抗命运的安排，我知道我们在许多方面可以互相帮助。你会继续学下去的，是不是？我也是这样。来，我送你回家吧。"

当安妮跟吉尔伯特告别后走进厨房时，玛瑞拉好奇地望着她。

"没想到你和吉尔伯特·布莱思那么要好，居然站在门口和他说了半个小时。"玛瑞拉笑着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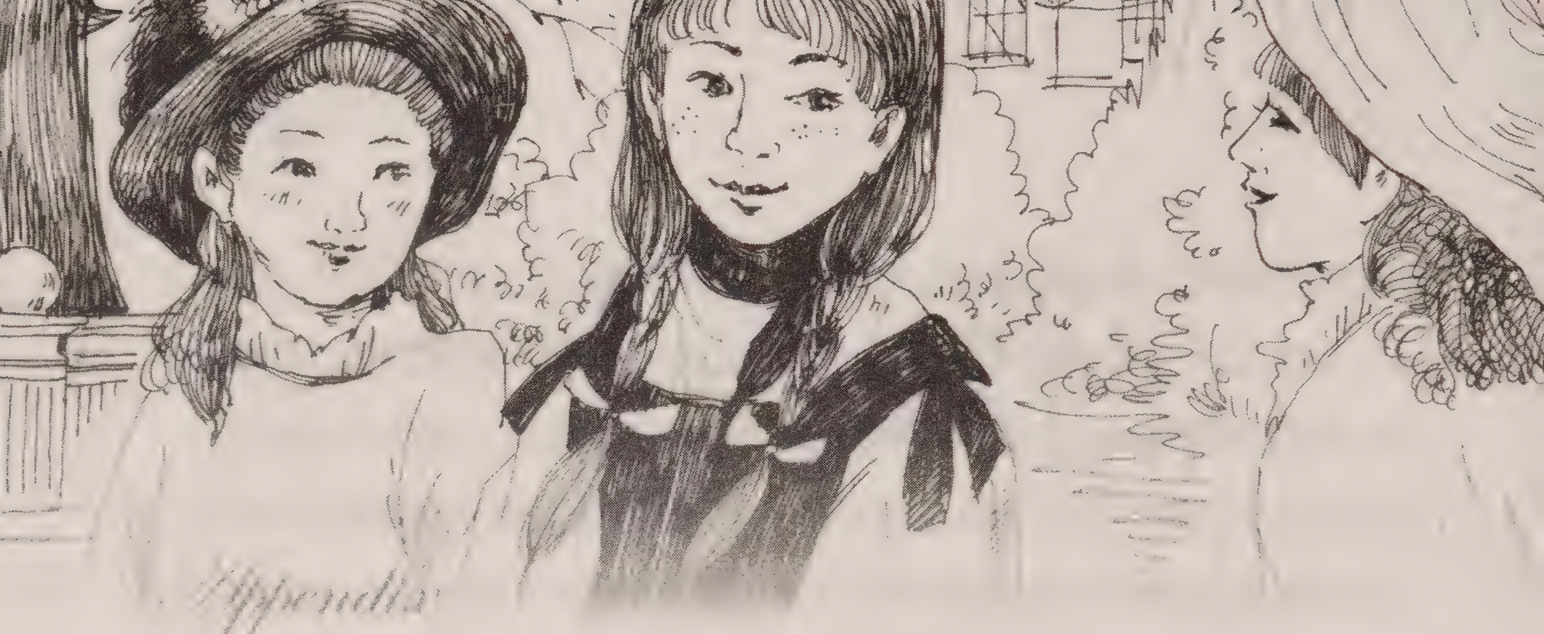
"我们以前一直是死对头。不过，我们已经决定以后做好朋友，这显得明智多了。我们真的在那儿谈了半个小时？感觉就几分钟的样子。但是，你知道吗，我们五年没有说过一句话了，得把那些失去的追回来，玛瑞拉。"

那天晚上，安妮心情舒畅地坐在窗边。风轻轻地拂过樱桃树枝，一缕缕薄荷的清香悄悄地盘绕在她的鼻翼间。深邃的夜空中、尖尖的冷杉后，星星

在忽闪着眼睛，透过那道隙缝，依然可见戴安娜的灯光在闪烁。

安妮记得，从女王专科学校回家的那天晚上也曾坐在这儿，从那时开始，她的天地变狭小了，可是，即便如此，她也不会停下脚步，她坚信这一路上都会有幸福之花在开放。真诚的工作、崇高的理想、志趣相投的友谊，这一切所带来的快乐都将属于她，任何东西也无法剥夺她那与生俱来的幻想的权利和梦幻的理想世界。

“上帝在天，但愿人间平安。”安妮轻轻低语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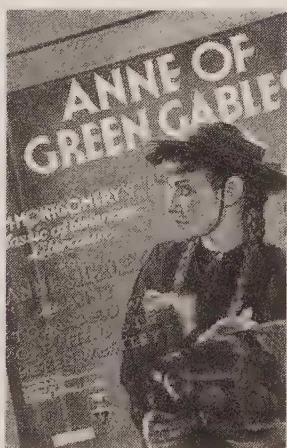
附录 安妮，始终伴你左右

火红的头发，俏皮的小脸上有点点可爱的雀斑，她欢蹦乱跳地到来，好像马上会开口邀请你一起上学或去田野赛跑。没有魔法，也不需要多么奇幻的冒险，安妮细腻、真实的成长故事足以拨动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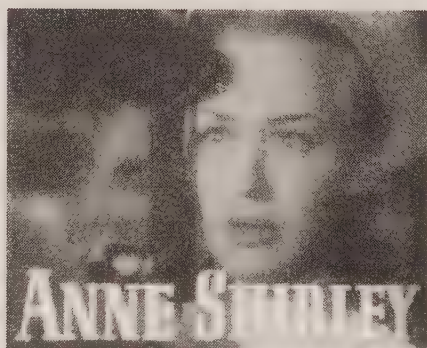
自 1908 年小说出版起，安妮的故事便牵动了众多读者的心，在之后的几十年中，这部作品被不断改编，以各种形式再现，广播剧、舞台剧、电影、电视剧，都少不了安妮的故事。



电影《绿山墙的安妮》海报，威廉·德斯蒙德·泰勒导演，派拉蒙影业出品，1919 年 11 月 23 日在美国上映。



1934 年 11 月 23 日上映的电影《绿山墙的安妮》海报，乔治·尼科尔斯导演，RKO 无线电影业公司出品。



1934 年版影片中饰演安妮的演员：安妮·雪莉。

1919 年，安妮·雪莉的故事首次登上大银幕，到 2016 年依然有根据《绿山墙的安妮》改编的新电影上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34 年版电影

《绿山墙的安妮》中安妮的扮演者，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安妮·雪莉，一定是被这一经典人物散发出的魅力折服了。

从 1952 年到 2016 年，世界各地拍摄过多达几十个版本的电视版《绿山墙的安妮》，包括电视剧和动画片。其中，1979 年日本制作的动画片《红发少女安妮》更是引发了全民对于安妮的喜爱。无数女孩将自己的头发染成红色，梳起小辫子。直到今天，日本的情侣们仍盼望可以在绿山墙农庄举办自己的婚礼，认为那里才是世界上最神圣的见证幸福的地方。

不仅影像，声音也独具魅力。1965 年，根据《绿山墙的安妮》演绎的音乐剧问世。直到今天，每年夏季如约而来，用音乐讲述这个红发少女的故事，被世界吉尼斯纪录评为世界上连续上演时间最长的音乐剧。

2014 年起，在加拿大网络社交平台上，绿山墙的故事再次延续，无数人参与其中。一篇篇帖子传递着安妮的故事，把她变成了一个完全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和文化环境的女孩。甚至还拍摄了安妮的故事的新短片上传在博客上。

从文字到声音到影像，从作家笔下的人物到全民喜爱的偶像，再到人人争相延续的安妮的故事，只能说经典不朽，让我们向经典作品和创作出它们的大师致敬吧！



《红发少女安妮》动画片海报，高畑勋、宫崎骏导演，1979 年在日本富士电视台首播。



动画片剧照。



《绿山墙的安妮》音乐剧海报。诺曼·坎贝尔作曲，唐·哈伦作词。



世界文学大师名著少年精选

·童话寓言集 第1辑·

王尔德童话————奥斯卡·王尔德
安徒生童话选————安徒生
格林童话选————格林兄弟
朗格彩色童话选————安德鲁·朗格
伊索寓言————伊索
列那狐的故事————M.H.季诺夫人

·长篇童话 第1辑·

柳林风声————肯尼斯·格雷厄姆
小王子————圣-埃克苏佩里
彼得·潘————詹姆斯·马修·巴利
爱丽丝漫游奇境————刘易斯·卡罗尔
绿野仙踪————莱曼·弗兰克·鲍姆
木偶奇遇记————卡洛·科洛迪

·长篇小说 第1辑·

秘密花园————弗朗西丝·伯内特
爱的教育————亚米契斯
海蒂————约翰娜·斯比丽
吉姆————吉卜林
绿山墙的安妮————露西·蒙格玛丽
童年————高尔基

梅子涵教授推荐更多文学大师名著敬请期待!



微　　博：小当当童书
微信公众号：小当当童书馆
联系邮箱：childrenbooks@dangdang.com





世界文学大师名著少年精选

1 位大师，1 部经典成名作

探寻大师的成长趣事和创作经历，

体会故事内外更深的韵味

1 部名作，衍生无数影视和乐曲

电影、动画、话剧、芭蕾、音乐……

文字也可以跳跃、歌唱，可以连通全世界的孩子

我好羡慕安妮，她一定听过很多故事，才有那么丰富的想象力。她看见树就和树聊天，她遇到风就听风唱歌，她碰到湖就给湖取名字……她给生活里的一切事物取名字，取了名字就可以做朋友了。她葆有这颗纯真而自由的心慢慢长大，长成真正的自己。长成自己才是生命中最值得感动的部分。

——梅子涵



绿色印刷产品

敢做敢当当
dangdang.com


当当购物客户端


当当读书客户端

一码扫货，尊享手机专享价、手机秒杀、9.9元特价

万本图书免费看 你的移动书库

上架建议：文学 · 名著 · 9岁以上



定价:22.80元